



當一位
猶太人
統治世界

聖經記載
在神計劃中的以色列

加里·瑪格 譯

約珥·李察遜 著

紐約時報暢銷書《伊斯蘭敵基督》之作者

當一位 猶太人 統治世界

聖經記載
在神計劃中的以色列

加里·瑪恪 譯

約珥·李察遜 著

When a Jew Rules the World: What the Bible Really Says about Israel in the Plan of God

English Original by Joel Richardson

Copyright © 2015 by Joel Richardson.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joelstrumpet.com>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under license.

Copyright © 2019 by 加里·瑪格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by 加里·瑪格

當一位猶太人統治世界：聖經記載在神計劃中的以色列

版權所有。未經事先書面許可，除簡短的引用外，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分發或傳播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請以電郵方式索取書面許可。電郵為 DVCTGM@gmail.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distribut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thods,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reviews and certain other noncommercial uses permitted by copyright law. For permission requests, write to the publisher, addressed “Attention: Permissions Coordinator,” at DVCTGM@gmail.com.

電子書 ISBN-13: 978-1-7330031-0-0

獻辭

給猶太人 —— 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要感到安慰，
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祂的膀臂必為祂掌權。祂的賞賜在
祂那裡；祂的報應在祂面前。

目錄

致謝

第一部分：神計劃中的以色列

1. 警告無知與傲慢
2. 復原主義與取代主義
3. 亞伯拉罕之約
4. 摩西之約與大衛之約
5. 新約
6. 外邦信徒應該如何與不信的猶太人聯繫起來？
7. 神的國的來臨
8. 猶太王國的復興

第二部分：兩千年來的取代主義和猶太仇恨

9. 基督徒的猶太仇恨：由開始到第四世紀
10. 基督徒的猶太仇恨：由第四世紀到納粹大屠殺
11. 取代主義和猶太仇恨
12. 伊斯蘭教的取代主義
13. 新基督徒反猶主義

第三部分：末日和列國的審判

14. 猶太人回歸土地的預言
15. 撒旦對猶太人成就的憤怒
16. 雅各遭難
17. 潘霍華、布姆，以及列國之審判

註釋

致謝

首先，最高的感謝必須歸於我內心渴望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拿撒勒人耶穌。隨主耶穌以外，沒有人能比我的妻子更配得感激。我很幸運有妳如此美麗動人、賢良淑德的女人。妳將從祂那裡得到超乎妳能想像的「妳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的讚賞。我希望能在那天看到妳眼中的喜樂。非常感謝在過去幾年為我祝福的少數支持者。您們真的讓這本書成為可能。還要感謝 Samuel Clough, Paul Blake, Shane Meredith, Stephen Holmes, Julie Loomis, Aaron Maendel, Dax Cabrera, Avner Boskey, Brock Hollett, Nick Uva 和 Dan McCarthy, 萬分感謝您們檢查初稿並給我反饋意見。

第一部分

神計劃中的以色列

1.

警告無知與傲慢

1543年，在偉大的新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去世前三年，他寫了一篇題為《論猶太人及其謊言》（Von den Jüden und ihren Lügen）的論文。一千多年來，整個歐洲的基督徒都在爭論應該如何對待他們身邊的猶太人。一些人認為猶太人的「問題」需要一個明確的解決方案。對此，路德的論文毫不模糊地給出了他的解決方案：

那麼我們基督徒應如何對待這受咒詛和棄絕的猶太種族呢？…… 首先，他們的猶太會堂應當用火燒毀。任何不能燃燒的都應當用泥土覆蓋，使人不能看見殘剩的煤渣或石頭。這是為了榮耀神和基督教，以便神可看見我們是基督徒……

其次，他們的家園也應照樣被毀壞，因為他們在那裡犯下了在猶太會堂裡同樣的罪。出於這個原因，他們應被放置在一個屋簷下，或在馬廄裡，如吉普賽人（Gypsies）一般，使他們意識到他們並不是——如他們自己所吹噓的——我們土地上的主人，而只是悲慘的俘虜……

第三，要拿走他們教導拜偶像、謊言、詛咒和褻瀆的那些祈禱書和塔木德……

第四，他們的拉比必須受到死亡威脅，從而迫使他們停止教誨……

總言之，擁有猶太人在閣下地域的親愛的王子和貴族們，如果我的這個建議不適合您們，那就請另找一個更好的。這樣陛下們和我們就都可以擺脫這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困境和惡魔的負擔——猶太人……除了魔鬼以外，猶太人就是最令基督徒痛苦和惱怒的敵人。¹

許多基督徒在第一次讀到路德的這些話時都震驚不已。不幸的是，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敵視，身為眾多著名基督徒領導人之一的路德並不孤單。縱觀教會的歷史，我們發現持有此種態度的基督徒為數甚多。尤為不幸的是，大約五百年後，路德那篇充滿仇恨的論文竟真的成為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最終解決方案」的基礎，繼而導致約600萬猶太人死於二戰時的歐洲。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基督徒聲稱跟隨猶太人的彌賽亞，基督教也成了一個外邦人占多數的宗教。然而，基督教怎麼會變為了一個迫害猶太人的宗教？為甚麼那些聲稱敬拜以色列之神的基督徒會如此持續、深刻和強烈地憎恨以色列的子孫？

若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閱讀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11章中所說的話。保羅在此發出了一個最嚴肅的警告——一

個特意發給外邦基督徒的警告。首先，保羅警告作為外邦人的基督徒，不要對猶太人傲慢。他提醒有關以色列將持續存在和被揀選作為神的子民的神諭——包括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其次，他還告誡外邦信徒要心懷敬畏，不要對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感到自負。讓我們閱讀保羅的警告：

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你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是特為叫我接上。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長久在祂的恩慈裡。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羅馬書 11：18-22）

這是一個強烈的警告。換句話說，關於以色列，外邦基督徒若是無知或是不謙卑，就很可能會被神「砍下來」。保羅在這裡使用的希臘原文是 ἐκκόπτω。這個字與施洗約翰用來警告那些接受洗禮的人的字是完全一樣的：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馬太福音3：10；重點補充）。

在我悔改並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主的那天晚上，神就是用這一節經文要我面對並且定自己的罪的。除非我悔改，否則我將身陷地獄、永無解脫。因此，保羅召喚外邦信徒認識並思考

「神的嚴厲」，是不奇怪的。保羅並不是唯一發出如此嚴厲警告的人。主耶穌也曾使用類似的措詞來勸告眾人：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馬太福音 7：19 重點補充）

回顧保羅兩千年前的警告，我為現實中發生的事情恐懼不安。當我們誠實地審視外邦主導的基督教會的漫長歷史時，會發現大多數信徒都徹底錯失了保羅的警告。從很早期開始，教會的廣大部分，無論是聲名顯赫或是名不見經傳的，都一頭扎進了錯誤的想法，以及傲慢對待不信耶穌是主的以色列人。他們全然忘記了神的應許和以色列在神計劃中的角色，因而在歷史上造成了可怕的惡果！

教會無視以色列之惡果

1. 教會對預言的展開有目如盲。許多基督徒都聽說過歷代誌上 12：32 提及的「以薩迦支派的族長」。聖經對他們的記載為「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人所當行的；他們族弟兄都聽從他們的命令。」時至今日，教會迫切需要洞悉時事和正確回應的能力。猶太先知們、使徒們和主耶穌親自留下了大量有關我們未來的見證。縱觀聖經，未來就像過去，早在神聖的時間表上奠定了基礎和有詳細的說明。理解我們在這個時間軸上的位置，是教會尋求履行其神聖使命的龐大戰略利益。但是，當教會否定以色列人民和土地為貫穿整個時間表的線索時，時間表就被歪曲至茫然費解，導致濃霧瀰漫在教會的視線。這就是教會今天的狀態。主耶穌已賜祂子民這個時間表，但這個偉大的戰

略藍圖卻被外邦主導的教會用錯誤的教義潦草畫花了。教會的廣大部分不僅對他們在神的預言時間表上的位置懵然不知，他們甚至拒絕這個時間表的存在。如果教會真的要把濃霧吹散，或重獲所需的清晰度和預言的靈去駕馭未來黑暗的日子，那就必須識別和徹底拒絕那些早期無聲無息滲透教會的錯誤的教義。這清洗必須由承認以色列為貫穿神正展開的承諾——救贖計劃——這基本線索開始。我最深切希望此書能以易於理解的方式實現這一目標：為任何願意認真深思該問題的人清除近二千年的困惑。

2. 教會相對地無能和無法準確地表達完整的福音信息，特別是對猶太人。很多基督徒用最簡約的術語來看待福音，或「好消息」，例如「耶穌為你的罪而死，所以你死後就可以永遠住在天堂。」然而，耶穌和使徒們宣布的好消息其實遠遠不止於此。福音是包含神的充分見證：從神創造，到祂的偉大聖約，到彌賽亞的贖罪、死亡和復活，以及祂回歸審判地球和復興以色列的國度。這一切都是福音的組成部分。然而，由於教會對福音信息的任何猶太層面都進行最小化和消毒，她已遺忘耶穌和使徒們實際宣告的內容。直言不諱，正如這本書的標題提醒我們，若某人所傳的福音的高潮沒有描述一位猶太人（耶穌基督）將統治世界，那就不是福音了。今天的福音已成為一個簡化的公式。「得救」而進入的國，已經和福音宣揚的那個國脫離了。每當彼得、保羅和司提凡宣講福音時，都是通過將聽眾置身於聖經的大背景來傳道的。這是一個植根於創世、聖約以及猶太人非常特定的歷史和苦難的故事，並隨著審判日和神國度的來臨而告終。直至教會收回所託付的完整聖經故事，並承認以色列在其有著中心和持續的角色，她仍是相對地乏力去有效和充分地傳達真正的福音——尤其是對猶太人。

我希望此書能幫助基督徒在實際的猶太語境中更貫徹地理解福音。也許您是猶太人，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但卻偶然發現此書。我保證，如果您仔細閱讀，將發現對內容超乎想像的認同。

3. 教會反猶主義的漫長血淚史。由基督徒的個別行為至教會的官方制裁，反猶主義都是證據確鑿的。很少基督徒有勇氣面對這個事實。然而，根據保羅說，面對我們罪惡的另一選擇，就是保持無知並為教會的惡行尋找藉口，使我們處於被砍下的危險之中。如果教會行事正直和成熟，那必須首先深思反省和懺悔其反猶太主義的黑暗過去——而其證據是壓倒性的。當然，痛改前非的呼召並不容易接受。雖然我絕對相信這是教會在接近末後的首要需求之一，但事實上我們的集體罪行是建基於錯誤的教義、思想和神學。這些錯誤的觀念不僅是歷久彌堅的教會基礎，亦是新教改革結構的一部分，幾乎所有偉大著名的改革者都熱烈地支持這些觀念。我們將會討論的這些學說——特別是取代主義、末世預言實現論和無千禧年主義——不會自行消失，也不會在沒有大規模爭論的情況下被逐出教會。但同樣，我們必須非常警醒記住保羅提及的第二個選擇。我相信，當您讀完此書並深思熟慮，您會明白教會為何必須從根本上拒絕這些教義。

神已經命定，在末後的日子裡，所有人的心都將被他們對「雅各遭難」的反應受考驗，就是那猶太人史無前例的大災難（見耶30：7）。儘管今天回想都悲不自勝，但無可否認，絕大多數歐洲基督徒在納粹大屠殺期間都辜負了猶太人。如果另一個苦難時期再次臨到猶太人，我們憑什麼認為教會會有不同

的回應？所謂蔓草難除，教會中很少有人痛定思痛，進行必要的「靈魂工作」，以對長期所懷有的錯誤的教義和態度斬草除根。這些蔓草令教會坐以待斃，甚至容許數百萬那些主稱之為「祂眼中的瞳人」（撒迦利亞書2：8）被屠殺。聖經清楚地表明，在末後的日子裡，撒旦將對抗神復興以色列國的計劃，世事將以撒旦的大怒而達到高潮，。簡而言之，若教會不徹底清除導致她在納粹大屠殺期間如此悲慘失敗的思想，那麼她未來的罪惡和失敗將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我祈求情況並非如此。我祈求教會撥亂反正。我最懇切的祈禱是此書會喚醒人們在主面前對猶太人採取一種謙卑的姿態，並在未來艱難的日子裡喚醒我們作為基督徒的責任。雖然我當然希望閱讀此書內容的人會加強他們對這些事情已的信念，找到更大的清晰度和決心去做合乎神心意的事，但我也祈禱此書會顛覆其他人對猶太人不符聖經的看法。我希望此書不僅僅爭論神學觀點，而且能夠改變人心，並影響基督教會的慣例和行動。如果只有一位讀者痛改前非，一顆心被天父為祂子民的心而受感動，那寫這本書是值得的。如果只有一個靈魂聽到了此書的信息，並真正懺悔保羅所警告會導致「被砍下」的那些歪念，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之一。

2.

復原主義與取代主義

兩千年來，基督教會的絕大部分認為，猶太人因拒絕耶穌為彌賽亞，而被神和祂的子民共同棄絕。雖然摩拉維亞人（Moravians）、清教徒（Puritans）和路德派虔誠派（Lutheran Pietists）等某些肢體尋求未來以色列的復興和猶太人的救贖，但這些肢體在歷史上是少之又少的。

直至1827年，這一切都改變了。幾個聖公會（Anglican）團契在愛爾蘭的都柏林會面，並進行非正式研經和分享主的晚餐。由於堅信聖經是他們終極權威的來源，這個團契開始舉行正式的聚會，並最終成立後來的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這個肢體認為英國聖公會撇棄了許多古代使徒教會的教義，特別是關於以色列在神計劃中的持續作用，以及未來猶太人民及其王國的光榮復興的作用。這場運動像燎原烈火一樣，最終越過大西洋蔓延至美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人都開始撇棄了神拋棄以色列並讓基督教會取而代之的長期觀點。而自1948年以色列復國以來，這數字更不斷膨脹。

然而在近年，舊的爭議似乎死灰復燃。毫無疑問，此如火如荼的爭議會持續直到基督回歸。本章將簡介兩個互相衝突的陣營的立場。

復原主義

在定義那所謂「復原主義」的具體原則前，首要明白此陣營如何解釋聖經。復原主義者堅信以字面理解聖經的，並要求對聖經進行直接自然的閱讀。這是理性的直譯主義（rational literalism）。復原主義者認為，雖然聖經的某些部分有時難以理解，但肯定不會超出一般人的閱讀理解能力。我們不需要一位上乘大師來教他們如何理解聖經。這不是要貶低在基督肢體內的教師或負責任學者的重要性。毫無疑問，我們需要更多負責任的學者，但聖經並不是專為象牙塔神學家而編寫，然後將所領會的傳授給普通人。歸根究底，聖經是為任何勤學好問的平凡信徒而寫的：就是那些願意謙卑地理解它話語的語境和意義的信徒。出於這種觀點，復原主義者堅持以下三種末世學說：

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m）¹：這觀點認為，通過偉大聖約向以色列人所作的應許尚未實現。當主耶穌回來時，所有以色列人都將得救，以色列國將在應許給亞伯拉罕的土地上得以復興。主耶穌將統治猶太人，作為他們的王和全地的主權。

未來主義（Futurism）：這觀點認為，聖經預言壓倒性地強調圍繞主耶穌回歸的未來。我們可以將這些事分為以下三類：

1. 主耶穌降臨之前的事
2. 主耶穌的實際回歸
3. 主耶穌建立千年國度

千禧年前主義 (Premillennialism)：這觀點認為，聖經中關於主耶穌歸來後在地球上建立未來神的國的所有描述都應按字面理解。

先知們、主耶穌、使徒們和最早的基督徒都認同這些觀點。復原主義者認定只有透過這三種觀點來解釋聖經——特別是聖經預言——才有真正的意義。每當教會失去以以色列為中心的聖經理解時，不僅會迅速失去對主的預言時間表的正確看法，亦失去了對福音的理解，偏離了履行其在地上的主要使命。我們將更詳細地討論這些所有。

取代主義

與復興主義、未來主義和千禧年前主義截然不同的，就是那些傾於採用非字面和寓言方式來釋經的取代主義。此陣營堅持以下三個神學立場：

取代主義 (Supercessionism)：這觀點——亦稱為「替代神學」(Replacement Theology)——認為基督教會已取代以色列為神的子民。根據2002年一篇發佈在諾克斯神學院(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網站上的文章：「繼承神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不適用於任何特定的民族，而是適用於耶穌基督的教會——真正的以色列。」² 該文章由數百名傑出的福音派領袖、牧師和教授簽署。

正如經常被引用的取代主義者艾伯特斯·彼得斯 (Albertus Pieters) 所闡述：「可見基督教會就是現在新約時代的以色列。所謂的『猶太人』是外人，是**被砍下**的枝子，並與應許和預言沒有比起其他種族有更大的關連。那些現在所謂『猶太人』……除了悲傷和痛苦狀態的延續，並再沒有預言的命運……已結束了的以色列歷史書將不會重新打開。」³

雖然現代取代主義者在闡述觀點時不是都這樣直率或嚴厲，但彼得斯非常準確地描述了歷史悠久的取代主義立場。根據這觀點，作為「新以色列」的教會現已繼承以前給予以色列的所有應許和祝福，卻非任何詛咒。取代主義者認為因為以色列積日累久對神不忠，以至神永遠剝奪了她在舊約聖經時代所持獨有的召喚和揀選。為了減低其主義的攻擊性，取代主義者委婉地稱其為「實現神學」(fulfillment theology) 或「包容神學」(inclusion theology)。取代主義與復興主義是互相抗衡的。

末世預言實現論 (Preterism)：這觀點相信絕大部分的聖經預言已經實現。末世預言實現論注解大多數關於「末日」或「末後」的章節，為實現於公元70年羅馬軍團摧毀耶路撒冷和猶太聖殿之等等事件。至於已實現了多少，他們的看法並不一致。此論有分**全面**末世預言實現論

和片面末世預言實現論，並各有其支持者。此論認為未來沒有「大災難」、「敵基督」、「獸印」、「大叛教」，也沒有許多其他與耶穌回歸前相關末日的的事情。所有這些事往往被視為在公元70年已經實現。全面末世預言實現論甚至主張耶穌在那年隱喻地回歸了。如前所述，末世預言實現論與未來主義是互相抗衡的。

無千禧年主義 (Amillennialism)：持這觀點的人拒絕接受主耶穌會在回來之後，啟動從耶路撒冷的大衛寶座上統治列國的千禧年（一千年）時代，以實現神通過亞伯拉罕之約對猶太人的所有應許。無千禧年主義者利用寓言或「屬靈」的方法去解釋聖經中對千禧年時代的各種提及。因為這些經文不按字面解釋，所以無千禧年主義基本上認為教會現已處於千禧年。千禧年後主義 —— 一個比無千禧年主義較樂觀和得勝的演化 —— 認為教會正超越第一世紀的迫害，並在耶穌回歸前逐步征服和基督化世界，從而走向勝利的狀態。這兩種觀點（無千禧年主義和千禧年後主義）都與千禧年前主義存在最根本的衝突。

雖然這些教義（取代主義、末世預言實現論和無千禧年主義）表面上解答經文中漠不相關的問題，但它們在邏輯上卻是息息相關的。若某人堅持取代主義 —— 而他堅持的是一致的話 —— 此人也會堅持末世預言實現論和無千禧年主義。正因這三個教義是如此休戚相關，若能證明其中一個是與聖經明

顯有直接的衝突，那其餘兩個教義就會隨後倒塌。讓我們研究一下這三個主義的關連。

末世預言實現論的取代主義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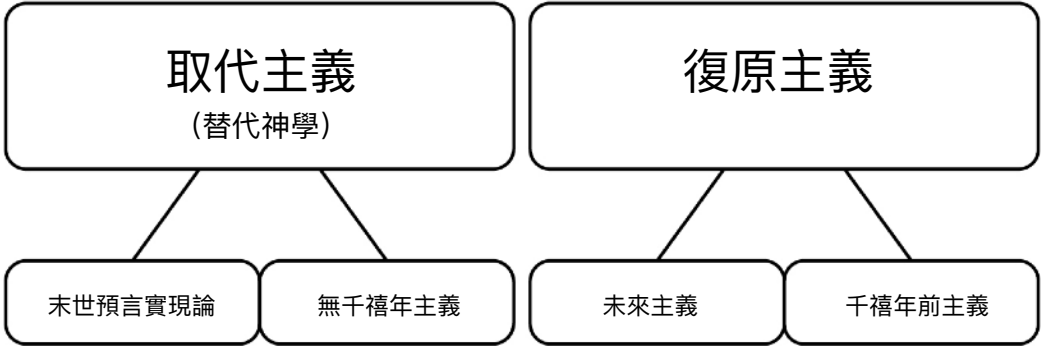
若如取代主義所主張的，神已除去以色列選民的地位，明顯的困難便立即出現。舉例，在耶穌回歸前，聖經預言的所有戰爭都是圍繞著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發生的。正如我們將要看到，各處的經文都可以證明這一事實。對於取代主義來說，這是一個不能略過的問題。畢竟，撒旦煽動各國對以色列——一個不再與神有任何特殊關係的國家——發動戰爭又有甚麼益處呢？如果神與以色列再沒有任何瓜葛，那為甚麼撒旦會傾盡全力來摧毀他們呢？如果取代主義是真理，那撒旦的憤怒應全神貫注針對基督徒，而不是以色列。這不僅違背了當前的全球現實，而且也完全不符聖經。

末世預言實現論作為釋經方法，是出於支持取代主義而產生的，並只是將取代主義應用於耶穌回歸之前的事。末世預言實現論試圖重新解讀有關各國將團結對抗耶路撒冷的預言為已應驗了的歷史。最常的舉例就是公元70年，羅馬軍隊摧毀了耶路撒冷和聖殿。在取代主義的世界觀中，神在當年奠定歷史，宣布離開以色列國，並將所有恩惠轉移到基督教會。查考林林總總的取代主義佈道和書籍時，您會發現他們極傾向對公元70年的強調，而且幾乎沒有提及主耶穌的回歸，就是我們「所盼望的福」（提多書2：13）。取代主義者沒有強調即將來臨的以色列的救贖和復興（使徒行傳1：6-7；羅馬書11：26），卻強調所謂以色列的棄絕和解散。出於這個原因，在可

用來替代取代主義的各種名稱中，「離婚神學」是既公平又準確的。

無千禧年主義的取代主義根基

無千禧年主義也是取代主義邏輯的伸延。正如末世預言實現論是取代主義應用於主耶穌回歸之前的事，無千禧年主義就是取代主義應用於主耶穌回歸之後的事。雖然先知們都毫不諱言，講述主耶穌將在耶路撒冷的大衛寶座上統治一個復興的猶太王國時的細節，但取代主義對此現實是絕對不留餘地的，皆因以色列已被神永遠棄絕了。下圖顯示了取代主義和復原主義，與它們的相關學說的關係。



新約聖經有否重新注解舊約聖經？

兩個陣營之間本質的區別，是在於他們釋經和查看新舊約聖經的方式。如前所述，復原主義者根據聖經的顯示方式和順序，以自然的方式解讀聖經。復原主義者意識到，要正確理解新約聖經，必須首先理解舊約聖經。

然而，取代主義者將解讀聖經本末倒置。它從新約聖經開始，然後試圖重新解讀或完全修改舊約聖經的原有含義。因為取代主義者以神與猶太人關係斷絕的大前提開始，所以當他們看到整本舊約聖經中對猶太人所作的種種應許時，就看到這與新約聖經有明顯衝突。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轉而採用希臘的方法，將任何與取代主義世界觀相衝的經文寓言化或靈性化。

雖然取代主義者認為舊約聖經中的「以色列」要被重新解讀為教會的先行隱喻，但這種重新解讀的過程實際上也適用於其他幾個相關問題，例如（1）以色列土地、（2）耶路撒冷、和（3）猶太聖殿。著名取代主義神學家湯姆·賴特（Tom N.T. Wright）在討論相信耶穌改變了以色列土地和神的國的意義時說：

[主耶穌] 沒有來恢復聖地的象徵，而是將它歸入與實現不同的王國中，此王國將囊括整個創造……主耶穌在整個事工中重新定義了王國的意義。祂拒絕放棄王國的象徵性語言，但卻注滿了新的內容。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祂有力地顛覆了（subverted）猶太人的期望。⁴

在談到賴特的解釋方法時，道爾頓·托馬斯（Dalton Thomas）揭示了一些深層的含義：

根據賴特的說法，舊約聖經的承諾已被清空其原始實質，並被「新」的實質「填補」。亞伯拉罕的應許從來不是逐字解讀的那些東西，而應被視為一個「象徵」的「重新定義」。此「重新定義」是如此的激進，以至數千年來，猶太人所期望神永恆不變的話語和旨意此實現遭受到「強而有力的顛覆（subverted）」。⁵

根據梅里亞姆—韋伯斯特字典（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subvert」的意思是「推翻或從根基上推翻」或「通過破壞……信仰來歪曲或敗壞」。⁶ 雖然很少有取代主義者願意承認這一點，但他們所支持的觀點正是這樣：**努力破壞和推翻舊約聖經對猶太人的承諾**。毋庸置疑，耶穌並沒有「顛覆」神在舊約聖經的應許。祂第一次來是為人類贖罪。然而，當祂回歸時，祂將令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衛所作的應許開花結果，並從僅僅承諾變為現實。

我堅信聖經的基本統一，即新舊約聖經之間的一致性。這兩約絕不衝突。啟示舊約聖經的同一位神啟示了新約聖經。如古語有云，「新約聖經是隱藏在舊約聖經內；舊約聖經是在新約聖經顯現出來。」新約聖經擴展了並更充分地揭示了舊約聖經中的內容。這是千真萬確的。要說舊約聖經中暗示的在新約聖經中得到更充分的解釋，是遠遠不同於說新約聖經從根本上改變、廢除、「重新定義」、「顛覆」或「推翻」舊約聖經

的應許。在這一點上，我完全認同十九世紀的改革釋經者萊爾（J.C. Ryle）。他完美地表達了用取代主義（重新）解讀聖經的問題：

我所抗議的是慣性寓言化關於以色列未來歷史的神的話語，並沒正確解釋其應許內容的豐滿，以便容納〔猶太人〕參與外邦教會。我相信此惡習在聖經中毫無根據，並且種下了一連串邪惡的後果。⁷

我們將仔細思考這些「惡果」。但現在讓我們簡單地說，任何傳道人幫助其他信徒更清楚地理解經文，都應責無旁貸——而不是重新解讀或修改顯然所說的內容。讓我們以萊爾的另一則評論結束。我相信以下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勸誡，且在本書中務求堅持：

培養定睛閱讀預言其專有名詞的字面含義的習慣。拋棄那些古老的傳統觀念，就是關於雅各、以色列、猶大、耶路撒冷和錫安永遠只是預表外邦教會的那些觀念，和關於第二次降臨的預言要在屬靈上成就，但有關第一次降臨的預言卻從字面上成就的那些觀念。您們要公正、誠實、公平。如果您們希望猶太人逐字領受以賽亞書53章，請確保您們在54、60和 62 章也是如此逐字領受。⁸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希望猶太人接受以賽亞書53章如此清楚地說明了彌賽亞為祂的子民贖罪的苦難，我們便必須貫徹

始終地接受以賽亞書 54，60 和 62 章所論及的未來猶太王國復興的預言。這些預言都應以字面方式領受。取代主義者急不及待將以色列的所有祝福歸於教會（他們自己），卻沒有將以色列所受的審判或其威脅應用於教會。從此看來，取代主義的解經方法是極不一致的。在下三章中，我們將看到復原主義和取代主義兩陣營如何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解釋神的偉大聖約的應許。

3.

亞伯拉罕之約

在能真正理解新約聖經的意義之前，必須首先理解舊約聖經。首要基本是以下四大聖約：

1. 亞伯拉罕之約
2. 摩西之約
3. 大衛之約
4. 新約（見耶利米書31:31，有別於新約聖經）

令人心寒的是，儘管聖約是整本聖經的故事基礎，大多數基督徒卻不知其詳。如果教會對這些偉大聖約有了充分的理解——它們的目的，如何相輔相成，以及如何不同——那麼復原主義和取代主義之間的爭辯就會迎刃而解。我們將從最基本的亞伯拉罕之約開始，其餘的聖約都是在其上建立。

神作出了應許

不論是以色列的故事，還是神的整個救贖計劃，歸根究底就是神作出了應許。這個應許是整本聖經中的大本大宗，主宰著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的各個頁面。亞伯拉罕之約不僅是救

贖計劃的基礎，也是當今全球最顯而易見的屬靈和地緣政治衝突的主要驅動因素。

此應許是向亞伯蘭（後來改名為亞伯拉罕）承諾的，並稱之為「亞伯拉罕之約」。此約有三個關鍵：

1. 此約是一個通過以撒和雅各（後改名為以色列）的後裔向亞伯拉罕發出的具體承諾
2. 此承諾的重點是關注於地球上一片特定的土地
3. 通過亞伯拉罕之約所作的承諾是永恆不變的

值得一提的是取代主義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亞伯拉罕之約中的一個甚至全部三個關鍵。但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廣泛經文對這些關鍵的見證是清楚、一致和完整的。

與亞伯拉罕的立約

正如大多數人對這故事都耳熟能詳，主召亞伯蘭離開迦勒底的吾珥土地進入迦南，或現代的伊拉克。在離開吾珥後一段時間，「耶和華在異象中有話對亞伯蘭說：『亞伯蘭，你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賞賜你。』」（創15：1）。當然，聽到他將受「大大的賞賜」後，亞伯蘭問神他可如何獲得，因他沒有兒子可以承繼他的賞賜。耶和華向亞伯蘭保證，他巨大的賞賜不會落入家中的僕人手中，但會給予他的親生兒子（創15：4）。接下來是美妙和詩意的一幕。耶和華將亞伯蘭帶到夜空下，讓他仰望天空（第5節）。我想那天晚上的天空一定佈滿了千千萬萬光輝的應許大使。二十年前，我在約旦沙漠

的瓦迪拉姆（Wadi Rum，意思是「月亮谷」）與一個阿拉伯貝都因家庭度過了幾個晚上。此命名是因為其突出的地形，看起來很相似月亮的表面。從遠離城市的山峰，到破曉數小時前離岸數英里的大西洋夜空，我從沒看過像「月亮谷」上空如此驚人數量的星星。那裡的星星像一條淹沒河岸的巨大河流一樣，無聲地席捲天際。我想亞伯蘭當晚看到的並沒不同。當時無數的星星閃爍在他的上方時，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第5節）。

根據聖經，在那一刻，亞伯蘭不僅相信他會有一個兒子和許多後代，並且相信從他自己身體出來去成就神所有應許的那一位。由於亞伯蘭的信，「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第6節）。使徒保羅正是用這一幕為基礎，在他的書信中壓倒性強調因信而獲得救恩（羅馬書4：3；加拉太書3：6）。

此後，神要亞伯蘭預備「一隻三年的母牛，一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的公綿羊，一隻斑鳩，一隻雛鴿。」（創15：9）。亞伯蘭照辦，並按指示將牠們「每樣劈開，分成兩半，一半對著一半地擺列，只有鳥沒有劈開」（第10節），基本上在牠們之間形成了一條通道。日落時，「亞伯蘭沉沉的睡了；忽然有驚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第12節）。然後，在黑暗中，耶和華以一個非常奇怪的形態，就是「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第17節）。

每個基督徒都必須意識到這故事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只有神走在通道上。這一切都在亞伯蘭陷入了沉睡後發生的（第12節）。關鍵是這不是雙方達成的雙邊協議，而是神對亞

伯拉罕後裔的單方面和無條件的應許。因此，神忠於祂的應許與否，並不取決於亞伯拉罕後裔的忠誠。此外，雖然此應許將略過他的兒子以撒和孫子雅各——承諾的最終繼承人其實是主耶穌基督。祂是亞伯拉罕信的那位。我們將更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雖然基督教神學家通常將這聖約簡稱為「亞伯拉罕之約」，但猶太人通常稱它為Brit bein HaBetarim，意思是「部分之間的契約」。但神為甚麼把動物劈成兩半，然後走進牠們之間？祂為甚麼使用那麼血腥的視像？

神至死不渝的契約

保守福音派舊約聖經學者沃爾特·凱澤（Walter C. Kaiser Jr.）確實是一顆閃爍的星光。凱澤博士撰寫並出版了超過四十本書，曾擔任Trinity福音派神學院的學術院長和舊約聖經教授超過二十多年，之後更擔任Gordon-Conwell神學院院長。他在神學界受萬人景仰，因此能夠與凱澤博士一起探討取代主義 / 替代神學和亞伯拉罕之約，我深感榮幸。

當我到達離密歇根湖不到一英里的凱澤家庭農場，他和妻子瑪格麗特坐在前廊聊天，享受著一個美麗的夏末午後。幾頭顏色各異的家羊駝漫步在院子裡，顯然也稱凱澤農場為牠們的家。

進屋後，瑪格麗特邀請我進入凱澤博士的個人圖書館。當我掃描一排排緊密排列的書架時，就想到此人在舊約聖經研

究領域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以及他許多有幸的膝下門生。凱澤博士進來，在書架間走來走去，然後給我遞上了他最新兩本書的副本。儘管現已八十多歲的他已退休，但他的思想、機智和生產力仍像往常一樣集中。

不久，我們走進他的客廳坐下，話題轉向了亞伯拉罕之約。他帶著微笑，一口氣單刀直入，解釋神對亞伯拉罕立約的生動形象和強烈態度：「在創世記15章中，神親自經過肉塊之間。每邊一半動物，在中間形成一條通道。有三頭切開的動物，然後是兩隻鳥。神在各個部分之間走過，實際上說，『若我，神，不遵守自己在此承諾的，願我像這些動物同樣地死去。』」所以，當教會引入了替代神學，並以取代的心態坐在原本屬於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後裔的椅上，他們擄掠了神對承諾的生命擔保！所以我認為神將會實現那承諾的。」

在選擇以視覺血腥的形式執行聖約時，神做出震撼的強烈聲明。凱澤博士的評論證實了我的感受。相信神將履行祂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就是肯定神的話語是正直、可靠和信實的。簡而言之，若任何一個基督徒希望被稱為亞伯拉罕之子，那麼相信亞伯拉罕所相信的是最基本的條件。（參見羅馬書4：6；加拉太書3：7；彼得前書3：6。）神要將這片土地交給亞伯拉罕的後裔。若我們說神不會真正實現祂對忠實的猶太餘民的承諾，那麼我們作為基督徒憑甚麼聲稱相信祂對我們救恩的承諾呢？我同意凱澤博士的說法，我希望您也同意。我相信神會履行祂的承諾。祂是信實的。但是神保證的到底是甚麼？我們有必要非常仔細地查考祂的實際話語。

應許之地在哪裡？

當聖約制定儀式結束後，耶和華定了給亞伯拉罕及其後裔土地的疆界。應許之地的邊界非常精確，而所包含的區域遠遠大於現今被稱為以色列國相對較小的土地。這是耶和華應許的具體土地：「從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亞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創15：18-21）。

基於這些描述以及重複邊界的其他經節，我們很容易可以根據現代國家和自然標記來定義應許之地。以下是應許之地的自然標記：

西北邊界是「大海」或「西海」，就是地中海（參見民數記34：6；以西結書47：20）。

西南邊界是「埃及河」（希伯來語：Nachal Mitzrayim）。關於這條河的識別，學者們存在著分歧。一些聖經評論用「埃及小溪」（Wadi el-Arish）來識別它，一些平行的經文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出埃及記23：31；以西結書47：19）。埃及小溪是從以色列現代城市埃拉特（Eilat）以南的塔巴南部邊界流出，向北延伸至位於西奈半島加沙地帶以西約40英里的地中海阿里甚市。換句話說，這意味著應許之地不包括西奈半島的大部分。然而，這觀點存在一些問題，更有可能的是埃及小溪就是尼羅河的佩魯西亞支流（Pelusian arm of the Nile）——一條已經沒有水流的支流。如實，應許之地將包括幾乎整個西奈半島。

北部邊界從地中海向北延伸至少到黎巴嫩的西頓（甚至貝魯特），然後通過敘利亞向東延伸至伯拉大河（參見創世紀15：18；申命記11：24；以西結書47：17；約書亞書1：4）。

東部邊界似乎從北部的伯拉大河，西南部通過敘利亞，沿著加利利海的東側延伸，（或「基內雷特湖」（Sea of Chinnereth）或「東海」）包括敘利亞南部的大部分地區和所有戈蘭高地。從加利利海的南端，邊界線沿著約旦河向南流向死海。（參見民數記34：11-12；以西結書47：18）。

在詳細描述應許之地邊界的各段經節中，有一些參考點我們無法完全確定，但一般參數相當清楚。雖然大多數人認為「應許之地」只包括現代的以色列國，但事實上這承諾還包括西奈沙漠的大部分、現代黎巴嫩的大部分、敘利亞南部的大部分、約旦的大部分地區、所有的戈蘭高地，以及西岸和加沙。



應許會在甚麼時候和哪裏應驗？

任何熟悉中東地理和國界的人都知道，在猶太歷史中，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擁有過主通過亞伯拉罕之約所承諾的所有土地。當考慮到這個預言時，信徒就面臨四個可能的結論：

1. 主沒有能力實現祂的應許。
2. 主從未打算逐字實現祂的應許。土地的應許由始至終都是屬靈上理解的，指的是在基督裡的祝福。
3. 應許永遠不會按照主所給出的規範逐字實現，而是在「天國」中或在與當前地球的任何地區沒有直接關聯的「新天新地」中屬靈上實現。
4. 雖然主尚未完全實現應許，但祂仍致力在回歸時這樣做。

在這些結論中，唯一可行的選擇是第四個結論。這是復原主義的觀點，並認為主是一個信實的守信者。只有這觀點才能承認主的正直和話語是可信的。主在亞伯拉罕之約應許猶太人的土地還有待實踐。

在地上還是在天上？

當面對神對應許之地非常明確的承諾時，取代主義——無千禧年派必須表演一點神學扭曲。許多老派的無千禧年主義者認為神沒有計劃將任何實際土地交給任何人，而只是計劃將「屬天的」給予那些繼承祂應許的人。神學家加里·伯奇（Gary M. Burge）是其中一位「屬天無千禧年主義者」。他是

惠頓學院 (Wheaton College) 的教授，也是一位直言不諱的取代主義和無千禧年主義神學家。伯奇在他的書《耶穌與聖地》中指耶路撒冷是亞伯拉罕所期待「屬天的，而不是屬世的城市」。¹為支持自己的觀點，伯奇引用了希伯來書11：13-16：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重點補充）

伯奇是否正確？當這節經文提及亞伯拉罕是地上的異鄉客和流浪漢，尋找一個天上的家鄉，是甚麼意思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希伯來書和聖經的世界觀認為，當主耶穌回來時，祂將摧毀當下罪惡和腐敗的制度並敗壞撒旦的掌權，以及控制地球並在整個世界建立自己神聖的統治。這才是天上的家鄉的意味。請不要弄錯，這裏「天上的家鄉」並不是指王國的位置，而是王國的本質。聖經清楚地表明，主耶穌確實會恢復並拯救現存的物質世界。深究使徒保羅在這事上所說的話有多清楚：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享：原文作入）神兒女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

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馬書8：19-23；重點補充）

根據保羅的說法，現在正是這個一切受造之物正在歎息，切望等候不再服在虛空而將脫離並進入享受神兒女自由的榮耀的時間。正如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身體和主耶穌歸來後將擁有的不朽之身之間存有直接關聯（見哥林多前書15：35-44），那麼當前的地球與耶穌未來將統治並贖回的地球之間也有直接關聯。地球將受到像太初時的「新」管理；舊的世俗和罪惡的系統將被廢除，因它受到從天降臨的萬王之王完全控制。這就是亞伯拉罕所渴望的「天上的家鄉」的意思。這絕不意味著亞伯拉罕的產業不會在這地球上實現。馬太福音5：5（重點補充）說，溫柔的將「必承受地土」。如果主向亞伯拉罕的後裔承諾了埃及河與伯拉大河之間的實際土地，那麼在未來的時代，主就正是要將那塊土地賜給他們。

改變神的話語

雖然伯奇對即將來臨的屬天國度的觀念仍受到一些無千禧年主義者的歡迎，但許多其他跟得上步伐並且發現經典無千禧年主義問題的人改稱自己為「世俗無千禧年主義者」。他們認為主實際上會統治地球。然而，問題在於他們還認為主將統治的地球與祂實際所應許之地根本不同。在著名牧師和作家薩姆·斯托姆斯（Sam Storms）的著作《天國降臨》（Kingdom Come）中提到亞伯拉罕之約時說：「我相信這個應許將會逐字

實現，但不僅僅或主要在迦南地。」² 我讀這篇陳述時真是抓破頭顱。怎能說應許將「逐字」實現，但與神說的實現方式完全不同？這是個矛盾。

像斯托姆斯這樣的取代主義 — 無千禧年主義者認為，在主耶穌回歸之後，我們將立即進入「永恆狀態」，而沒有一個過渡時期。根據斯托姆斯的說法，產業不僅僅是應許之地，卻是整個地球，儘管祂所指的地球與我們現處的截然不同。但如果主將賜下的土地與所特定的應許之地沒有字面意義的相關，而這些地方都不再存在，那麼神為甚麼浪費時間，利用自然邊界如伯拉大河、大海和埃及河這些非常具體的標記來精確地定義這塊土地？舉例，斯托姆斯曾說，在主耶穌回來之後，將不再有任何字面上的海。那我們必須問，如果海在祂的應許實現的時候已經不存在，主為甚麼會特別使用「大海」此詞作為應許之地的明顯邊界？這沒有邏輯可言。還有其他像這樣的例子可供參考。這例子只是說明無千禧年主義立場如何無法與聖經見證相協調的冰山一角。通過聲稱神不會逐字實現祂所承諾的，無千禧年主義者將主描述為令人難以置信之混亂，或作為胡扯的騙子，甚至為最糟糕的破信者。

為了捍衛他的觀點，斯托姆斯借用了另一位著名取代主義 — 無千禧年主義者比爾（G.K. Beale）所使用的論據。在他的書《聖殿和教會的使命》中（*The Temple and the Church's Mission*），比爾首先描述了一位父親，在1900年向他年幼的兒子承諾，當他長大並結婚時，會給他買一匹馬和馬車。多年後，當他的兒子長大成人並結婚時，他並沒有給他買馬和馬車，而是買了一輛汽車。這就是所有邏輯開始扭曲的地方：

在早期的期望中，兒子反覆思量馬車的特殊尺寸、輪廓、風格、漂亮的真皮座椅以及拖動馬車的馬的大小和品種。也許父親從其他地方的早期實驗中得知，汽車的發明即將來臨，但他用可理解的詞彙對兒子許下承諾。多年後，當兒子結婚時，父親給這對新人一輛新發明的汽車……這不是承諾的「逐字」實現嗎？³

答案是響亮的不是。絕不能將此例視為「逐字」履行承諾。讓我分享一個更準確貼切的比喻。如果我向我兒子特地承諾整個科羅拉多泉（Colorado Springs），卻是給他整個蒙大拿州（Montana），我並沒有逐字履行我的承諾——無論我的禮物比原先所承諾的大多少。如果我特地向我的女兒承諾2006年出產的福特福克斯車（Ford Focus），卻是給她一輛2014年的瑪莎拉蒂（Maserati），我並沒有逐字履行我的諾言。給予更大或更好的東西並不等於逐字履行諾言。如果主非常具體地向亞伯拉罕的後裔承諾「從埃及河」和「大海到伯拉大河」的迦南地，卻給了他們另一個世界——一個甚至不包括這些水體的世界——那麼祂並沒有逐字履行祂的承諾。然而，恰恰是這種絢麗而又荒謬的論點，被那些尋求捍衛取代主義和無千禧年主義的人包裝及傳遞得如此的「奧秘」。

儘管無千禧年主義者是那樣使用謬論去篡改主所應許的明確含義，他們更變本加厲，嘲笑那些對聖經直接閱讀的人。英國學者湯姆·賴特（Tom N.T. Wright）毫無歉意地用「粗俗的文字主義」（crass literalism）來形容字面的解讀，諷刺那些尋求逐字實現應許的人。

向誰作出承諾呢？

既然我們已知道承諾將在何處實現，那麼我們必須問承諾會向誰履行呢？正如我們已看到的，答案是亞伯拉罕肉體的後代。但這包括所有後代嗎？不，因為創世紀25章顯示，亞伯拉罕總共有八個兒子。根據聖經，這些應許只賜給他一個兒子以撒的後裔（見創世紀17：15-21；21：9-13）。主特地告訴亞伯拉罕，以撒的後裔將繼承所應許之地，而不是以實瑪利的。後來，這個應許延伸至以撒的兒子雅各/以色列（見創世紀28：13），但沒有延伸至他的兄長以掃。很明顯，雖然主愛以實瑪利的後裔，但亞伯拉罕之約的土地承諾是全屬雅各的直系後裔，是為以色列家所立的。

為了破壞主對現代猶太人的持續承諾，許多堅定的取代主義者和反以色列行動主義分子試圖隱瞞或歪曲聖經關於這些問題的見證。卡爾·梅德里斯（Carl Medearis）是一位受歡迎的作家和演講者，亦是一位直言不諱的反以色列運動支持者。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相當無恥地破壞聖經的例子。在他的事工博客上回答這個問題時——「您對以色列的立場是甚麼？」——梅德里斯驚人地回答說：「這片土地是給亞伯拉罕的後裔——他的後裔是以撒和以實瑪利。事實上，亞伯拉罕的後裔確實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神已經實現了這個承諾！」⁴

我曾與卡爾幾次會面。他是一個風度翩翩的人，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講述者，而且我相信他愛耶穌。但直言不諱地說，他的神學真的是一塌糊塗。不幸的是，剛才引用的評論是許多取代主義者必須使用來證明他們立場的其中一種歪曲聖經見證的例子。若如梅德里斯那樣說，那麼神有否應許將以色列

的土地交給以撒和以實瑪利？即使對解決這問題的經文進行最基本的查看也會得出答案——否。事實上，如果我們回到創世紀17章，我們會發現亞伯拉罕特別為以實瑪利懇求主讓他成為應許的繼承人。但是主公然拒絕了他的要求：

亞伯拉罕對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在祢面前。」神說：「**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作他後裔永遠的約。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福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他必生十二個族長；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到明年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創世紀17：18-21；重點補充）

數年後，當以撒還只是一個嬰兒時，撒拉看到十四歲的以實瑪利嘲笑（或如保羅在加拉太書4：29中寫的「逼迫」）他的弟弟以撒：「就對亞伯拉罕說：『你把這使女和他兒子趕出去！因為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亞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創21：10-11）如果以實瑪利真是主的應許的共同繼承者，那麼主當然會干預撒拉的願望。但相反，聖經顯示主同意撒拉的意願並命令亞伯拉罕將夏甲和她的兒子以實瑪利永久地驅逐出家庭營地：「神對亞伯拉罕說：『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凡撒拉對你說的話，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他是你所生的。』」（創21：12-13；重點補充。也參見創28：10-16）。**

真是不能更清楚了。耶和華一再告訴亞伯拉罕，繼承土地承諾的是以撒的後代，而不是以實瑪利的後代。後來承諾給雅各/以色列（見創世記28：13）而不是他的兄長以掃。再一次，雖然神顯然愛所有人，但亞伯拉罕之約的土地承諾只屬於以色列家/國。

永恆的聖約

如上述，聖經所敘述的亞伯拉罕之約，和相關土地承諾所具有的突出地位和基本重要性，是很難誇大的。亞伯拉罕之約是主建立整個救贖計劃的基礎。正因如此，在亞伯拉罕死後，主的承諾在聖經中重複了多次。以色列的子孫長期以來當埃及奴隸，主對他們的苦難作出回應，是因祂對此聖約的忠誠。在他們遭受苦難的過程中，主向摩西顯然，就是那個「向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顯現」並與他們立約的全能的神。「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

（出6：3-4）。然後，主以非常明確和直接的方式，承諾將這塊土地給予「以色列人」作為產業。（5-8節）。後來，歷代誌上16：13-18和詩篇105：6-12 告知我們，「祂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是定為律例賜給「所揀選雅各的子孫」。聖約更描述祂的應許為直到千代「……向以色列定為永遠的約。」在列王紀上8：35-36中，以色列被描述為主的子民，祂將土地賜給他們作為產業。在以賽亞書14：1-3中，應許之地是承諾予「雅各家」和「以色列家」。在西結書11章中，主對以色列全家說話——他們當中許多人在流亡——並向他們許諾，「我必從萬民中招聚你們，從分散的列國內聚集你們，又要將以色列地賜給你們。」（15，17節）。通過先知阿摩司，主說到了祂

「被擄的以色列人民」的末世修復，回到祂「賜給他們的地」（阿摩司書9：14-15），永遠不會再被拔除。

至關重要的是，神在舊約聖經的應許的清晰性、特殊性和強調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祂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它們。單單在「申命記」一書中，主對以色列的土地承諾就重申了近七十次。而在整本聖經中，此承諾以不同方式重複了兩百多次。毫無疑問，對以色列子孫所作的土地承諾可說是聖經中最徹底、最重複和最強調的現實之一。

當從聖經見證中理解到亞伯拉罕之約的重要性時，我們就明白卡爾·梅德里斯（Carl Medearis）所發出的評論是多麼驚心悲魄。這次他的社論是來自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在線文章《我的看法：耶穌會支持巴勒斯坦的國家競標》（My Take：Jesus would support Palestinian statehood bid）。梅德里斯參照著亞伯拉罕之約的聖經見證，問道：「與其允許晦澀難懂的舊約承諾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倒不如堅持神明確的命令——愛你的鄰居、你的敵人和你其中的外人？這些都是出自出埃及記、利未記和四福音書中的其中三書。」⁵

根據梅德里斯的說法，亞伯拉罕之約——一個天地之神為此而發死誓的聖約——只不過是個「晦澀難懂的舊約承諾」。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陳述。如果我們重視聖經的見證和神的話語，那麼主對亞伯拉罕的承諾就不會是「晦澀難懂」。再次重申，它是整個救贖計劃的基礎。梅德里斯還試圖在沒有衝突的地方制造衝突。亞伯拉罕之約和愛我們的鄰居和敵人的誠命並不矛盾，而將其視之為矛盾是一個錯誤的二分法（dichotomy）。制定亞伯拉罕之約的同一位神也賜給我們愛人

如己的誠命。說到尾，梅德里斯的評論不應令人驚訝，因為正如本章開頭所提到，大多數基督徒對這些聖約根本一無所知。雖然亞伯拉罕之約對許多基督徒來說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但從神對這最基本應許的重視來看，這並不是晦澀的。這就是教會要恢復對這些重要問題的充分理解的重要性。

結論

總而言之，神親自向亞伯拉罕立了約。祂後來在經文中重申了這個應許數百次。祂所作的主要承諾是非常具體的，而不是抽象、模糊或難以理解的。神應許了從西部的地中海、至東北部的伯拉大河、至西南部的埃及河的土地給予亞伯拉罕的後裔，特別是通過他的兒子以撒，然後通過以撒的兒子雅各/以色列。儘管神發死誓會實現此承諾，取代主義——無千禧年主義者仍然聲稱祂從未計劃過這樣做。相反，他們爭辯說神將會提供與祂所指明完全不同的東西，或者祂從未計劃將「土地」交給亞伯拉罕的後代，而是完全交給另一群人。我們從本章開始，闡述了所有信徒對於理解亞伯拉罕之約的絕對必要性。我們現應開始意識到對聖經故事最基本元素的無知的顯著影響。

4.

摩西之約與大衛之約

摩西之約

在制定亞伯拉罕之約四百三十年後，耶和華通過摩西與以色列另立了一個約。摩西之約與亞伯拉罕之約有著深層次的不同。雖然亞伯拉罕之約是神無條件的單方面承諾，但摩西之約是神與以色列全體之間的雙邊法律協議。當亞伯拉罕之約的定義是神一再聲明「我願意」，摩西之約的反複定義卻是一系列的「假如你……我就會……」。

有些人錯誤地認為，在摩西之約中，神以某種方式違背了亞伯拉罕之約所作的土地承諾。這沒有任何理據。在摩西之約中的條文規定下，民眾不僅擁有土地，而且留在土地上：「以色列人哪，現在我所教訓你們的律例典章，你們要聽從遵行，好叫你們存活，得以進入耶和華你們列祖之神所賜給你們的地，承受為業。所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好叫你們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申命記4：1-2）。另一方面，如果以色列人違反摩西之約中詳述的各種律法，那麼主會暫時將他們從土地上移除。例如，在申命記第4章中，摩西警告以色列眾子，如果他們在土地上行事墮落並陷入偶像崇拜，那麼「你們必在過約但河得為業的地上速速滅盡！你們不能在那地上長久，必盡行除滅。耶和華必

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在他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裡，你們剩下的人數稀少。」（第26-27節）。但摩西宣布，在流亡季節後，神會記念祂通過亞伯拉罕之約向他們所作的應許，並將他們帶回自己的土地：「日後你遭遇一切患難的時候，你必歸回耶和華你的神，聽從祂的話。耶和華你神原是有憐憫的神；祂總不撇下你，不滅絕你，**也不忘記祂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約。**」（第30-31節；重點補充）。這是最關鍵性的一點。雖然猶太人在這片土地上的永久居留權取決於他們遵守摩西之約所規定的律法與否，但主永遠不會背叛通過亞伯拉罕所立之約，並給予以色列人民土地的最初恩賜。但如果他們不聽話而被主趕出了土地，那怎麼辦呢？這是否意味著土地不再屬於他們呢？決不是這樣。即使他們不服從而被主趕出了土地，「難道他們的不信就廢掉神的信嗎？斷乎不能！」保羅寫道。「神是真實的，人都是虛謊的。」（羅馬書3：3-4）。

保羅的觀點很簡單。神作出了無條件的承諾，和神不能說謊。應許之地之所以屬於以色列人，不是因為他們的善良或忠誠，而是因為神的信實。儘管有摩西之約的規定，主從未改變初衷。聖經歷史證明，通過亞述和巴比倫的侵佔，亞伯拉罕的後裔確實遭受了不服從的惡果，並且被放逐多年後返回。後來，在公元70年，通過羅馬人，猶太人再次從土地流放。但在此世代，我們看到猶太人再一次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舊」約

教會對聖約無知的最常見方式之一，是將亞伯拉罕之約與摩西之約混合成為一個廣義的「舊」約（old covenant，不是

指舊約聖經，而是表達古舊的聖約）。調查了一些取代主義者關於契約的討論，您會發現許多模糊說法，指新約（new covenant，不是指新約聖經，而是指耶利米書31:31中提及的新約）取代了「舊」約。然而，這些陳述暴露了他們缺乏對聖約的熟悉。我們看看以下幾個例子。

亞歷克斯·阿瓦德（Alex Awad）是東耶路撒冷浸信會（East Jerusalem Baptist Church）的牧師、伯利恆聖經學院（Bethlehem Bible College）的教授，也是兩年一度的基督在檢查站會議（Christ at the Checkpoint Conference）的主要組織者之一。當被問及「美國福音派的問題是甚麼」時，阿瓦德回答說：「他們對擁護以色列國作為神的預言工具，比起指責巴勒斯坦人民所受的不公待遇更感興趣。基督信仰的信息是一種對種族和領土不感興趣的普遍信息。彌賽亞的駕臨迎來了新約，使舊約過時了。」¹

請注意他對「舊」約因新約而過時的模糊說法。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的新約聖經教授加里·伯奇（Gary Burge）同樣談到了「廢除舊約的新約」，而沒有註解「舊」約的含義。² 伯奇和阿瓦德都沒有區分亞伯拉罕之約和摩西之約——他們只是草率地把它們合併成一個「舊」約。但因為阿瓦德和伯奇都是在討論以色列和土地的問題，而不是摩西之約的規定，我們就有必要地假設他們聲稱新約使亞伯拉罕之約過時。正如我們已經探討過，任何這樣的主張都是荒謬的。聖經絕不允許這樣做。然而，正是這些如此普遍的聖經文盲之輩，在日益增長的取代主義—反以色列運動成為了主導聲音。

確實來說，通過新約，摩西之約對義的規條是「過時的」（參見希伯來書7：22；8：13），但新約沒有明示亞伯拉罕之約已被擱置或廢除的概念，連暗示都沒有。事實上，保羅特地拒絕了這樣的說法：「我是這麼說，神預先所立的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掉，叫應許歸於虛空。因為承受產業，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應許；但神是憑著應許把產業賜給亞伯拉罕。」（加拉太書3：17-18）。

除此之外，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新約徹底肯定了亞伯拉罕之約。通過新約，亞伯拉罕之約將會實現，但那個時代還未到來。然而，在我們轉向新約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停下來深思關於大衛之約的聖經證詞。

大衛之約

大衛之約是通過先知拿單傳給大衛王的。像摩西之約一樣，大衛之約開始時重申通過亞伯拉罕之約所作的土地承諾：「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栽培他們，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不再遷移；兇惡之子也不像從前擾害他們，並不像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敵擾亂」（撒下7：10-11）。但是主會怎樣在祂所應許之地讓以色列人免受仇敵的侵擾而得到安息呢？這只會通過彌賽亞來實現。緊接上述，主承諾大衛的後裔將繼承永遠的國度：

「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他必為

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11b-16節）

此後，此聖約在歷代誌上17：11-14和歷代誌下6：16中得到了總結。毋庸置疑，當大衛的後裔耶穌坐在耶路撒冷的大衛寶座時，這個聖約就會實現。這就是馬太福音1：1一開始就宣稱耶穌為「大衛的後裔」的原因。彼得也傳講耶穌是神與大衛立約的應許（使徒行傳2：29-36）。正是通過彌賽亞耶穌，亞伯拉罕之約的土地承諾和大衛王的應許才能共同實現。今天，我們還拭目以待。

我們還應該強調——像亞伯拉罕之約一樣——大衛之約是無條件的。它沒有被廢除或「實現」。承諾的保證完全取決於神的信實，並非取決於大衛或以色列的服從。神的應許是祂將要按照自己永恆的信實而實現的。

總結

亞伯拉罕和大衛的聖約是神對人類作出的無條件的單方面承諾，而摩西之約則是神與人之間有條件的雙邊協議。教會必需認清神所應許的亞伯拉罕及大衛之約，相比於雙向合同的摩西之約，之間有如天淵之別的差異。根據卡爾·梅德里斯（Carl Medearis）的說法，「從申命記到眾先知，神對以色列的應許總是有條件的。」³ 這是大錯特錯的。神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衛所作的應許是無條件的。當神作出承諾後，

祂會守信的。雙邊協議可是有條件的，但神的單方面承諾卻是無條件的。天地都會廢去，但神的應許永遠不會失落。

自亞伯拉罕之約最初所作出的土地承諾以來，它為其他聖約奠定了根基。摩西之約為以色列提供了維持土地不間斷佔用的所需條件和規定，而大衛之約應許了一位在以色列繼承土地時的統治君王。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新約是建立在亞伯拉罕和大衛之約的基礎上，並且也是專門為以色列人而設的。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圖表來結束本章，詳細說明了我們迄今為止的三個聖約之間的區別：

聖約	繼承者	內容	條件	單邊/雙邊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	神會將以色列的土地永遠賜給以色列，也會賜福列國	無條件	單邊承諾
摩西	整個以色列	神發布了以維持以色列土地的永久佔用的監管條件	有條件	雙邊協議
大衛	大衛王	神會興起大衛王的後裔，坐上以色列的寶座	無條件	單邊承諾

5.

新約

（為清晰緣故，請辨別新約與新約聖經之區別）

我們已經回顧了亞伯拉罕、摩西和大衛的聖約，現在讓我們轉向被稱為「新約」（new covenant）的最後聖約。正如我們將要看到，新約是所有其他聖約的宏偉頂峰。新約不會取代亞伯拉罕或大衛的聖約，反而建立在它們之上。通過新約，主會賜給以色列人新的心和新的靈，使他們能夠承受在亞伯拉罕和大衛的聖約中所作的無條件應許。

雖然許多人可能認為新約只在新約聖經（New Testament）中發現，但事實上，先知以賽亞、耶利米和以西結在舊約聖經中曾多次宣告過新約。

以賽亞書中的新約

新約的宣告是首先在以賽亞書中找到。在這個引人入勝的段落之前，經文描述主回歸時的末日世界，就是主將代表祂的子民以色列執行公義，並報復不義的外邦人。「祂以公義為鎧甲（或作：護心鏡），以拯救為頭盔，以報仇為衣服，以熱

心為外袍。祂必按人的行為施報，惱怒祂的敵人，報復祂的仇敵向眾海島施行報應。」（以賽亞書59：17-18）。

第一個應該強調的預言要素是它包含了主「報仇」和「報復……祂的仇敵」的時間。在以賽亞書中，這種語言總是用來指向末後主的回歸和「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見34：8；35：4；61：2；63：3-4）。然而，主在各國之間的報復將具有徹底的救贖效果。以賽亞告訴我們，祂的懲罰責打會使萬民轉向祂並敬畏祂的名：「如此，人從日落之處必敬畏耶和華的名，從日出之地也必敬畏祂的榮耀；因為仇敵好像急流的河水沖來，是耶和華之氣所驅逐的。」（以賽亞書59：19）。

正是出於這背景，聖經首次宣布了新約。雖然這裡沒有「新約」二字，但它肯定是一個新約。因為此約在以賽亞時代是屬未來的，所以排除了以前所有聖約。新約與其他聖約不同，首先是因為它與將來到錫安山的彌賽亞救主有關，其次是因為它使主的靈永遠與以色列人同在。要特別注意這段經文，因為我們將在本章末尾回到這一段：

「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的人那裡。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至於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靈，傳給你的話，必不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這是耶和華說的。』」（以賽亞書59：20-21）

正如我們將要看到，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結都很詳細地鋪敘了同樣的約。每當他們提到或暗示新約，都重複神將祂的靈、祂的話和祂的心放在以色列中以拯救她此主題。

耶利米書中的新約

通過先知耶利米，耶和華顯明祂定立亞伯拉罕之約的最終目的不僅僅只是擁有土地。在耶利米的預言中，耶和華首次明確地使用了「新約」（new covenant）這詞。在這個新約中，我們發現主將應許之地賜給猶太人的原因，是為了提供一個他們可以生活在團契中的地方，並與祂同住。但為了實現這一切，主應許將祂的律法寫在他們的心上，這樣他們就能以絕對和完全的順服事奉祂。讓我們閱讀這段舊約聖經中最重要的經文之一：

耶和華說：「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他們必作我的子民。」……「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

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31：1，31-34；重點補充）

必須注意這個新約的具體接受者是「以色列各家」，「以色列家」和「猶大家」，主也稱之為「我的子民」。我們今天思索全球猶太人的狀態，有多麼人生活在反叛當中，而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彌賽亞的僕人，顯然這個應許尚未實現。主特別指出，新約不會像摩西之約中以色列家不忠的情況出現。但像亞伯拉罕之約一樣，新約將是主自己在祂子民中監督和完成的事。像亞伯拉罕和大衛的聖約一樣，新約也是神對以色列無條件的承諾。主親自將祂的律法放在他們心中，然後祂會赦免他們的過犯，忘掉他們的罪惡。因此，他們無論尊卑都將會認識主。通過新約，主將這些賜給祂的子民，去按照所要求的聖潔生活來與神相交。

下一章，耶利米再次預言以色列將會復原到他們的土地上：

看我在怒氣、忿怒，和大惱恨中，將以色列人趕到各國。日後我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出來，領他們回到此地，使他們安然居住。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我要使他們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們永遠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後世的子孫得福樂，又要與他們立永遠的約，必隨著他們施恩，並不離開他們，且使他們有敬畏我的心，不離開我。我必歡喜施恩與他們，要盡心盡意、誠誠實實將他們栽於此地。因為耶和華如此說：我怎樣使這一切大禍

臨到這百姓，我也要照樣使我所應許他們的一切福樂都臨到他們。（耶利米書32：37-42；重點補充）

深究這個特定預言的力量和相關性。耶利米正在描述一個回歸土地的重聚，但和他們從巴比倫流亡回歸甚至與以色列的現狀完全無關。根據耶利米的說法，這個未來回歸以色列土地的猶太人重聚，有以下的特別條件：

1. 以色列將「安然居住」
2. 他們將獲得「同心」（七十士譯本譯作「新心」）
3. 他們會「永遠敬畏〔主〕」
4. 主會「使他們有敬畏〔主〕的心」
5. 主「必歡喜施恩與他們，要盡心盡意、誠誠實實將他們栽於此地」

雖然今天在以色列有越來越多彌賽亞猶太人（Messianic Jews，就是相信主耶穌是基督的猶太人），絕大多數人沒有得到「新心」，而以色列國也沒有統一敬畏主的心。事實上，許多遊客第一次去聖地時，常常驚訝地發現它與其他國家一樣完全沒有聖潔。舉例，在特拉維夫（Tel Aviv）一踏出出租車，您會發現自己被夜總會、脫衣舞俱樂部、癮君子和妓男妓女所包圍。在這方面，我並沒有把以色列視為比我國或其他國家更糟糕；我只是強調這個事實，即成立70年的以色列國，其現況與耶利米所描述的回歸土地的重聚完全無關。耶利米的重聚預言是人們在末世的背景下接受了新心，因此主說祂將要「與他們立永遠的約」。這天是在未來。先知耶利米特別將以色列永久擁有應許之地與新心的承諾聯繫在一起。正是在

這些段落中，亞伯拉罕之約和新約合併在一起，成為主賜予祂子民的宏偉救贖計劃的唯一和最終目標。

以西結書中的新約

後來，先知以西結也談到了以色列民將同時接受新靈和新心的時候，以及完全順服和渴望聖潔地與神同行：「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裡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以西結書 11：19-20）然後在第36章中，以西結重申同樣的應許。然而，這一次像耶利米書一樣，以西結書清楚地將亞伯拉罕之約的土地承諾與新約的新心承諾聯繫起來。注意，這個應許是針對「以色列家」：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們的神。（以西結書36：22-28）

這段經文深切洞察了新約之概念，以及使徒和早期猶太信徒對其的理解。雖然眾多基督教神學家認為通過耶穌的血所立的新約只為了赦罪，但這段經文如此有力地揭示了新約與亞伯拉罕之約的土地承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藉着新約應許的新心和新靈，以色列人民終於能夠以一種值得繼承亞伯拉罕應許之地的方式行事。主的最終目的是要有一群充滿愛祂的人，並以喜樂的心，在祂應許給他們之地事奉祂。至今，這仍然是神的意圖。主會確保所有應許都在未來的日子裡完全實現。

新約聖經中的新約

舊約聖經宣布了新約，但其實際啟動是記錄在新約聖經中，就是當彌賽亞耶穌的身體為祂百姓的罪被破開時：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著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神的國來到。」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加福音22：17-20）

雖然主親自與亞伯拉罕立約，並強烈宣告祂不會背棄祂的話，但卻在新約中承受了死亡，放下肉體的生命作為獻祭，使承諾成為可能。雖然主利用了摩西之約的許多不同祭物的犧牲，來幫助悔罪者看到罪惡的可怕結果和消除罪惡所需的龐大

生命代價，但在十字架上，主自己為以色列人的罪付出了最終的代價。

外邦包含在聖約內的奧秘

直到現在，我們已經看過所有的聖約——包括新約——都是專門為以色列而設的。迄今為止我們檢查過的所有經文中都沒有公開表明外邦人是承諾的主要繼承者。若您是一位外邦人，讀到這裏並感到被遺忘，那麼您已經正確地掌握了主的贖罪計劃的背景。它始終以以色列為中心。雖然外邦人一直以來有找到救恩的可能（見以西結書18：20-21），而亞伯拉罕祝福的未來普及化從一開始就被明確提到（見創世紀12：1-3），但在使徒時代之前，除了加入以色列的神和人民之外，雖然不是不可能的，但卻非常罕見。使徒保羅在描述十字架之前外邦人的屬靈狀況時說，他們是「預備遭毀滅的器皿」（羅馬書9：22），並且「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以弗所書2：12）。這就是對外邦人開放福音是一個革命性概念的原因，也是彼得和早期猶太信徒對聖靈澆灌到哥尼流和他的非猶太家庭時如此震驚的原因（見使徒行傳10-11）。雖然許多猶太信徒起初都是懷疑的，但在彼得解釋聖靈是如何按照新約承諾給予整個外邦哥尼流家庭，懷疑者「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神，說：『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傳11：18）。儘管先知們已暗示了外邦人將蜂擁而入，但直到那一刻，閘門還沒有真正敞開。正因如此保羅把外邦包含在聖約內稱之為「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這奧

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以弗所書3：4-6；重點補充）。好消息是，任何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都可通過悔改並信靠主耶穌而自由地進入神的家（馬可福音1：15，6：12，約翰福音3：16，使徒行傳2：21，2：38，3：19，10：42-43，17：30，26：20）。改信猶太教、割禮和遵守摩西律法並不是拯救的要求（使徒行傳15章）。

羅馬書11：以色列的奧秘

在這一點上，許多基督徒在理解以色列如何融入神的計劃方面變得困惑。這也許是可理解的，因為根據聖經，目前有兩種存在衝突的屬靈現實。首先，聖經清楚地表明只有以色列「剩下的餘數」才能得救（見羅馬書9：27）。但與此同時，也有「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現實（見羅馬書11：26）。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呢？保羅在羅馬書9-11章中直接解決此問題最重要的部分。保羅的解決方法是要知道從主耶穌公開傳道時起，主已將大多數猶太人對福音和他們自己的彌賽亞的心局部和暫時剛硬。然而，在適當的時候——就是當主耶穌自己回來時——那個局部和暫時的剛硬將被永久地消除，而那個時刻的「以色列全家」將被拯救。保羅最後以解釋這正在揭示的「奧秘」而告終。羅馬書11：25-27是聖經中最重要的經文之一。如果要正確理解神對猶太人和外邦人的計劃，就必須明白這些經文。保羅一開始就警告外邦人不要對這個「奧秘」不知情：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保羅的信息有五個關鍵組成部分我們必須承認：

1. 以色列的硬心是部分的 —— 不影響所有猶太人
2. 以色列的局部硬心是暫時的 —— 不是永久性的
3. 這種硬心將在未來的某個特定時間解除
4. 在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硬心將被解除
5. 那時，「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取代主義者的反對

在薩姆·斯托姆斯 (Sam Storms) 所著的《天國降臨》中，他提出了傳統的取代主義觀點，試圖曲解保羅所說的「全家」是指在整個歷史中信基督相對較少的猶太人。他否認任何「未來大規模猶太人的回歸」¹ 的說法。 斯托姆斯用了一整章—— 三十二頁 —— 來論證他的觀點。斯托姆斯的大部分爭論都圍繞著保羅的教導，即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羅馬書9：6）。他的論點是，雖然有一天猶太人可能會有復興，但現況看來，只剩下一小部分猶太信徒很可能是永久性的。斯托姆斯爭辯以

以色列的剛硬不太可能在某個特定時間解除。具體而言，他認為保羅並沒有教導「猶太人對基督信仰的大規模轉變將與歷史結束時基督的回歸同時發生。」²

這種取代主義論證存在一些不可逾越的問題。在羅馬書9-11章中，使徒保羅毫不含糊、有系統和徹底地否定了任何關於神拒絕以色列民族的說法，並肯定了主耶穌回來後將發生「以色列全家」大規模改信的觀念。讓我們深思保羅的一些啟發。

保羅的困境

我們必須理解，羅馬書11章是在試圖解釋耶穌被當時的猶太人拒絕為預言的彌賽亞這個刺眼的問題——甚至是醜聞。雖則許多猶太人歸向基督，但聖約實際上說主拯救了所有以色列人。保羅試圖通過討論那時代的猶太人的狀況，與末後耶穌回歸時的狀況之間的差異，來調停聖約的語言和猶太人不信的困難。讓我們首先討論個人與全體召喚和救贖的問題。

要真正理解以色列的奧秘，就要理解在保羅的日子，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至關重要的是悔改歸向並信靠主耶穌。事實上，這是任何人都能得救的唯一方法。但保羅也知道，聖約的具體措辭是在國家層面上呼召以色列。根據耶和華在亞伯拉罕、大衛和新約中所作的應許，這呼召是屬於雅各的血統後裔。神的應許不是關乎個人，而是關乎整個以色列國。在下面的例子中，請深究承諾的確切對象：

- 以色列人（出埃及記6：2-8；以西結書43：7；44：9）
- 以色列各家（耶利米書31：1）
- 以色列家和猶大家（以賽亞書14：1-3；耶利米書31：31；希伯來書8：8）
- 以色列全家（以西結書11：15；20：40；39：25；45：6）
- 所揀選雅各的子孫（代上16：13-18；詩篇105：6-12）
- 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撒迦利亞書12：10-11）

還可引用許多其他例子。在神保證自己未來拯救以色列的數百次中，祂的話總是針對以色列全體。保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區分他的時代（當中有些人進入基督的身體），和主耶穌回來的末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以色列全家將在何時得救？

如上述，我們可以和保羅一起說：「如今……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第5節）。然而，他的思想流向前邁進了一個明確的高潮，保羅興高采烈地宣稱，在暫時硬心之後，「以色列全家」將被拯救！讓我們來探討保羅知道以色列人是在耶穌回來時才大規模改信的一些原因。

拯救者將來自錫安

首先，我們知道保羅在談論耶穌回歸的時間，是因為他引用了以賽亞書59：17-18。神在那裡與以色列立約，承諾將聖

靈放在他們身上，並將祂的話永遠放在他們口中。當保羅引用這段經文時，他將其直接與所有以色列人的救恩聯繫在一起。在羅馬書11：26中，保羅說所有以色列人都得救後，立即引用以賽亞書59：20：「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離過犯的人那裡。這是耶和華說的。」保羅所說的以賽亞預言的一節提到：

1. 主耶穌的回歸；
2. 隨後以色列從他們的敵人中解救出來；
3. 以色列人從罪中得救；最重要的是，
4. 神與以色列立約，承諾祂的聖靈會安息在他們身上，永不離開。

當然，這約是新約，即神將給以色列全家帶來新心和新靈。難怪保羅引用了這段經文！

以色列國的復興

然而預言並沒有就此結束。在隨後的第60章中，預言直接對以色列國未來復興進行描述！在彌賽亞拯救者來到錫安之後，以賽亞立即描述一個恢復和榮耀的以色列國為全球統治的中心，而其他國家也被她所引領：「萬國要來就妳的光；君王要來就妳發現的光輝。」（第3節）。全世界的外邦人都被描述為要向以色列國表示敬意並帶來貢物：「那時，妳看見就有光榮；妳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妳；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妳。」（第5節）。外邦人甚至被描述為幫助恢復王國本身，作為榮耀王國的工人：「外邦人必建築妳的城

牆；他們的王必服事妳…… 妳的城門必時常開放，晝夜不關；使人把列國的財物帶來歸妳，並將他們的君王牽引而來。哪一邦哪一國不事奉妳，就必滅亡，也必全然荒廢。」（10-12節）。

周圍的國家甚至會幫助重建猶太聖殿，描繪那里將是耶和華的身在地：「利巴嫩的榮耀，就是松樹、杉樹、黃楊樹，都必一同歸妳，為要修飾我聖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腳踏之處得榮耀。」（第13節）。以色列的前敵人將來到這裡，並承認以色列確實是主的選民：「素來苦待妳的，他的子孫都必屈身來就妳；藐視妳的，都要在你腳下跪拜。他們要稱妳為『耶和華的城』，為『以色列聖者的錫安』。」（第14節）。

當保羅為將來所有以色列的救贖帶來戲劇性的結論時，他將以色列的暫時硬心及其未來的救贖，與以賽亞關於以下事物的描述聯繫在一起：

1. 主耶穌的回歸
2. 以色列從他們與神的敵人中解救出來
3. 以色列人從罪中得救
4. 祂的聖靈會永遠安息在他們身上
5. 神將復興以色列國給猶太人

這一切的事情都將在同一時期內發生。保羅不能夠更加強調這點。那個時代凡任何有著舊約聖經知識的猶太人都會充分理解保羅所說明的一點。

他們必仰望所刺的那位

另一個保羅知道所有以色列人是在將來得救的關鍵原因，是因為先知撒迦利亞和耶穌自己已經宣告猶太人的救贖是在末世！換句話說，即使羅馬書第11章不存在，此教導在其他經文中已是鐵證如山。

讓我們從撒迦利亞的預言開始。在第一段中，撒迦利亞談到「大衛的苗裔」，幾乎所有聖經註釋都承認這是對彌賽亞耶穌的提及。撒迦利亞然後宣告，這苗裔將導致以色列土地的罪行在一天之內被清除和贖回。之後我們立即被告知，當天恰逢以色列千禧年的和平時代：「我必使我僕人大衛的苗裔發出。看哪，我在約書亞面前所立的石頭，在一塊石頭上有七眼。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親自雕刻這石頭，並要在一日之間除掉這地的罪孽。當那日，你們各人要請鄰舍坐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撒迦利亞書3：8-10）。

後來，撒迦利亞詳細描述了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和「大衛家」的悔改，因為他們認出了他們所刺的那位：「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或作：他；本節同），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撒迦利亞書12：10-11）。

撒迦利亞的預言繼續描述一種遍及以色列國每個氏族和家庭的全體悔改。然後，在同樣的思流中，第13章描述了主除去以色列的罪：「那日，必給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開一個

泉源，洗除罪惡與污穢。」（第1節）。這是一節深刻的段落。以色列人要仰望他們（和我們所有人）所刺的主，並將哀悼，使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在他們身上，並為了罪的赦免而開啟一個泉源！即使保羅從未寫過羅馬書9-11節，撒迦利亞書足已確定了這個事實：在主耶穌歸來的時候，悔改、寬恕和恩典將傾注在以色列身上！

然而，如果任何人堅稱撒迦利亞並不是在談論這事，那麼主耶穌自己對這段經文的解釋就應該解決這個問題。祂在橄欖山講論中擴展了書中的預言。首先，主耶穌說：「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祂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祂的選民，從四方（方：原文作風），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馬太福音24：30-31；重點補充）。

請注意，當主耶穌談到祂的歸來時，引用了撒迦利亞的一部分，說到地上的萬族看到祂駕著天上的雲降臨時，他們會哀哭。請注意，主耶穌是在被釘十字架之前說這些話。然而，即使在祂被捕之前，祂已知道自己是撒迦利亞預言中所描述被刺的那位。

主耶穌在啟示錄中的話語進一步聯繫起撒迦利亞的預言與祂的回歸：「看哪，祂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祂，連刺祂的人也要看見祂；地上的萬族都要因祂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們！」（啟示錄1：7）。綜合考慮，這三段落揭示了以下相互聯繫的事件：

- 耶穌駕著天上的雲降臨（馬太福音24：30；馬可福音13：26；路加福音21：27；使徒行傳1：9-11）
- 所有以色列支派看見祂在榮耀中歸來
- 以色列支派承認主耶穌是為他們（和我們所有人）所刺的那位
- 以色列支派悔改和哀傷
- 施恩叫人懇求的靈傾注在他們身上
- 主在一天之內清除了那國的罪惡

保羅知道耶穌將撒迦利亞的預言與祂的歸來聯繫起來。毫無疑問，保羅在羅馬書11章中只不過是闡述了這些先前已確立的聖經真理！

令人失望的是，在斯托姆斯對這個問題和羅馬書11章的所有討論中，他沒有參考過撒迦利亞書12章一次，馬太福音24：30或啟示錄1：7。這些章節不是與此研討息息相關嗎？

湯姆·賴特的邏輯缺陷

在福音派世界中，英國學者湯姆·賴特（Tom N.T. Wright）是名副其實的搖滾巨星。毫無疑問，他是一位才華橫溢、天賦異稟和拔新領異的思想家。但在捍衛歪論時，即使是再聰明的頭腦也處於極其不利的位置。不幸的是，儘管賴特在各種場合上都出奇地否認了這種標籤，他積極維護取代主義，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取代主義者。當他的取代主義受到質疑時，他轉向腓立比書3：3，其中保羅說：「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著肉體的。」

對此，賴特得意洋洋地宣稱：「保羅從以色列民族那里奪走了『割禮』這短語，搶給在基督裏的人……順便對那些暗示我和其他人對保羅強加一種叫做『取代主義』的人來說，這是正確答案的核心。如果那些評論家會表明他們已讀過腓立比書3：3……他們或許值得我們更加認真的對待。」³

在您克服賴特對任何敢於挑戰他觀點的人的貶低後，回顧保羅在羅馬書11章中表達的立場，您說他的邏輯在這裡有甚麼明顯的問題？答案很簡單。賴特將保羅對一群那個時代的猶太人的譴責，應用在整個「以色列民族」。保羅自己稱這種說法，好比被慷慨地接上的野生橄欖枝（外邦人）對被切斷的自然橄欖枝（以色列民族）「自高」的「誇口」。他警告說，這種屈尊俯就可導致一個人真正與神隔絕。為甚麼教會繼續堅持不懈地拒絕聽從保羅的警告？雖然保羅時代的許多（但不是全部）猶太人確實拒絕了耶穌，但如上述，猶太人的心剛硬，只是局部和暫時的。賴特概括了保羅對他時代一些猶太人的斥責，並應用其在所有「以色列民族」的身上，意味著他們直到最後一天將被永遠拒絕，而他們的身份也被搶走了。這是一種令人反感和徹裏至外地不符合聖經的教導，並帶有扭曲作直的手法。許多人會因此墮入撒旦卑鄙的謊言，就是那所謂取代主義的陷阱。

神所愛的仇敵和對他們絕不收回的選召

首先，讓我再次重申，除了信靠耶穌得救之外，並無他法。第二，主在救恩方面沒有區分猶太人或外邦人。它向所有人公開並白白地提供。經上說：「凡信祂的人必不至於羞

愧。」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祂也厚待一切求告祂的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馬書10：11-13）。保羅也告訴我們，雖然今天大多數猶太人都是福音的「仇敵」，但由於神忠於祂的聖約應許，他們仍是神所愛的；以色列全體仍有特殊而不能改變的呼召。「就著福音說，他們為你們的緣故是仇敵；就著揀選說，他們為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馬書11：28-29）。保羅不可能說得更清楚了。他特別指出，以色列的呼召是「沒有後悔的」。毫無疑問，取代主義者認為神確實撤銷了祂對以色列族的呼召和揀選。這是與保羅的言論明目張膽地直接衝突。事實上，另一個完全可以用來代替取代主義或替代神學的術語是「撤銷神學」，因為這正是它的本質。

復原主義者肯定使徒保羅對以色列未來復興的強調。我們否認以色列的呼召被撤銷了。在羅馬書11章中，他多次重申，神沒有棄絕以色列：「神棄絕了祂的百姓嗎？斷乎沒有！……神並沒有棄絕祂預先所知道的百姓……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嗎？斷乎不是！」（羅馬書11：1，2，11）。保羅兩次使用希臘語中語氣最重的文法結構，寫道：「斷乎沒有！」（μή γίνομαι），來對抗取代主義者的聲稱（猶太人整體被棄絕了）。在保羅的心目中，此聲稱是荒謬絕倫的。

亞伯拉罕的後裔

取代主義者反復反對這些承諾根本不是向以色列作出的，而是專門向耶穌作出的。為了爭論這點，他們幾乎總是引

用加拉太書3：16：「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

在解釋保羅說的是甚麼之前，首先要解釋他沒有說的是甚麼。保羅絕對不是說每當我們在舊約聖經看到神應許亞伯拉罕的「子孫」的每個場合，都將「子孫」視為僅指耶穌。我真的遇過一個人，他認為根據保羅在這裡所說的話，無論我們在哪裡找到有關「後裔」或「子孫」的應許，都可以刪繁就簡，在那裡改填耶穌的名字。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會有多荒謬。

當制定亞伯拉罕之約時，神預言亞伯拉罕 —— 通過以撒和雅各 —— 的「後裔」將成為埃及的奴隸：「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創世記15：13-14；重點補充）。如果我們在「後裔」的位置插入「耶穌」這個名字，會變成甚麼呢？這太傻了。作埃及的奴隸，不是耶穌，而是以色列古代的子孫。或者當主對亞伯拉罕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創世記15：5）。祂是說耶穌，或是亞伯拉罕的集體子孫？答案很明顯，還有無數其他例子可以引用。

保羅絕對不是說主沒有向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眾子孫作出承諾。相反，他確實了這點很多次。作為一個對舊約聖經融會貫通的猶太人，使徒保羅很清楚這一事實。

那麼保羅在加拉太書說的是甚麼？

首先，保羅是在確認亞伯拉罕的哪些子孫是此應許的繼承者，哪些不是。學者們同意保羅將希伯來詞 zera（「子孫」或「種子」）解釋為集體單數。這意味著雖然亞伯拉罕總共有八個兒子（創25），但神的應許只是賜給他一個兒子以撒的子孫（創17：15-21；21：9-13），然後是以撒的兒子雅各/以色列。因此，當保羅說應許是賜於亞伯拉罕的「子孫」而不是「眾子孫」時，他首先特別排除了亞伯拉罕的其他後代，例如他的兒子以實瑪利，或他的孫兒以掃。

第二，保羅通過強調以色列的應許最終只會被信耶穌（一位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的人接受這一事實，擴大了對這應許的限制。當他們最終繼承了神一再向他們所應許的土地時，主耶穌將統治猶太人。因此，亞伯拉罕的後代將通過耶穌（最終的「子孫」）繼承土地的承諾。

最後保羅指出，任何人表現出與亞伯拉罕所表現出的相同的信心，相信耶穌（應許的子孫），都可以來享受即將來臨的猶太王國的祝福。

取代主義的故事與復原主義的故事

當我們繼續思考取代主義敘事與復原主義敘事之間的明顯差異時，我們必須問自己哪個故事能夠最好地證明神的品格。哪個更能傳達神的信實、堅持和憐憫？如果使徒行傳清楚地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新約已大大敞開神國度的大門，並將

其未來的產業推而廣之，白白地供給所有人使用。取代主義和復原主義都同意這點。然而，復原主義肯定的是，雖然主確實向所有人開放了祂的應許和祝福，但祂沒有拒絕所有猶太人。畢竟，應許是最初賜給他們的。祂的應許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但是，新約沒有廢除或改變祂對以色列的原有計劃。不幸的是，取代主義在承認祝福普及化的同時，認為新約徹底廢除了亞伯拉罕之約對以色列的承諾。讓我們撫心自問，哪個觀點更貼切地描繪一位自稱超過二百次為以色列的忠誠可靠的神？正如我所說，通過聲稱神已經拒絕以色列，取代主義者無意中將神描繪為一個不忠、善變和朝三暮四的破信者。如果您目前堅持某種形式的取代主義，那麼我真誠地呼籲您三思所傳達關於神的品格。此觀點立場表明神的話語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並且必須重新定義和用比喻性的語言才能夠正確理解。試想一下，如果您是猶太人，這種說法會讓您感覺如何。我敦促您們考慮復原主義有關神信實的簡單直接的立場。祂不轉彎末角，並且言出必行。

取代主義者不僅必須重新解讀舊約聖經的話語，還必須削減保羅所說有關整個以色列得救的話語，至歷史上涓涓細流進入教會的猶太信徒。對他們來說，僅此一點就足以帶來「以色列全家」的全部意義。比起以賽亞所描述的榮耀，這是個多麼空洞的反映！對於那些因先知深刻有力談到猶太王國如何光復而寄望救贖憧憬的人來說，取代主義的解釋令人多麼悲痛欲絕。復原主義的宏偉願景，與取代主義對悲傷現狀的滿足，之間的對比甚為刺眼。經過整整一章，爭辯所見餘民該就是所有能得救的猶太人後，斯托姆斯作出了總結。他的絕地一擊是：

羅馬書11章沒有明確支持這種期望，即在基督回歸時仍活著的猶太群眾將被粗暴地帶入神的國度……據我所理解，羅馬書11章對於猶太人會否大規模地轉向基督，或會否與末時基督回歸同時發生，是沉默的。我們確應為這種情況祈禱（我們也應代禱全世界的基督信仰）。但我不相信羅馬書給了我們聖經的保證，宣告它肯定會實現。

這就是潑冷水的定義！多麼令人失望。在保羅的話語中，斯托姆斯的悲觀氣餒是無跡可尋。相反，在宣布以色列將全家得救此好消息後，保羅爆發出歡騰的喜樂：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祂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祂，使祂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羅馬書11：33-36）

每個信徒都應該齊聲跟着保羅喊叫：「阿門！阿們！」

結論

今天，不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神呼召所有人通過耶穌基督悔改。然而，更加精彩的是當耶穌回來時，祂將履行對猶太人的承諾：他們將全部得救，正如祂所說的那樣。主將會

通過歷史上那些「不可能的任務」—— 祂所愛的敵人 —— 在萬國面前顯示祂的信實。事實上，保羅告訴我們，猶太人的信仰將會導致全球千禧年的興起：「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何況他們的豐滿呢？……如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而復生嗎？」（羅馬書11：12，15）。

這將是一種模式：我們將首先看到在這個時代的全數外邦人進入，然後是主耶穌的回歸，然後是整個以色列的救贖，之後將是整個地球的救贖。看主的計劃的壯麗和智慧！雖然現在看起來似是一支有點抽象甚至令人困惑的舞，但是最後，以色列，祂的長子，祂所揀選的民，無數的外邦人，都將一起事奉祂。哦，我多麼渴望那一天！

6.

外邦信徒應該如何與不信的猶太人聯繫起來？

在繼續之前，我們應停下來思考和討論關於外邦基督徒應如何與今天的猶太人聯繫的關鍵問題，特別是那些不信耶穌的人。保羅竭力勸告並警告外邦信徒應該如何與信或非信猶太人聯繫。他忠告外邦人要謙虛，不要無知，並恭敬當恭敬的。

在以弗所書中，保羅警告外邦信徒要常常記住並承認他們的來處。在任何基督徒能夠真正理解自己現在在基督裡所擁有的之前，他必須首先領悟進入神國所開闢的道路的一切犧牲。保羅在寫給以弗所信徒的信中非常深刻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他寫道，外邦基督徒以前「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以弗所書2：12）。我想今天很少有基督徒完全掌握在基督降生之前，除非與以色列的神聯合，否則外邦人對救恩「沒有指望」並且「沒有神」。通過理解這個背景，希望我們可以真正理解現在所擁有的救贖、永生和白白的恩典。

在羅馬書11章中，保羅警告外邦信徒要尊重猶太人，雖然大多數（仍然是）在神主權計劃中成為福音的「仇敵」，但這是因為他們被神特別剛硬，以便外邦人能夠進來。因此，外邦人應該恭敬當恭敬的，並不要自負和忘恩負義，小看那些「被砍下」的猶太人，使人有可能被基督「砍下」。

在最近訪問以色列期間，我參加了耶路撒冷外的五旬節慶祝活動（希伯來語中的Shavuot）。每年，來自全國各地的彌賽亞猶太人（Messianic Jews，即相信主耶穌為基督的猶太人）都會聚集一起敬拜和慶祝這個全國性的聚會。在慶祝活動中，我有幸與以色列備受尊敬的彌賽亞猶太領袖阿凡納·博斯基（Avner Boskey）坐談。他不僅具有高深的神學清晰度、洞察力和智慧，而且還具少數人有的幽默感和敏銳的機智。阿凡納也是我以前的老師，但更重要的是他強調以以色列為聖經中心的看法展開了我的眼界。

在談話中，我們轉向了外邦信徒應如何與猶太人聯繫的主題。阿凡納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事情的簡單性：「這實際上是所謂『宮廷禮儀』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應該在國王的宮廷上行事的方式。所以，當我們尊重神所尊重的事物時，我們就是與祂同行；我們在王國的現實方面變得吻合。」

這不是我們所有人都渴望的嗎？難道與主一致，愛戴取悅祂的，和尊重祂所尊重的不是每個人的目標嗎？為進一步傳達有關以色列和教會的現狀，我想分享一個比喻。我是用心按照新約聖經中主耶穌的許多比喻的模式來塑造它的。我希望它能幫助您們更理解保羅所傳達的信息，以及今天許多基督徒繼續錯失的事情。

兩個兒子的故事

曾幾何時，有一對父子。父親從兒子很小的時候就以主的方式養育了他。他從嬰兒時為他的孩子祈禱，並用聖經中的

屬靈詩歌唱他睡覺。隨著男孩的成長，父親給他兒子讀聖經故事並教他神的話語。他教導他辨別是非。即使在年幼的時候，兒子已是個精通神的話語的學生。

當這孩子到了十六歲時，父親聽說了一個迫切需要一個家庭的年輕人。雖然他知道這個年輕人過著非常艱難的生活並且仍然有許多問題，但在虔誠地權衡他的選擇之後，覺得將這個年輕人收養是正確的。直到那個年輕人和家人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父親才開始了解他新兒子的過去。他發現，他的養子十一歲時已浸淫在毒品文化中。到了十三歲，吸毒成癮的他每天都要吸。到十五歲時，他已使用和銷售幾乎任何可用的藥物。盜竊、破壞行為和暴力等等就更不在話下。他十八歲時加入家庭之前，這個年輕人已被逮捕過好幾次了。

但後來意料之外的事發生了。在第一次聽到神的話語之後，養子悔改了他的罪孽和以前的生活，並且相信耶穌基督和完全獻身於主。這種轉變令人喜出望外，使父親的心高興不已。但這不是唯一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養子信主的同時，以主方式長大的親生兒子突然離家出走。他開始酗酒和吸毒，很快就完全承繼了他繼兄的前生。不久，他甚至超越了他繼兄的墮落。他在罪惡中變得魯莽，並開始賣淫。當父親得知這一切時，他悲痛欲絕。當改過自新的養兒得知他繼弟的邪惡時，就去譴責他的罪行，並就他的行為向他講課。但當他拒絕懺悔時，養兒以自以為義的憤怒將親生兒子毆打致死。

父親痛不欲生。首先他看到自己心力交瘁去教導的親生兒子轉向世界並全無反抗，並最終在一個極度墮落的狀態中死去。同樣，他對養子感到沮喪。因為當他養子悔改他的罪孽並得到寬恕、憐憫和恩典後，卻變得如此傲慢，以至殺死了自己的兄弟。養子被父親逮捕，並被判終身監禁。他的餘生一直待在監獄，被最痛苦的遺憾所消磨。

當然，這個比喻僅僅是一個我盡力創造出反映過去兩千年來父神、以色列和外邦教會之間的關係的故事。關於以色列，聖經將他們稱為主長子（見出埃及記4：22；耶利米書31：9）。他們是耶和華所興起的人。祂也給予了他們應許、律法、聖殿和自己的土地。他們有神蹟、歷史、指導、甚至是彌賽亞！如果您了解主與以色列交往的背景和歷史，那麼您就可以看到廣大一部分猶太人拒絕耶穌並選擇不跟隨他們的王這現實是多麼心寒、羞恥和悲痛。阿凡納·博斯基以這種方式表達：「如果伊麗莎白女王在她自己的國家被拒絕，那將是一場悲劇。即使美國接受了她，但仍然會給她帶來巨大的痛苦。主耶穌也是如此。主耶穌是猶太人的彌賽亞。彌賽亞一詞是希伯來語，Mashiach。只當你把它翻譯成希臘語時，你才會得到Χριστός 或基督這個詞。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名號；它意味著大衛家族的後裔。大衛皇室是我們的王朝。」

這正是保羅對這種情況深感悲傷的原因，並表達希望是他而不是以色列與基督分離的原因：「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的。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

的，祂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阿們！」（羅馬書9：3-5）。

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甚麼保羅斥責任何蔑視不信的以色列人的外邦人，甚至警告他們若懷有忘恩負義的傲慢，會使他們處於被神砍下來的極大危險之中：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你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是特為叫我接上。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長久在祂的恩慈裡，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羅馬書11：17-22）

但除了沒有聽從保羅的警告之外，歷史上的基督教會反而接受了取代主義並且看不起猶太人，甚至對他們殘暴和進行殺戮。基督教反猶太主義的悠久歷史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巨大污點。雖然今天的基督徒無法改變過去，但我們可以聽從保羅的警告，懺悔各種形式的取代主義，並以主悅納的方式與猶太人聯繫：顯示憐憫、愛和恭敬。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的來處，這將是很自然可以做到的。

我應該提及，在很多方面我就是比喻中的養子。由於父母離婚和缺少監督，我從十一歲時已在使用毒品了。我青少年時期的整個過程都是朝著毀滅的方向進發。我十九歲時已被捕七次。我無法計算我將多種藥物、酒精、甚至吸入劑混合一起過多少次，或者我喝醉了多少次以至記不起前一晚開車回家或打架。我不會詳述所有細節。我知道很多讀此書的人都有他們自己的黑暗背景故事，有些人比我的更糟糕。然而信主二十多年後，當我回顧我生命的開始，我仍然深深地感受到這一個事實：我真的應該在很小的時候就死去。倘若我自食早期選擇的惡果，那麼我現在要麼在監獄裡，要麼在地獄裡。但是，在十九歲時，我沒有遇到早逝，反而遇見了主，但這不是因為我尋找祂。相反，祂選擇向我顯明自己。我是以賽亞書中一段落的化身（保羅在羅馬書10：20中引用），其中主說：「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以賽亞書65：1）。當我應該被直接送進監獄、墳墓或地獄的那一刻，主不知從哪裡出來邀請我成為祂的跟隨者，並賜給我永生。我接受了這個邀請。從那時起，祂繼續向我展示如此浩大的憐憫。

這一切與猶太人有甚麼關係？非常簡單。當我看著今天絕大多數不認識祂的猶太人，我不禁深深感激他們，知道除了他們的歷史、神、彌賽亞、硬心、還有巨大犧牲和損失外，我自己永遠無法得到現享的祝福。所以我當然渴望他們會認識他們的神，就像我認識祂一樣。毫無疑問，他們並非全部事奉祂此事實令主悲不自勝。因此，我要求主激勵我採取適當的行動，並在他們將全部歸回祂面前之前，用一些必要喚醒他們的話語放在我的口。然而，這不僅是對我個人的啟示。我相信這只是主希望所有外邦基督徒與猶太人聯繫的一小部分。天父希

望我們都會保持謙虛，在這些事情上得到適當的認知，並且恭敬當恭敬的。我認為這一切都很合理，我希望您也會認同。

支持彌賽亞猶太人

我認為外邦信徒有責任特別支持彌賽亞猶太人。如果使徒保羅是正確的，外邦信徒應該尊重不信的猶太人（那些已被砍下的枝子），那麼他們應該多麼更尊重相信的猶太人（本樹的橄欖枝）呢？外邦信徒必須明白猶太信徒在全球彌賽亞身體內是那麼少數。全球約有20億基督徒，其中只有100萬是彌賽亞猶太信徒。¹ 在以色列的600萬猶太人中，只有大約2萬名彌賽亞猶太人。² 無論他們身在何處，彌賽亞猶太人都是少數。猶太信徒經常受到其他猶太人迫害和許多外邦基督徒誤解。許多猶太教正統派甚至不認為彌賽亞猶太人是「真正的猶太人」，甚至會說「彌賽亞猶太人」這個詞是矛盾的，因為猶太人只是那些信奉猶太教的人。³ 他們非常需要外邦基督徒肢體的理解和更大的支持。

信主的猶太人在彌賽亞的身體中有一個非常獨特和無可替代的角色。猶太信徒有資格幫助外邦信徒更深地了解他們信仰的猶太根源，實踐更符合聖經的信仰，並了解即將來臨的神國的本質。此外，他們還是猶太社群的本土大使，能夠比起廣大外邦人更有效地向猶太人傳福音。我絕對相信每個聚會都應該至少採用禱告、財政和鼓勵來支持一個彌賽亞猶太人的事工或聚會。

在瑪拉基書的預言結束時，主在舊約聖經的最後兩節經文中作出了以下的承諾：「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瑪4：5-6）。雖然對於這裡所預言的內容有各種各樣的評論，但我相信主的心主要意圖之一是「父親」（那些在彌賽亞肢體中散佈的猶太人）以及兒女（全世界廣大的外邦信徒）都將完全恢復之間健康平衡和關係。讓我們期待以利亞的日子，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要等到那日子才向教會中的父親（和母親）表示缺乏悠久的恭敬。

神的國的來臨

當主耶穌開始公開傳道時，祂「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馬太福音4：23；9：35）。後來，在祂被釘死十字架上之前最後一次佈道中，祂預言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馬太福音24：14）。「福音」的希臘原文是 εὐαγγέλιον，也常被簡單翻譯成「好消息」或「喜訊」。這個天國的好消息究竟是甚麼？我估計今天教會中的許多人不知如何正確回答此問題。對於太多的基督徒來說，福音本質上是這樣的：耶穌基督為你的罪而死，所以當你死後就可以去天堂。但這不是聖經實際教導的內容。雖然如果今天任何信徒死了，他或她的靈將繼續與主耶穌同在（見哥林多後書5：8和啟示錄20：4），但是所有基督徒的真正「希望」並不是以一個無形狀態永存於天堂中。每個信徒的希望都是體驗身體的復活，並參與整個聖經中所說尚未到來的、物質的和在地上的天國。在本章中，我們將轉向聖經，以準確地查考聖經所說關於即將來臨的天國。

正義王國

無疑，令神心急如焚的首要問題之一就是正義問題。世界有太多的不公正，讓我們談談幾個較令人心寒的例子。根據

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每天大約125,000世上最無辜的「小羊羔」——「無防備者」的定義——在第一次呼吸之前就被屠殺。這相當於每年四至五千萬例墮胎。今天有近三千萬性奴販賣的性囚，其中大部分是非常年輕的婦孺。每天，這些女孩遭受最難以想像的生理和心理虐待。作為四個女兒的父親，我無法想像父神心中對這種無情邪惡所燃燒的憤怒。每一次嗚咽、每一次哀號、每一次哭泣，主都會聽到。聖經證明了主充滿了對被奴役者、被侵犯者、破碎者、受苦者、受壓迫者、沮喪者、被拋棄者、被拒絕者、受折磨者、被遺忘者、病人、窮人和弱者的同情心這一事實。這些是主一再談到需治癒的事情，並將在祂回來時帶來完全決定性的終結。讓我們深思一小段落，說明當主在耶和華的日子（或作主的日子）回來時，祂將要執行的公義：

-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祂；祂必將公理傳給外邦。（以賽亞書42：1）
-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賽亞書11：4）
- 耶和華說：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趕出的。（彌迦書4：6）
- 謙卑人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人間貧窮的必因以色列的聖者快樂。（以賽亞書29：19）
- 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以賽亞書35：5-6）
- 那時，我必罰辦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趕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們得稱讚，有名聲。（Zeph.3：19）

- 祂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詩篇72：13）
- 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以西結書34：16）

不用說，列表可以繼續下去。主的日子是公義之日！我想到今天大量年輕基督徒如此熱衷於公義問題，但對末世時代卻全無興趣。然而，末世時代的焦點是主的日子，那一天的本質就是公義！不僅那一天是公義，而且祂回歸時將建立的國度的本質也是公義。將不再有哭泣、哀悼、壓迫、奴役、人口販運、墮胎、剝削或戰爭。這是主耶穌在加利利宣告「神的國的福音」時所說的好消息。

一個全球新政府

主耶穌不僅會從灰燼中抬起那些被踐踏的人，也會把那些不公正地壓迫他人的、高舉自己的以及用別人作為踏腳石的人摔倒。根據聖經，當耶穌回來時，祂會謙卑那些驕傲的，並摧毀那些高舉自己的：「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惟獨耶和華被尊崇。必有萬軍耶和華降罰的一個日子，要臨到驕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為卑」（以賽亞書2：11-12）。

任何領導的主要目的，特別是在政府或教會內部，都是為了服務大眾。然而今天我認為可以公平地說，許多（若不是大多數）教會中的政治家和領導人尋求維持權位，並非為了服務他人，而是為了獲得更大的財富、權力和控制。不是全部，

但肯定是多數。無論在哪裡看，情況都是一樣。一個極端例子就是沙特阿拉伯王國領導人神話般的財富和華麗的過剩。另一個極端例子是朝鮮現任獨裁者金正恩同樣華而不實的被徹底高舉到神的地位，而他的人民卻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萎靡不振。即使在美國，總統一職也己成為終身財富的保證。背上少數人濫權和自利的代價始終都是人民。這是世界各地幾乎各個領域都普遍存在的問題。主耶穌回來時將如何回應？許多人對詩篇110很熟悉，因為它包含了奧祕的彌賽亞預言：耶和華對我主說：祢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祢仇敵作祢的腳凳。（詩篇110：1）。但很少有人傳講預言的最後部分，說當彌賽亞回來時，祂將殺死全地不義的統治者和政治家：在祢右邊的主，當祂發怒的日子，必打傷列王。祂要在列邦中刑罰惡人，屍首就遍滿各處；祂要在許多國中打破仇敵的頭。（5-6節）。

說對了！當主耶穌回來時，祂實際上會殺死全世界自私不義的政治家、領袖和獨裁者。祂不僅要潔淨地上壓迫和自私的領袖，還要用那些在小事上證明自己忠誠謙卑的人來代替他們。主會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路加福音19：17）。這是主耶穌在加利利傳講「天國的福音」時所宣告的信息的另一部分。

大逆轉

因為神的國的到來會導致高舉謙卑的和謙卑自高的，所以我稱主的日子為「大逆轉」。今天的地球是如此不公，只有通過巨大的逆轉才能使地球變得公正。因此，主的日子將成為所有錯誤改正的日子，而現在這個系統的大部分將從根本顛倒

過來。這就是每個真誠的基督徒都必須牢記使徒保羅勸勉的原因，他說：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書2：3-8）

對於那些時代接受保羅建議的人，在模仿基督時，他們選擇了侍奉，他們將被高舉。對於那些拒絕保羅的建議並高抬自己的人，他們會被謙卑甚至可能被投入火湖。耶穌回來時將建立天國在公義的基礎之上。祂所宣告的信息是對高傲壓迫者的嚴厲警告，但對於那些寄託希望在神面前的謙卑、受打擊和受壓迫的人來說，這是個純一不雜的好消息。

重建地球

在大災難期間，聖經講述了巨大的自然災害，包括多次的大地震將導致多個城市完全崩潰，並在全球發生巨大的地形變化：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那大

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一他連得約有九十斤）。為這雹子的災極大，人就褻瀆神。（啟示錄16：18-21）

主耶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歸來，之後義人將進行對地球翻新的工作：他們必修造已久的荒場，建立先前淒涼之處，重修歷代荒涼之城。（以賽亞書61：4）。現在，也許您會說，「甚麼？我們要重建地球嗎？這似乎是很大的工程！」但請停下來思考這裏傳達的奇蹟。有多少閱讀此書的人會抓住機會成為主耶穌官方王國建築和工程團隊，或者祂官方的全球園林規劃委員會的一部分？在此期間將使用甚麼主要建築風格？耶穌會否指導我們建造簡單的傳統中東式混凝土房屋，還是會喜歡建造華麗的維多利亞式豪宅、哥特式城堡、或具有新藝術風格的霍比特人住宅？或者會否使用一種人類前所未見的全新建築形式？這可能聽起來有些傻，但我確信我們應在這樣的白日夢想中迷失，因為我們會冥想未來時代的本質。事實上，我們與萬王之王一起參與地球翻新的現實，與我們目前的日常苦差一樣真實。這種夢想是福音的希望。

但是，當教會傳福音時，討論這些時代的物質現實的頻率是多高？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幾乎是零。然而，隨著我們的創造者，我們可用全部潛力去創造最耀眼和最豪華的花園、家園和風景，比起我們無法真正理解的永遠漂浮在天體領域的想法更令人興奮。當我們聽到這些時，我們的心會跳躍和歡欣鼓舞。我們不能真正地領悟無實體狀態，正是因為我們被創造是

為擁有不朽和榮耀的身體，並生活在一個榮耀和解放的地球上！因此，如此重要和實質的描述，可以在我們內心產生深刻的共鳴。這就是我們被創造的目的。如果我們轉向耶穌來清洗我們的罪並堅持我們的信仰，這正是我們將繼承的。當耶穌向加利利人傳講天國的好消息時，這正是祂所說的！

將會有園藝

如果您問任何人，他們喜歡去日常工作或在他們的花園裡，絕大多數人寧願在他們的花園裡「玩」。在花園裡園藝可帶來一種深刻的安慰、一種來自於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與自然合作並產生美麗和甜蜜的原始滿足感。

幾年前，我拿了幾根長約二十英尺的木桿，在我的後窗外一箭之遙起了一個巨大的圓錐形帳篷。除了前面，我在它周圍種植了牽牛花和豆角，以便有一個清晰的門口。計劃是，在夏天結束之前，我們將擁有一座高聳的花朵金字塔，也可以作為我孩子們的堡壘。當他們藏在裡面時，可以吃掉想要的所有綠豆。我認為這是個完美的計劃。問題是，那一年，由於某種原因，那些植物沒怎樣成長，所以我的「榮耀綠豆金字塔」充其量只是部分成功。這就是現今的生活。也許我會在某時候再次嘗試並獲得更好的成功。但是在未來的時代，先知阿摩司告訴我們，我們所有的園藝冒險都將是完全成功：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耕種的必接續收割的；
喘葡萄的必接續撒種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原文作消化，見約珥三章十八

節)。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擄的歸回；他們必重修荒廢的城邑居住，栽種葡萄園，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園，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將他們栽於本地，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這是耶和華你的神說的。（阿摩司書9：13-15）

農夫超越收割者的意象只是意味著收穫的水果和蔬菜將如此豐富，以至當需要為明年的莊稼耕種田地時，摘水果的人仍然在收割。熱量、雨水、濕度和其他因素都將永遠不會出現太多或不夠的情況。主會呼氣並祝福所有過程的每一步。這片土地上的居民被描繪成種植葡萄園並享受葡萄酒，如種植花園和享受水果。「當那日，你們各人要請鄰舍坐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撒迦利亞書3：10）。當耶穌傳講福音時，祂只是在解釋猶太先知已宣告的事物；祂在解釋主為所有認罪悔改並轉向祂的人所存的所有美好事物。當耶穌宣布天國的福音時，祂所說的就是這些！

再沒有戰爭

我不是和平主義者。我相信，一個充滿邪惡的世界中，有時候不幸的戰爭和暴力反應是必要的。但我也知道，戰爭永遠不會是人應該渴望的，或者覺得高興的。當我考慮到現在患有創傷後遺症或每天都在自殺的美國退伍軍人的數量時，我恨惡戰爭。當我看到伊拉克和敘利亞各國正在發生持續的屠殺和死亡時，我討厭它。這就是每個士兵和和平主義者都能同意在未來歲月裡歡喜的原因，因為「[基督]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

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彌迦書4：3）。主耶穌自己將成為地上的王。祂將解決各國之間的爭端，不再有任何戰爭。人不再製造導彈，而是組裝農業儀器。孩子在床上不會再因附近的砲彈隆隆聲下而顫抖整夜。父母再也不會因為參戰而離家。不再有義肢或創傷性腦損傷。不再有簡易爆炸裝置。戰爭的所有恐怖將永遠成為過去。這是未來時代的本質。當耶穌向人們宣告天國的福音時，這是祂信息的一個組成部分。

身體的復活

對於許多人來說，地上物質的永恆的想法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然而，聖經由始至終都教導身體的復活和地球的救贖。來世在靈界中永久漂浮是希臘哲學所教導的。雖然這種信仰在許多方面已成為教會中的一種主要思維模式，但它實際上敗壞了聖經盼望的真理。雖然未來身體的復活與許多人一直以來所教導的不同，但是當我們談論將來在榮耀、贖回、復興的創造中園藝時，所有人都會產生深刻的共鳴。談論這些事遠遠超乎談論在彩雲中非實體狀態的永遠漂浮。我們心中會帶著渴望的跳躍。《天堂》一書的作者蘭迪·阿爾康（Randy Alcorn）準確地解釋了這種動態：

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想成為幽靈的人。復活後的耶穌向害怕的門徒保證，「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然而，我們想像來世成為鬼魂——一個門徒們害怕的和耶穌應許祂不是的東西。

我們的身體和神給予的食慾和味蕾不允許我們吃碎石。為甚麼？因為祂不是創造我們吃碎石的。試圖培養對在非物質天堂中無實體的胃口，就像試圖培養對礫石的胃口一樣。沒有可能的，也不應該的。

神使我們渴望的，也就是我們因此渴望的，正是神對跟隨耶穌的人所應許的：復活的生命在復活的身體中，與復活的基督在復活的地上。我們的願望精確相符神的計劃。這不是我們發的春秋大夢，然後想其夢想成真。相反，我們想要它的原因正是因為它確實存在和將存在。復活的人活在復活的宇宙中並不是我們的想法，而是神的旨意。²

當耶穌宣揚天國的福音時，這正是祂所宣告的。審判日在即，耶穌呼召每個人悔改。我們都將繼承義人復活的永生或不義復活的永死。

無千禧年主義者對聖經見證的敗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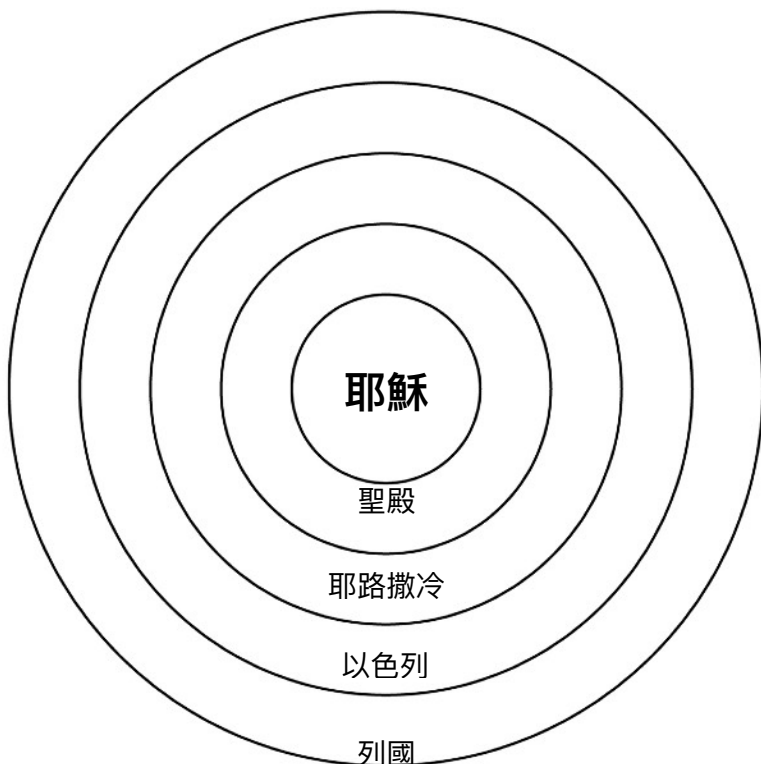
在整個教會歷史中，基督徒被教導了兩件關於來世的事情。首先，他們被教導，基督徒的希望和命運是在一個無實體狀態而不是在地球上天國。其次，因為神與猶太人一刀兩斷，即將來臨的神的國將沒有任何明顯的猶太特徵。這種信念就是

所謂的無千禧年主義。在教會歷史中，這是廣大部分基督徒的主要信仰。然而，自從學者安東尼·霍克瑪（Anthony Hoekema）（1988年）的寫作以來，許多基督教神學家已經開始看到他們方式的錯誤，現在承認神的國度將實現在地球上。真棒！看到基督教神學家擺脫希臘哲學的敗壞，並回到聖經的見證，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但這還不夠。儘管他們承認了以往關於天國的錯誤，無千禧年主義者還是繼續爭辯說即將來臨的天國決不為猶太王國。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討論天國的猶太性質。

8.

猶太王國的復興

儘管我們在上一章中回顧了所有關於即將來臨的國度的各種美妙和光榮的描述，它們只是聖經所描述的冰山一角。除了作為一個恢復的伊甸園，一個榮耀的農業烏托邦，我們必須認清聖經正正描述了一個榮耀的猶太王國。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聖經的見證是徹底、一致和明確的。在耶穌回來之後，以色列王國將作為列國的領袖。在以色列民族的中心將是耶路撒冷和聖殿，猶太國王耶穌將從那裏統治祂的子民。許多描述這時代世界的中心段落描繪了一個完全獨特的猶太民族，並有外邦人充分受益於那個時代的所有祝福。下圖描繪了聖經中描述千禧年期間的全球秩序。



雖然以下的調查遠非全面，但讓我們查考一些講述了未來時代的猶太性質較為突出的經文。

大衛的寶座

我們應該強調未來時代的第一個特徵，即整本聖經中重複的主題，是彌賽亞耶穌將坐在耶路撒冷錫安山上的「大衛寶

座」。當然，在整本聖經中，「大衛寶座」一詞顯然是猶太王朝的權柄所在。錫安這個詞最初指的是耶路撒冷東南邊緣的山丘，「大衛城」的所在地（見撒母耳記下5：7-9），最終成為聖殿、耶路撒冷、甚至整個以色列的同義詞。

任何將此術語理解為大衛（猶太）皇室王朝以外的任何東西都錯失了它在整本聖經中所傳達的明確含義。我們已經回顧了大衛之約，神向大衛王應許他的寶座將永垂不朽，大衛的「後裔」永遠從中統治：

並且我耶和華應許你，必為你建立家室。你壽數滿足、與你列祖同睡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也必堅定他的國。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原文作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撒母耳記上7：11-16）

大衛之約，一個復興猶太王國的應許，在整本聖經中重複了許多次。在詩篇110篇中，耶和華對彌賽亞說：「耶和華對我主說：祢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祢仇敵作祢的腳凳。耶和華必使祢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祢要在祢仇敵中掌權。」（1-2節）。

以賽亞書中另一個著名的彌賽亞預言告訴我們，一個應許的孩子將出生並且在大衛的寶座上永遠統治：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以賽亞書9：6-7；重點補充）

其後，以賽亞也說「必有寶座因慈愛堅立；必有一位誠實實坐在其上，在大衛帳幕中」（以賽亞書16：5）。

從耶利米的預言中可見神對以色列和大衛作出的應許的另一個深刻的重複：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應許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當那日子，那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祂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在那日子猶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祂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耶利米書33：14-16）

這段經文包含了亞伯拉罕和大衛的聖約中的重要元素。首先，提到「以色列家和猶大家」是由於這兩個聖約。第二，「大衛公義的苗裔」這個短語是另一個明確提及大衛王的應許後裔，將專門統治和保護以色列和猶大。

我們必須注意到對北方和南方王國的提及。耶穌不僅會統治「以色列家」，還會統治「猶大家」，將「以色列全家」復興和統一起來。

無千禧年主義和大衛之約

我們必須明白到，無千禧年主義以寓言或非逐字方式解讀所有這些涉及未來復興猶太王國的預言。例如，根據湯姆·賴特（Tom N.T. Wright）所說，耶路撒冷城「只是一個先行隱喻。」¹ 根據無千禧年主義的觀點，無論我們是在談論以色列、土地、聖殿、耶路撒冷、還是猶太王國，這些都不是從字面理解的。他們幾乎都將其解釋為隱喻更好的東西，但與他們的歷史對應物截然不同。當然，事實上即將來臨的事情將比歷史悠久的猶太聖殿或古代猶太王國更好，但說它們將跟神所應許的完全不同，說明了，就是指責祂不誠實。神所應許的必會實現。這並不是說聖經不使用隱喻或像徵性語言。但當我們查探無千禧年主義者必須怎樣七彎八扭，以像徵性方式重新解釋這些普遍的聖經主題，同時沒有任何明顯的猶太特徵，就會真正覺得其觀點與荒謬相悖。讓我們認真對待十八世紀彌賽亞猶太信徒大衛·巴隆（David Baron）的評論，他警告不要過份「靈性化以色列和錫安的預言為教會」：

我承認這種解釋體系沒有一致性，並使神的話語成為世界上最無意義和難以理解的書。例如，我們在這裡讀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擄的人歸回；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耶利米書30：3）若

以色列是教會，誰是猶大？若猶大是教會，誰是以色列？教會忍受的「囚禁」是甚麼？教會被驅逐出的「土地」在哪裡，並歸還到哪裏？²

有過百個類似例子可供參考。簡而言之，無千禧年主義的觀點根本不能與聖經的任何直接解讀相協調，因為聖經一再肯定猶太王國未來的復興。在新約聖經中，連一絲暗示新約取代或廢除對恢復大衛王未來國度的承諾都沒有。

來自東方的博士從字面上接受了這些預言，就問及有關將來坐在大衛王位統治猶太王國的彌賽亞：「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馬太福音2：2；重點補充）。當然，那些東方博士是正確的。猶太人之王誕生了！後來，就在祂被釘十字架之前，「耶穌站在巡撫面前；巡撫問祂說：『祢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說：『你說的是。』」（馬太福音27：11）。是的，耶穌完全理解並肯定自己是猶太人的王，有朝一日祂將統治一個可以持續到永遠的復興猶太國。除非我們宣告猶太王將從耶路撒冷統治世界的未來，否則就是削減和歪曲使徒們認識的福音。

以色列將作為列國之首

一位猶太人不僅會回歸作為猶太人的王，而且祂將統治世界。祂將統治復興的猶太王國，而這個王國將高於列國。在以賽亞的預言中，我們發現至少有兩個描述即將來臨的猶太王國的最重要的預言。首個預言是在第二章中找到：

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祂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祂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祂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以賽亞書2：1-4）

我們必須關注的關鍵詞是：「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在整本聖經中，「山」是用來指王國或國家（見耶利米書51：25；但以理書2：35；俄巴底亞；詩篇30：7；72：3；啟示錄17：9-11）。所以耶和華殿的王國（猶大和耶路撒冷）將成為地上列國的領袖，這些國家將「流」到耶路撒冷。全地的律法將從以色列出來。這段經文清楚地表明，在即將來臨的千禧年中，不同的國家將繼續存在，但以色列將成為他們的崇高領袖。

先知阿莫斯也描述了猶太（大衛）王國未來的復興。這個王國將「得」許多其他國家：「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餘剩的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此乃行這事的耶和華說的。」（阿摩司書9：11-12）。（「得」其他國家是指他們對這些國家的領導。）

以賽亞預言的最後七章也有很多關於未來時代的說法。第60章，談到即將來臨的猶太王國，以賽亞開始歡呼：「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祂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1-2節）。再一次，以色列被描述為地球的中心，其他國家被她的領導所吸引：「萬國要來就妳的光；君王要來就妳發現的光輝。」（第3節）。此後，外國人將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帶回以色列家中：「妳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妳這裡。妳的眾子從遠方而來；妳的眾女也被懷抱而來。」（第4節）。然後是來自各方的外邦人的榮耀畫面，要向以色列國致敬，表示榮譽，並將貢物帶上：

那時，妳看見就有光榮；妳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妳；列國的財寶也必來歸妳。成群的駱駝，並米甸和以法的獨峰駝必遮滿妳；示巴的眾人都必來到；要奉上黃金乳香，又要傳說耶和華的讚美。基達的羊群都必聚集到妳這裡，尼拜約的公羊要供妳使用，在我壇上必蒙悅納；我必榮耀我榮耀的殿。那些飛來如雲、又如鴿子向窗戶飛回的是誰呢？眾海島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隻，將妳的眾子連他們的金銀從遠方一同帶來，都為耶和華妳神的名，又為以色列的聖者，因為祂已經榮耀了妳。（5-9節）

除了把猶太人從列國被帶回自己的祖國，再加上巨大的財富和貢物外，外邦人還將幫助建立王國，為榮耀王國獻上自己的勞力：

外邦人必建築妳的城牆；他們的王必服事妳。我曾發怒擊打妳，現今卻施恩憐恤妳。妳的城門必時常開放，晝夜不關；使人把列國的財物帶來歸妳，並將他們的君王牽引而來。哪一邦哪一國不事奉妳，就必滅亡，也必全然荒廢。利巴嫩的榮耀，就是松樹、杉樹、黃楊樹，都必一同歸妳，為要修飾我聖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腳踏之處得榮耀。（10-13節）

即使是以色列那些最大的敵人，也會在以色列人面前跪拜，並且承認他們確是主所揀選榮耀祂名的人。想像一下，來自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敘利亞、約旦、伊朗和整個地區的國家來到向以色列「屈身」，宣稱耶路撒冷確實是耶和華全能神之城：「素來苦待妳的，他的子孫都必屈身來就妳；藐視妳的，都要在妳腳下跪拜。他們要稱妳為『耶和華的城』，為『以色列聖者的錫安』。妳雖然被撇棄被厭惡，甚至無人經過，我卻使妳變為永遠的榮華，成為累代的喜樂。」（14-15節）。

我最近和與女兒一起上課的一個孩子的穆斯林父母談話。我正坐在那裡讀英國聖經老師大衛·帕森（David Pawson）的一本名為「捍衛基督教錫安主義」的書，引起了這兩位友好穆斯林的注意，然而稍微尷尬的談話開始了。他們都表示，對於穆斯林來說，**錫安**這個詞充滿了巨大的負面含義。事實上，這是他們所知最糟糕的詞。當然，我試圖解釋錫安的實際聖經含義，以減輕他們的非理性恐懼，並在過程中分享一點福音，但這沒有減輕他們對**錫安主義**的焦慮。我理解這個詞

讓人想起的仇恨，便聯想到以賽亞書中的這段經文。想像一下人海茫茫的（前）穆斯林，悔改來到以色列，並宣布耶路撒冷是「耶和華的城」，為「以色列聖者的錫安」。這真的是奧妙！這將是神蹟中的神蹟，一個深切的和解時刻！然而，這正是以賽亞所記載的。**來吧，主耶穌！**

最後，在以賽亞書61章中，猶太人以及那些來自列國的人將重建在大災難最後三年半中被摧毀的以色列（我們將在後面更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

他們必修造已久的荒場，建立先前淒涼之處，重修歷代荒涼之城。那時，外人必起來牧放你們的羊群；外邦人必作你們耕種田地的，修理葡萄園的。你們倒要稱為耶和華的祭司；人必稱你們為我們神的僕役。你們必吃用列國的財物，因得他們的榮耀自誇。（以賽亞書61：4-6）

正如您所見，「外人」（外國人的聖經術語）將幫助以色列重建王國。以色列被描繪為享有崇高地位，並享受列國的財富。

千禧年之朝聖

先知撒迦利亞在描述末日有針對耶路撒冷的軍事集會和之後耶穌在橄欖山上的歸來，然後繼續詳細預言每年將要發生的宏偉朝聖。各國將前往耶路撒冷敬拜耶穌並慶祝住棚節（希

伯來語：Sukkot）。每年，來自全球各國的許多人將為此前往耶路撒冷。細想這幅極其震撼的畫面：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在他們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來，雨也不降在他們的地上；凡不上來守住棚節的列國人，耶和華也必用這災攻擊他們。（撒迦利亞書14：16-18）

以賽亞也談到國家的榮耀像江河一樣流淌到耶路撒冷的這個主題：「我要使平安延及她，好像江河，使列國的榮耀延及她，如同漲溢的河」（以賽亞書66：12）。在這段時間裡，「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將祂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祂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以賽亞書2：3）。耶穌在宣布天國福音時說的所有奇妙事物中，即將來臨的「大君的京城」（馬太福音5：35）年度朝聖，就是其中之一。

伊斯蘭教的大假冒

當然，我很難想像每年列國流入耶路撒冷崇拜耶穌的畫面，而我的思緒在很多方面都轉向了這個時代的大假冒：穆斯林到麥加朝覲。伊斯蘭教的五個基本「支柱」之一，是每個能夠籌集必要資金的穆斯林信徒，他們一生至少應該進行一次朝

觀。由於每年都有大量穆斯林朝覲，麥加大清真寺（又稱禁寺）是地球上旅遊量最高的地方。

有一系列傳統（阿拉伯語：ahadeeth）涉及前往麥加親吻嵌入稱為克爾白（Kaaba，「立方體」）的神殿角落的黑石。穆斯林的傳統認為，這塊黑石從天而降：「阿拉的使者（阿拉的平安和祝福在他身上）說：『黑石從天堂降下來。』」³ 這與在第一世紀關於亞底米（Artemis）的形象（見使徒行傳 19：24）的以弗所傳統非常相似：「那城裡的書記安撫了眾人，就說：『以弗所人哪，誰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亞底米的廟和從丟斯那裡落下來的像呢？』」（使徒行傳 19：35）。不出所料，亞底米雕像的頭部也是由黑色隕石雕刻製成，就像鑲嵌在克爾白角落的黑石一樣。

穆斯林認為黑石有能力吸收和消除親吻或觸摸它的人的罪：「當黑石從天堂下來時，它比牛奶更白，但亞當的子孫的罪惡使它變成黑色。」⁴

所以，根據這些「神聖」的傳統，當一個穆斯林在朝覲期間來到黑石時，他們生命中的所有罪行在那一刻被抹乾淨了：「阿拉的使者……說：『觸摸 [黑石] 是贖罪。』」

奇怪的是，據說黑石會變活，擁有眼睛和嘴巴，並且在復活和審判日上作為證人——譴責或赦免其吸收罪行的人：「阿拉的使者……說關於黑石：『阿拉會在復活之日將它帶出來，它將會用兩隻眼睛看到，它會用一條舌頭說話，它會為那些真誠觸摸它的人作證。』」⁶

一方面，聖經說所有人每年都要到耶路撒冷朝聖，敬拜將坐在耶路撒冷聖殿中心的主耶穌。另一方面，各國的穆斯林每年都會來親吻麥加大清真寺中心的黑石。當然，這是純粹的偶像崇拜和伊斯蘭異教根源的明顯殘餘。伊斯蘭朝覲毫無疑問是撒旦假冒神所命定每年列國將流向耶路撒冷敬拜主耶穌的真正朝聖的偽造品！

猶太聖殿將會重建

猶太聖殿的重建或許是經文中描述未來、彌賽亞和以色列千禧國度的最詳盡和最神奇的部分之一。以西結書40至48章是一篇有關以色列將會有一個字面、未來、救世的千禧國度的預言，也是無千禧年主義者最難以否認的。因為這九章包含了如此大量的細節，任何以像徵性或隱喻方式解釋去它們的人，都不可避免導成奇怪的猜測，甚至會使奧利金（Origen）臉紅。

該異像的第一部分從第40-43章開始，其中以西結在天使帶領下遊覽在耶路撒冷的未來猶太聖殿。請思量以下的經節：

我見殿四圍有牆。那人手拿量度的竿，長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他用竿量牆，厚一竿，高一竿。他到了朝東的門，就上門的臺階，量門的這檻，寬一竿；又量門的那檻，寬一竿。又有衛房，每房長一竿，寬一竿，相隔五肘。門檻，就是挨著向殿的廊門檻，寬一竿。（結40：5-7）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非常詳細的聖殿平面圖。但如果這描述還沒有令人鼓舞，我相信以下的描述會。

第11節說到利未支派祭司的職責：「必為民宰殺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們。」我知道這可能不會吸引每位讀者，但就我而言，燒烤香氣是棒極的。我的鄰居有個叫做Big Green Egg的東西——一個大型的綠色瓷器炊具——可以用作烤架、烤箱或煙燻爐。有時他從早到晚慢慢煙燻。幸福的香氣瀰漫鄰里。這就是未來猶太聖殿晝夜散發馨香的一瞥。讓所有素食者大喊，「哈利路亞！」

但除了烤肉的香氣之外，還會有香的飄香。出埃及記中描述了在祭壇上獻香的具體配方：「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喜列、喜利比拿；這馨香的香料和淨乳香各樣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這些加上鹽，按做香之法做成清淨聖潔的香。』」（出埃及記30：34-35）。

我一直對天主教或東正教的神父和牧師所使用的樹脂香有獨特偏好。即使人們在化學成分、人造香料和合成香料的領域開疆拓土，卻根本無法與神創造味道和香氣的精緻、複雜和多樣化相提並論。誰可以複製大蒜、生薑、高良薑或牙買加肉桂的獨特風味，或茉莉花或梔子花的香味？當然，我們傾於將視覺和聽覺視為最強大的感官。我們都知道，無論是多麼美妙的構圖，一張照片無法完全捕捉到在沙漠中看到美麗多彩日落的震撼。錄音也不能真正捕捉到您最喜愛的現場音樂演奏分層共鳴的激烈。香氣同樣存在著激發人記憶、情感和想像力的力量。我喜歡想像即將來臨的耶路撒冷城的榮耀：那裡烤肉和神

聖配香的香氣將持續瀰漫聖殿附近的空氣，混合著崇拜合唱團唱出的天籟旋律，永遠地榮耀主。這些所有都應該讓我們的心喜樂！在諸如此類的段落中，我們不僅對即將來臨的天國有了描述，也可以意識到這是一個徹底的猶太王國。當耶穌傳講天國的福音時，這是祂所宣告的基本部分。

耶路撒冷河

以西結書47章中的描述令我深受感動。讓我給您們一點背景。我是在波士頓以南約二十五英里的地方長大，離大西洋只有十四英里。父親一生是商業的竿板漁夫。早在我記憶中，我和爸爸經常一起在水面上，如在科德角灣（Cape Cod Bay）、巴扎德灣（Buzzard's Bay）、楠塔基特灣（Nantucket Sound）以及斯蒂爾瓦根海岸（Stellwagen Bank）捕撈。

正如之前提到，我以前是一個非常反叛的少年。當我十九歲開始信主時，我生命中突如其來的戲劇性轉變，是我父親在五十二歲時來到主面前的一個重要因素。主對我的家人如此仁慈和恩待。信主一年半後，我搬到美國中西部入讀聖經學校。但是，原本打算是暫時的搬遷，演變為二十多年的落地生根。雖然我多次回訪老家，但我從沒再和父親一起去釣魚。幾年前，我父親宣布他處於黃斑變性的末期，並正失去視力，他的釣魚時間很快就要結束了。再者我有一個大家庭（我的妻子和五個孩子）和一個非常繁忙的日程安排，所以很懷疑再能和父親一起出海。只是這個想法足以令我心碎。但當我讀到以西結預言下一部分所述的即將來臨的彌賽亞王國，其中一條河將從耶路撒冷向南流出，將死海變成一個充滿魚的淡水湖，我的

心就雀躍起來。我很慶幸能與父親在未來的歲月裡會有釣魚的機會！在最近到約旦訪問一些傳道士朋友時，我們前往死海東岸。當我站在那熱的、鹹的、油性的鹽水中，望著這個無魚的巨大湖泊時，我就思索著以西結的預言。**有一天，我和爸爸會一起去這裡釣魚。**我挑戰任何喜歡釣魚的人閱讀下面的段落而不對即將來臨的彌賽亞王國感到興奮：

這水往東方流去，必下到亞拉巴，直到海。所發出來的水必流入鹽海，使水變甜（原文作得醫治）。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活，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海水也變甜了。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漁夫站在河邊，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都作曬（或作：張）網之處。那魚各從其類，好像大海的魚甚多。（以西結書47：8-10）

毋庸置疑，這個好消息強而有力地在我心中傳揚，啟發我的心靈建立希望在未來的歲月中。當我想到福音——天國的好消息——這段經文始終是在我心中的最前端。這是主耶穌所傳的天國的福音。

新約聖經的彌賽亞王國

雖然取代主義者聲稱新約聖經「重新解釋」（閱讀：改變）舊約聖經中發現的共同概念，但每當新約聖經引用神的國，都是徹底反映並繼承了舊約聖經的主題。在路加福音，天使加百列向馬利亞宣布了她將懷孕生子。他使用了猶太術語和

描述：「妳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祂祖大衛的位給祂。祂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祂的國也沒有窮盡。」（路加福音1：31-33）。請注意，加百列告訴年輕的馬利亞，她的兒子將獲得「祂祖大衛的位」，並將「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

很久以後，主耶穌和祂的門徒談到祂回來和登基的時候，也使用了猶太描述。在馬太福音19章中，我們看到耶穌宣講天國福音的一個完美例子：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有古卷加：妻子）兒女、田地的，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第28-29節）

這段經文暗示十二個門徒中的每一個都代表十二支派中的一個。還可以多猶太呢？主耶穌談到在未來復興所有十二支派的事實表明，祂確實在期待一個完全復興的猶太王國。

以色列國的復興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段經文，證明耶穌的福音確實集中在即將來臨的猶太王國。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並在祂的門徒顯現祂不朽復活之身時，祂的門徒們問：「主啊，祢復興以

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使徒行傳1：6-7）

請注意，主沒有責備祂門徒提出的問題（當他們提出不好的問題時，祂曾多次責備）。相反，在拒絕回答時間的同時，祂向門徒們保證，在父定下的適當時間，祂會回歸並恢復以色列國。耶穌沒有重新想像這個國，也沒有重新解讀這個國。祂來是為了以色列國未來的復興。

在五旬節不久之後，當彼得向猶太人傳福音時，特別回顧耶穌的話語，並談到「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神從創世以來、藉著聖先知的口所說的。」（使徒行傳3：21）。希臘原文的「復興」一詞是ἀποκατάστασις。根據Thayer的希臘語詞典，它意味著「不僅恢復真正的神權政治，而且恢復在墮落之前存在的更完美狀態。」⁷「復興」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回歸到以前存在的狀態。倘若將來的王國完全沒有任何猶太的特徵，那就不是復興。事實上，在對使徒行傳中這些經文的解釋，復原主義和替代神學之間的區別更為明顯。如果我們閱讀由替代神學家對使徒行傳1：6-7所寫的的評論，我們發現很多嘲笑門徒有這樣一個根本錯誤的觀點是「一無所知」、「渾然不覺」和「脫節」。正如加里·伯奇（Gary M. Burge）所說，「[門徒們]完全錯了。」⁸甚至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在對這段經文的評論中指出，「耶穌一定是看著門徒並思考，你們多麼愚蠢！」⁹那麼，為甚麼彼得在僅僅兩章之後，在聖靈的恩膏之下，仍在傳講大衛的神權統治的復興？如果您從舊約聖經的許多明確應許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經文——如耶穌的門徒——那麼這段經文就非常簡單易懂。當耶穌在父所指定的時間回來

時，祂將按照神不變和可靠的應許，復興以色列大衛的國。當耶穌走向加利利並宣告天國的好消息時，猶太王國的復興正是祂所傳講的！

「和撒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約翰福音12：13）

第二部分

兩千年來的取代主義和猶太仇恨

基督徒的猶太仇恨：由開始到第四世紀

每個研究教會歷史的基督徒很快會意識到，不對路的事情從早期就已經開始發生了。基督信仰最初由一個受外邦人歡迎的猶太教派，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完全拋棄猶太身份的外邦主導體，並對任何沒有改信基督的猶太人極其蔑視。本章的目的是展示取代主義與以色列——神的聖約人民——的長期連續性仇恨、迫害和苦難的歷史之間的明確聯繫。

反猶主義還是猶太仇恨？

今天，當人們談到對猶太人的仇恨時，他們使用「反閃米特族主義（anti-Semitism）」一詞來描述憎恨猶太人的人為「反閃族人（anti-Semite）」。這個詞在1881年由德國激進民族主義猶太仇恨者威廉·馬爾（Wilhelm Marr）首次推廣。從那時起，這個詞幾乎取代了德語單詞 *Judenhass*（猶太仇恨）。反閃米特族主義在技術上可意味著較科學的參考，邏輯上是對所有閃米特人的仇恨，其中必應包括阿拉伯人。我曾多次目睹阿拉伯穆斯林聲稱他們不可能是反閃族人，因為他們自己也是閃米特人。為了避免任何這類的廢話，我選擇直接使用「猶太仇恨者」，或「反猶」等的術語。

新約聖經有否促進了猶太仇恨？

在研究基督教仇恨猶太人的主題時，我們會發現非基督徒作者共同主張這仇恨是植根於新約聖經。在世俗文學中，新約聖經促進了猶太仇恨的說法，幾乎已成定局。然而，這一說法存在明顯的問題。在新約聖經中，我們所看到的基本上是一個家族爭議。毫無疑問，有些段落包含了非常強烈的指控和嚴厲的措辭，但這些情況都是一個猶太人或學派對其他猶太人譴責的例子。在舊約聖經中，我們可以很容易找到希伯來先知提出類似的指控，但這些指控從未被解讀為猶太仇恨的促使。家族糾紛就只不過是家族糾紛。但是，當後來外邦基督徒開始使用這些經文或非常相似的語言來為他們的親外邦、反猶太議程護航時，這倒是另一回事。早期基督徒的著作不僅使用新約聖經，還使用舊約聖經來為反猶主義辯論和指責。我們必須承認這是外邦人對聖經的基本濫用，以促進反猶議程。問題不在於新舊約聖經，而是在於那些因墮入傲慢而濫用，完全沒有註意到經文中的警告（羅馬書11：20-25）。

取代主義作為猶太仇恨的基礎

若教會沒有拒絕保羅的警告，那麼歷史上逼迫猶太人的行為都不可能發生。正如我們將看到，在過去兩千年，取代主義是全世界猶太仇恨和迫害的基礎和驅動思想。以下是定義基督教取代主義神學的主要思想。儘管各派教師常以不同方式表達這些觀點，但以下的基本概念都是所有取代主義者共有的：

- 教會是新和真正的以色列
- 以色列不再是神的子民
- 公元70年聖殿和耶路撒冷的毀滅是神公開棄絕以色列為祂的子民
- 以色列國的棄絕是永久性的
- 以色列繼續遭受不服從的詛咒是應得的
- 因為他們不信、拒絕和殺害耶穌而受到集體的譴責，所以自公元70年以來猶太人的苦難是神公義審判的結果
- 猶太人因不服從而受到神的詛咒
- 因此，猶太人的痛苦是自作自受的
- 今天自稱為猶太人是福音和教會的敵人

雖然不是每個取代主義者都將這些信念帶入他們的邏輯結論，但歷史證明，當接受了取代主義後，最非基督的行為就會陸續實現。當我們調查教會歷史中的著名領導者和神學家所表達的許多評論時，所有都是以直接、重複和惡毒的方式表達。事實上，由聲稱全體人民被神永遠棄絕和詛咒，到仇恨和暴力行為只是一小步。大多數情況下，只要把少許政治力量放在支持這些評論的人手中，最令人髮指的行為很快就會出現。讓我們考慮以下部分罪證確鑿的清單。

基督徒取代主義和猶太仇恨的時間線

公元115 —— 在馬格尼西亞人 (Magnesians) 的書信中，安提阿主教伊納爵 (Ignatius, bishop of Antioch) 認為，任何形式的猶太教都與耶穌作為彌賽亞的信仰水火不容。「若直到今日我們都依照猶太教的方式生活，我們仍沒有得到恩典。」¹

可想而知，若一生以法利賽猶太人身份去事工的使徒保羅閱讀此譴責（參見使徒行傳18：18；21：26；23：6；腓3：6），他會是多麼震驚和悲傷。

保羅很清楚地表明，在外邦人悔改他們的罪並將他們的信仰放在神和彌賽亞耶穌之前，他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以弗所書2：12）。他還將教會的起點描述為悔改的外邦人——前異教徒——進入以色列聯邦並被嫁接到猶太人的橄欖樹上（羅馬書11：17-19）。保羅用橄欖樹的比喻提醒外邦人「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羅馬書11：18；重點補充）。然而根據伊納爵的說法，是猶太人來到基督教會。伊納爵從根本上顛倒了這個等式：「談論耶穌基督和實行猶太教是滔天的。因為基督教不相信猶太教，而是猶太教相信基督教。」²

「我們的聖約」

公元120年——在巴拿巴（Barnabas）的書信中，我們已發現強烈的取代主義情緒。一再提到基督徒是「新的」人民，猶太人是永被棄絕的人民。信裏的一段還聲稱新約是「我們的聖約」，甚至沒有受予猶太人。正如我們在上章看到，通過先知耶利米，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耶利米書31：31；重點補充）。但是巴拿巴聲稱以色列不僅沒有新約，而且當摩西在西乃山下打破兩塊法版的那一刻，猶太人永遠「失去了它」：

有人在罪中堆積罪，說我們的聖約也留在他們身上。我們的是；但是當摩西剛收到它時，他們永遠以這種方式失去了它。經文說：摩西不吃不喝四十晝夜，並接受了主的約，就是耶和華用指頭所寫的石碑。但他們轉向偶像而失去了它。耶和華如此說：摩西，摩西，下去吧，因為你的百姓，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敗壞了。摩西明白了，從他手里扔破兩塊法版；並且他們的聖約被破成碎片，以因我們信耶穌的盼望可把祂的聖約密封在我們的心。³

「我們是真正的以色列族」

公元150年——在殉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的《與猶太人特里菲的對話》（Dialogue with Trypho the Jew），我們開始發現一個更健全的取代主義神學。對特里菲說話時，游斯丁說：「皆因神賜福這些人（教會），並稱他們為以色列和祂的產業，你們怎麼不悔改自欺的習慣，好像只有你們是以色列人，並且說三道四神賜福的人呢？」⁴

游斯丁的話讓特里菲感到困惑，然後特里菲問，「甚麼？你們是以色列嗎？祂說這些事情是關於你們的嗎？」游斯丁後來回應說：「基督是以色列和雅各，如此，我們從基督的腸子裡被挖出來，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⁵

在主耶穌結束傳道一百多年之後，外邦基督徒已經開始將自己視為「真正的以色列族」。這是極其危險的思想。請跟

着我的思路想想。如果教會是「真正的以色列族」，那麼猶太人是否是一個虛假的以色列族？或者他們根本不是一個種族？如果猶太人不再是以色列人，那麼他們是誰？一旦一個群體的身份和存在在理論上被剝奪，那麼有人試圖從實際上剝奪他們的存在，就只是遲早問題。儘管如此慘絕人寰，在接下來的兩千年裡，外邦多數的基督教會是新或真正的以色列此信念已主導了教會思想，甚至直至今日。超過1800多年的取代主義影響導致了持續劣跡昭著的仇恨和虐待。

「你們現在承受應得的苦」

游斯丁不僅宣稱猶太人已被教會所取代，他還對亞伯拉罕之約的記號進行了徹底的重新解釋。割禮當然是神賜給以色列人的記號，表明他們已通過祂與他們所立的約被分別出來。游斯丁將這個承諾的記號與安息日一起消極地重新解釋為神單獨挑以色列的出來受永遠「公正的苦」：

來自亞伯拉罕的肉體割禮給予了一個記號；讓你們與我們列國分開；並且讓你們現在承受應得的苦；讓你們的土地荒涼，你們的城被火焚燒；讓陌生人在你們面前吃你們的水果，而你們中的任何一人都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因為除了你們的肉體割禮以外，其他人都認不出你們……正如我之前所說，由於你們的罪和你們祖先的罪，除了其他的律戒之外，神強加給你們遵守安息日作為記號。⁶

這就是取代主義的危險邏輯顯而易見之處。一旦猶太人被視為被神拒絕並受到公正的懲罰，那麼幾乎對他們任何形式的虐待都是可以接受的。畢竟，肆虐者只是在執行神的旨意而已。這種虐待很快成為了基督徒與猶太人關係的正常部分。

虛無的人

公元165年——薩迪斯的梅利托（Melito of Sardis）是現代土耳其地區士麥那附近的薩迪斯主教，寫了一篇題為「在復活節上」（On the Pascha）的講課。在其中，梅利托完美地闡述了猶太人被神棄絕的神學：「在教會興起之前，以色列人是寶貴的，在福音被闡明之前，律法是奇妙的。但是當教會崛起並且福音佔先時，這個模式就變得空洞，讓它向現實低頭……當教會出現時，[以色列]人就變成虛無。」⁷

注意梅利托對取代主義的闡述。如果神親自使以色列的聖殿、律法和以色列國成為過去的事物，那麼從邏輯上說，是神自己使被這些事物定義的以色列人「變成虛無」。久以時日，以色列不再是一個民族。更糟糕的是，為努力去實現這一想法成為了教會使命的正常一部分。

永遠被神棄絕

公元210年——堪稱第三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家，羅馬的希波呂托斯（Hippolytus of Rome）寫下《對猶太人的說明性論述》。

希波呂托斯擴展了猶太人犯下殺害主耶穌（神殺）而集體罪疚的主題。無論是在這個時代或下個時代，他們都已經永遠與神隔絕了：

現在，向我側耳，傾聽我的話，並留心，你這些猶太人。很多時你們誇耀自己，因為你們定罪拿撒勒人耶穌致死，給祂喝醋和膽汁；而你因此嘲諷。因此，以色列，讓我們一起細想一下你們有否不公正地誇耀自己，〔和〕這少量的醋和膽汁有否令可怕的威脅降臨到你們身上，〔和〕是否你們現在涉及到無數麻煩的原因……然後聽聽以下的內容：「願他們的眼睛昏矇，不得看見。」當然，你們靈魂的眼已經被徹底和永恆的漆黑昏矇了……我現在引用所羅門講述基督的預言，並清楚明白地宣布有關猶太人的事；那些不僅現已降臨於他們身上的事，而且那些會在未來降臨於他們身上的事，皆因他們向生命之王拒不服從和斗膽。⁸

希波呂托斯不僅聲稱神對猶太人的拒絕是「永遠」的，還說他們的受苦和集體懲罰是永久的。

教會多快忘記了保羅的話。他說，雖然他們拒絕了他們的彌賽亞並「跌倒了」，但墮落的狀態根本不是永久性的：「我且說，神棄絕了他的百姓嗎？斷乎沒有！……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永久〕跌倒嗎？斷乎不是！」（羅馬書11：1，2，11）。

據保羅說，猶太人是部分和暫時的硬心，但在適當的時候，他們都將完全回復到他們的神（25-26節）。他們復興的結果將是「為外邦人的富足」和「死而復生」（第12，15節）。然而，教會很早已經聲稱猶太人被神永久拒絕。如果今天調查所有取代主義者的著作，哪怕會發現這個重複了千次的錯誤。

「他們殺了神的兒子」

一個種族能犯下甚麼彌天大罪，使他們永遠遭受痛苦？當然，答案是這種龐大的痛苦只能來自殺死主耶穌此終極和無赦的罪惡。希波呂托斯就是表達這樣的：

但是先知啊，告訴我們，為甚麼這座聖殿是荒涼的呢？是因為鑄了一隻牛犢嗎？是因為人們偶像崇拜嗎？是為了先知的血嗎？是為了以色列的通姦和淫亂嗎？他說，絕不是；因為在所有這些違法行為中，他們總找到可得到的赦免和善意；但那是因為他們殺了〔神的〕兒子……⁹

在教會的大部分歷史中，廣泛存在所有猶太人都因殺害耶穌而被集體定罪，以及罪行在遺傳上被傳承的觀念。教會多個領袖、神學家和「聖徒」的例子遵循了這個時間表。這個想法可能部分源於對馬太福音中的一段經文的誤用。在那裡我們讀到耶穌時代的猶太人吶喊讓耶穌的血歸到他們和他們的子孫身上：

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眾人都回答說：「祂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於是彼拉多釋放巴拉巴給他們，把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架。（馬太福音27：24-26）

當然，試圖將耶穌的死定罪於任何特定種族，這做法有兩個問題。首先，耶穌談到自己的生命，「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約翰福音10：18）。換句話說，雖然猶太人和羅馬人共同將祂釘在十字架上，但最終這是祂的決定和計劃。將耶穌的死歸咎於猶太人的第二個明顯問題是這是全人類的集體罪疚。

誰真的殺了耶穌？

根據先知以賽亞的說法，不僅是猶太人的罪，而是我們所有人的罪而令耶穌需要放下生命：「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以賽亞書53：6）。基督徒譴責猶太人在耶穌死亡中所謂的集體罪疚歷史悠久，證明了教會對自己的罪惡缺乏了基本的了解，對自己聲稱的憐憫完全缺乏了意識。在終極的矛盾中，通過迫害神所立約的人，教會基本上將猶太人釘在十字架上，並將無法估量的痛苦和死亡的無辜血債歸到自己的頭上。毫無疑問，在神的眼中，基督徒一直在定自己的罪。今天，教會必須跪倒在地，為過去的罪惡求饒。即使我們自己沒有參與這些罪惡，我們也必須祈禱避免以先輩的可恥方式行走。

「我們的耶穌」

公元220年 —— 下一個可恥的取代主義的例子可以在奧利金（Origen）的著作中找到。他在第三世紀寫下了他「完全相信」猶太人永遠被神棄絕了：「因此，我們可以完全相信猶太人不會回到他們早先的狀況，因為他們犯下反對人類救主陰謀的最可憎的罪行。」¹⁰ 奧利金繼續說道：「因此主耶穌受難之城必被摧毀，猶太民族被驅逐出國，而另一群人（教會）則被神呼召到祝福的揀選中。」¹¹

我們將會反覆找到神摧毀耶路撒冷、猶太聖殿和整個國家的主題，作為神永久棄絕猶太人作為祂子民的證據。但是，如果國家和聖殿的摧毀是神拒絕猶太人的證據，那麼以色列國的重生是否表明神還未與猶太人恩斷義絕？這正是為何現代取代主義者要麼試圖最小化關於以色列復國的神奇和主權重建的許多證據，要麼就是否定其合法化。奧利金繼續使用他的取代主義框架作為發表侮辱和譴責猶太人的言論基礎，所有這些都是因為他們得罪了我們的耶穌，而不是得罪了他們的耶穌：「他們承受這些邪惡的災難是因為他們是個最邪惡的國家，雖然犯了許多其他的罪，但遭受得罪我們的耶穌的懲罰遠比其他罪的懲罰更嚴厲。」¹²

我們再次只能想像使徒保羅對這樣的評論而悲痛，更不用說自稱為「猶太人的王」的耶穌為着奧利金試圖剝奪猶太人的彌賽亞而悲傷（馬太福音27：11）。

法律限制

到了第四世紀初，教會和猶太社群之間的分離變得如似深淵，以至於教會開始限制兩體之間各種形式的互動。隨著時間的推移，限制和法令變得更加約束。

公元306年 —— 埃爾維拉教會會議（The Church Synod of Elvira）限制了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各種形式的社交互動。在失去共融（communion）的威脅下，第十六條教規禁止基督徒與猶太人結婚。第四十八條教規規定祝福猶太人的莊稼為犯罪行為，和第五十條教規禁止基督徒與猶太人一起進食。¹³ 連坐下來與猶太人共進晚餐，當時的教會律例都要禁止！當基督徒開始掌握政治權力，就開始得寸進尺，司空見慣地發佈植根於取代主義偏見的法令。

公元315年 — 康斯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發佈了米蘭詔書（Edict of Milan）。猶太人再也無法住在耶路撒冷。雖然主親自將耶路撒冷城賜給了猶太人（見申命記1：8），但現在教會禁止他們在那裡生活。凡試圖勸阻離開猶太教的違例者，也冒着被活活燒死的威脅。任何改信猶太教的基督徒都受到嚴厲的懲罰：

我們希望猶太人及其長老和族長知道，如果在這項法律頒布後，任何人敢於用石頭或其他洩憤的行為來攻擊那些逃離危險教派（猶太教）去敬拜神（基督教），他與所有同夥必會迅速地被火焚燒。此外，如果任何人加入他們可惡

的教派並參加他們的聚會，將承受應得的懲罰。¹⁴

公元325年——尼西亞公會（The Council of Nicaea）決定將復活節與其在逾越節的猶太根源永遠分裂。公會似乎忘了耶穌和門徒們都慶祝逾越節，說：

在這個最神聖的節日中，我們遵循猶太人的習俗是不登大雅的。從此以後，讓我們與這些可憎之人毫無共同之處……因此，我們不應與猶太人有任何共同之處……我們的敬拜遵循一個……更方便的程序……親愛的弟兄們，我們要把自己與蛇鼠一窩的猶太人分開……那麼，我們怎能跟隨這些幾乎肯定是瞎眼的猶太人。¹⁵

公元330年——此年，早期教會神學家特土良（Tertullian）撰寫了他的論文《反猶太人》（Adversus Judaeos）。他的具體主張詳細論證了教會現在是亞伯拉罕、大衛和新約中對猶太人所有承諾的繼承人。特土良以但以理書第九章為基礎，爭辯公元70年聖殿和耶路撒冷的毀滅是神棄絕猶太人的預言印記。直到今天，這還是取代主義者的基本信念。幾乎所有取代主義者寧願將公元70年作為一個猶太人被神永久拋棄的關鍵時刻，並失去了未來對聖約承諾的任何要求，都不認為這只是一個按照摩西之約中的臨時驅逐猶太人出土地和對祂的盟約子民的短期懲罰。

天國是我們的，不是你們的！

公元320年 —— 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iprian, Bishop of Carthage）斯撰寫了《反對猶太人的三本證言》（Three Books of Testimonies against the Jews）。在這些書中，他重申當代教會廣泛接受的所有論點。居普良特別說外邦人會繼承天國，而不是猶太人：

因為猶太人離棄了主，跟隨偶像而陷入了神的烈怒之中…… 以前預言論到他們既不會認識主，也不會理解或接受祂…… 猶太人不理解聖經，但在基督來到之後，[聖經]就變得明瞭…… 猶太人失去了耶路撒冷，離開了他們得到的土地。他們也失去了主的光。經文中預言了兩個民族，老年人和年輕人；也就是說，猶太人的老人，以及由我們組成的新人。獲准進入天國的是外邦人而不是猶太人。

公元341年 —— 安提阿議會（Council of Antioch）禁止基督徒與猶太人一同慶祝逾越節。

公元350年 —— 基督教皇帝康斯坦丁二世禁止猶太男子和基督徒婦女之間的婚姻，甚至現存的婚姻都被解除。與猶太婦女結婚的基督徒男子更受死刑的威脅。

公元343年—381年 —— 老底嘉會議（The Laodicean Synod）通過了第38條教規，其中指出：「[基督徒]從猶太人那裡接受無酵餅是不合法的，也不得與他們的不虔誠有分。」¹⁹

「垃圾淫婦一大堆」

公元380年——最早幾個世紀的反猶論戰中最卑鄙、最惡毒和最具煽動性的就非金口聖若望（John Chrysostom）的一系列《反猶的證道》（Homilies against the Jews）莫屬。金口比其他基督徒領袖更掌握取代主義的邏輯，聲稱因為神如此厭惡猶太人，基督徒「要恨他們，渴望他們的血。」²⁰ 雖然金口對神的聖約子民仇恨的言論有很多，但我只想在這裡引用一小部分：

猶太人集結了娘娘腔之輩和垃圾淫婦一大堆。²¹

〔猶太人〕為肚子而活，為這個世界的事物而張嘴。他們的狀況並不比豬或山羊更好，是因為他們肆無忌憚的方式和過度的暴食。他們只知道一件事：酒醉飯飽。²²

這是甚麼病？可悲的猶太節日很快將接續臨到我們：吹角節、住棚節、禁食。我們之間很多人說他們像我們一樣思想。然而某些人將觀看他們的節日，某些人將參與並持守猶太人的節日和禁食。我現在想將這些墮落的傳統從教會中辟除。²³

但是不要對我稱猶太人為可憐的人而感到驚訝。他們真的很可憐和悲慘……雖然那些猶太人被呼召做繼兒，但他們卻墮落到與狗有親屬關係。²⁴

猶太人比任何攔路強盜都更野蠻，對那些落在他們手中的人傷害更大。他們不僅脫掉受害者的衣服，也不止像往耶利哥路上的劫匪一樣傷害他們的身體。反而，猶太人致命地傷害受害者的靈魂，造成千萬創傷，並將其留在一個不敬虔的坑中。²⁵

最後，這個被傳統教會稱為「聖徒」的人將猶太人妖魔化：

猶太會堂不僅是一個妓院和一個劇院；它也是一個強盜的窩和獸的巢穴……但是當神拋棄一個民族時，還剩下甚麼救贖盼望呢？當神放棄一個地方時，那個地方就變成了惡魔的居所。²⁶事實上，猶太會堂比任何一間旅館都更不值得尊敬。它不僅是強盜和騙子的窩，也是惡魔的巢穴。這不僅是猶太會堂，但也是猶太人靈魂的實況，而我將試圖在佈道結束時證明。

不用多說，當整個民族被非人性化和妖魔化成野獸，後果是有目共睹的。當金口聖若望稱猶太人為淫婦、山羊、豬和妖魔化的狗時，希特勒稱他們為害蟲。一個被基督教會敬奉為聖徒，而另一個就遺臭萬年。作者史蒂文·卡茨（Steven Katz）將金口聖若望對猶太人的佈道稱為「基督教反猶歷史的決定性轉變，〔而〕這一轉折的終極惡果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反猶主義政治中收成。」²⁸

基督教國家恐怖開始

公元 379 — 395年 —— 這個時期是基督教的一個歷史性轉捩點，因為狄奧多西大帝（Emperor Theodosius）定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婚姻完整了，而國家的全權現在屬於取代主義者。

公元 388 年 —— 此年，基督徒在現代敘利亞中北部城市拉卡（Ar-Raqqah）附近燒毀了一座猶太會堂。當地的主教慫恿縱火。當地的民官給狄奧多西大帝發了一封信，要求他頒布法令命令主教賠償並重建猶太會堂。米蘭的大主教安波羅修（Ambrose，通常被稱為聖安波羅修）向皇帝發信介入，認為應該廢除賠償的法令。他爭辯說，如果主教服從皇帝並申猶太人的冤，他就會成為背道者。他還辯稱，如果猶太會堂獲得重建，那就意味著猶太人戰勝了當地的基督徒，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安波羅修的信如下：

安波羅修，主教，致最寬容的王子，以及萬福的奧古斯都·狄奧多西大帝。東部軍事伯爵報告一座猶太會堂被燒毀，是托主教的權柄完成的。您發聖旨懲罰肇事者，並由主教親自重建猶太會堂……大帝，難道您不怕他遵守您的判決，而令他在信心上絆倒嗎？……那麼，法紀的展示還是宗教的理由更重要呢？法律譴責是有必要屈服於宗教的。因此，沒有必要引起這麼大的騷動，如此嚴懲焚燒建築物的民眾；更不用說，燃燒的是一個猶太會堂，一個不信的家，一個不虔誠的家，一個神自己所譴責的愚

蠢的容器……您會把此勝利越過神的教會並歸於猶太人嗎？這場勝戰越過基督的百姓嗎？大帝啊，這大喜是歸於不信的人嗎？這歡欣歸於猶太會堂，這悲傷歸於教會嗎？

安波羅修在聲稱「神禁止為那些〔猶太人〕說情」後便擱筆了。²⁹

如前所述，國家的權力若灌輸進教會的權柄，公然侵犯和逼迫猶太人就變成家常便飯了。以前主要通過神學宣言和侮辱來表達仇恨和虐待，現已演變為猖狂的暴力和肆虐。至少在接下來的一千年裡，基督教是國家恐怖主義的支持者，也是猶太人民遭受全球性迫害的罪魁禍首。

公元410年——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通過了第三部新法，禁止猶太人在羅馬帝國任職。然而，猶太人被迫承擔或留在那些會給他們帶來經濟損失的公職。第三部新法也禁止興建新的猶太會堂。後來，穆斯林政府將模仿和實施這些禁令。諷刺的是，時至今日，這些禁止建造教堂的殘餘法例仍在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可見。這是狄奧多西第三部新法的一部分：

我們下令這項法律的規定永久性有效：沒有猶太人……能夠加官進爵；不得擁有管理城市的公職；也不得行使該城防守的職位。事實上，我們認為天威和羅馬法律的敵人成為我們的執法者是不道德的——他們狡猾地獲得行政管理權，並且利用職權隨心所欲地審判基督徒，是的，甚至經常審判我們神聖宗教的主教，因此

侮辱了我們的信仰。此外，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禁止任何猶太會堂的興建。然而，維修即將倒塌的舊猶太會堂是允許的。³¹

公元415年 —— 亞歷山大港牧首區利羅（Cyril）在就職後立即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驅逐了亞歷山大的所有猶太人出境。城內所有的猶太會堂都被拆滅，而猶太人的家園和企業則被燒毀。作者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的書《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用這樣的方式描述：

沒有任何法律判決，沒有任何王室授權，牧首在黎明時分帶領一群暴民來攻擊猶太會堂。毫無武裝準備的猶太人無法抵抗；他們祈禱之地與地面平齊，主教戰士以擄掠財物獎勵他的軍隊後，將這不信民族的餘民驅逐出城……在這種善惡不分的暴亂中，亞歷山大港因失去了一個勤奮富裕的殖民地而變得貧窮。³⁰

公元415 —— 當數在教會歷史中最重要神學家，希波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強烈提倡取代主義同時對猶太人施以侮辱：「那麼基督徒就是以色列人……但那些因其背信棄義而得到譴責的猶太眾人為了肉體的滿足而出賣了他們的長子名分，因此他們不屬雅各，而屬以掃。因為你知道『大的要服事小的』這個隱喻的意思。」³²

重點是，當奧古斯丁提到猶太人被「譴責」時，他說的是他的「無條件揀選」學說（unconditional election），就是認為有些人（選民）是神預先定下要拯救的，而其他人則被詛

咒。當然，奧古斯丁的立場的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他不是將這種譴責應用於任何特定的個人，而是應用於整個種族。更糟糕的是，他特別將譴責這一術語應用於猶太人，但使徒保羅非常明確地指出，雖然有些人因不信而被砍下，但他們全體未來救贖的揀選仍是永恆的（見羅馬書9-11）。

奧古斯丁在對詩篇的評論中反覆提到這一主題。他多次將猶太人與猶大比較，因著耶穌的死而永久罪疚：

猶大代表基督敵人的那些猶太人，他們從古至今都憎恨基督，這邪惡的種繼續承先啟後對祂的恨。詩篇中顯而易見的內容不僅方便地讓我們理解有關這些人和這個族，而且更明確地闡述了關於猶大本人的內容。

詩篇 [109 章] 然後繼續說：「他愛咒罵，咒罵就臨到他」（第17節）。雖然猶大喜歡咒罵、偷竊、出賣和背叛主：然而，那些 [猶太] 人更公開地喜歡咒罵，說：「祂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他不喜愛福樂，福樂就與他遠離！」這就是猶大，因為他不愛基督和在祂裡面永遠的福氣；但是，猶太人還更決絕地拒絕福氣。³³

奧古斯丁特別提到審判日是猶太人永恆被詛咒的時候：「『當人子在祂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萬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以及那個地方到最後一句的未來審判的其餘部

分。猶太人會因堅持他們的邪惡而在那審判中受到懲罰，就像在別處寫的一樣，『必仰望祂，就是他們所扎的。』」³⁴

問題再一次是奧古斯丁從根本上扭曲了撒迦利亞的話語去支持與先知所說正好相反的。奧古斯丁只引用了撒迦利亞12：10的頭一部分，來證明猶太人在審判日會被詛咒。完整的經文實際上說，當猶太人看到他們所刺的人時，會悔改並接受「施恩叫人懇求的靈」。奧古斯丁也忽略了保羅明確提到當基督再來時，「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羅馬書11：26）顯然，奧古斯丁的取代主義和對猶太人的偏見使他在解釋這些經文的能力上蒙羞。今天有多少其他優秀的教師和神學家處於同一種的取代主義咒語中，並且癱瘓了他們正確釋經的能力？

猶太會堂是「魔鬼的避難所、撒旦的堡壘」

公元418年 —— 拉丁禮教會的司鐸耶柔米（Jerome）在談到猶太會堂時，使用了最不能想像的煽動性描述：「如果你稱它為妓院、邪惡的巢穴、魔鬼的避難所、撒旦的堡壘、墮落靈魂的地方、一個集所有苦難於一身的深淵、或稱它為甚麼都好，你仍是在輕描淡寫。」³⁵ 他在其他地方頌揚自己內心的猶太仇恨說：「如果我要逼不得已討厭任何人或種族，我對那些受割禮的人有一種奇怪的厭惡。因為他們在撒旦的會堂裡迫害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直到今天。」³⁶

在教會眼內，猶太人現在已經徹底被妖魔化，猶太會堂已成為撒旦在地上行惡的聚廳。相比起耶柔米的話語，使徒保羅為猶太人救贖痛苦的吶喊，有著天淵之別：「為我弟兄，我

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馬書9：3）。

公元418—519年 —— 在此期間，基督暴徒摧毀了安提阿、達芙妮和拉文納等城市的眾猶太會堂。

公元531年 —— 查士丁尼大帝（Emperor Justinian）通過了《查士丁尼法典》，禁止猶太人興建猶太會堂、用希伯來語閱讀聖經、公眾集會、在復活節前慶祝逾越節、或在法庭上指證基督徒：「我們 …… 下令禁止任何異教徒或那些懷有猶太迷信的人 —— 無論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是正統基督徒 —— 對任何進行訴訟的正統基督徒提出指證。」³⁸

公元535年 —— 克萊爾蒙特會議（Synod of Claremont）下令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或擁有超過基督徒的任何形式的權力。

公元538年 —— 第三屆和第四屆奧爾良議會（Council of Orleans）下令禁止猶太人在復活節期間出現於公眾場合。第三十條教規下令「從復活節前的星期四開始四天，猶太人不得與基督徒作伴下出現。」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禁止婚姻，基督徒也被禁止改信猶太教。⁴⁰

結論

從公元二世紀開始到四世紀末，我們看到了取代主義思想的發芽及穩固其在教會中的根基。然後，隨著國家的權力注入教會的權威，猶太人民便一直遭受著一連串的虐待和逼迫，

甚至整個社群被大規模驅逐出境。猶太人的財產、生計、幸福、平安、尊嚴以及身份和生存權，這一切的剝奪與取代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

哦，主啊，願我們追隨祢的人，可以從先輩那裡的罪學習。願我們在態度和神學上對以色列的兒子們悔改各種形式的偏見。當我們宣揚祢的福音時，真的可以向祢盟約之民顯示彌賽亞耶穌的愛。

基督徒的猶太仇恨：由第四世紀到納粹大屠殺

我們在上章中追溯了早期教會取代主義的開始，以至對猶太人的普遍仇恨、虐待和迫害，所有這些都隨著國家的權力被注入教會的權威而呈指數增長。在此之後的基督教世界，猶太人遭受了持續近三百年的迫害。五世紀以後，反猶主義深深植根於歐洲基督教文化的結構中。這段時期的特點是零星的迫害、猶太兒童的綁架、強迫洗禮和改信、嚴峻的經濟壓力、抄家、驅逐、被迫奴役，甚至整個猶太社群的血洗。

在進一步查考罪證確鑿的記錄前，我想提醒各位不要敷衍閱讀這些資料。我明白由於冗餘，很容易對訊息所傳達的嚴重性習以為常。一次又一次、周而復始，基督徒對猶太人的迫害、虐待、背叛、奴役、謀殺和屠殺確實不易讀。至關重要的是，我們不要麻木和硬化。我鼓勵您停一停，求主將祂對祂的百姓的熱心充實您的心。我鼓勵讀者允許一種真心和由衷的厭惡，為過去兩千年來那些以耶穌的名義來蓬勃發展恐怖的自認基督徒而懺悔。只有通過這樣的懺悔，教會才能避免在邪惡日子再臨時重蹈覆轍。

公元558年——法國於澤斯主教費羅爾（Ferréol the Bishop of Uzès）將他教區的所有猶太人聚集到聖吉西奧多里奇教堂（Church of St. Theodoric），去聽他的一場洗禮佈道。任何沒有改信基督的猶太人都被驅逐出他的教區。

公元613年 —— 西班牙爆發了非常嚴重的迫害。猶太人可以選擇改信基督或被驅逐出國。許多六歲以上的猶太兒童從父母那裡被帶走，並被改造教育為基督徒。

公元692年 —— 查士丁尼二世 (Justinian II) 在君士坦丁堡主持的特勞拉大公會議 (Quinisext Council) 或作特魯洛會議 (Council in Trullo) 中，試圖廢除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的所有互動：「不要讓任何人 …… 吃猶太人的無酵餅，與他們任何熟悉的來往，在疾病中召喚他們，從他們那裡接受藥物，與他們一起洗澡 …… 無論是召喚猶太人醫生還是與他們一起洗澡，都要被廢。」³ 根據天主教百科全書，「來自東西方的數百名主教參加了該會議。」

公元694年 —— 由西班牙國王埃吉卡 (King Egica) 在第十七屆托萊多教會會議 (Church Council of Toledo) 頒發的第八條教規部分規定：「猶太人 …… 應為了財政部的利益被抄家，並永遠成為奴隸。接受國王將這些作為奴隸送給的人，必須注意他們不可再繼續猶太習俗，並且當他們的孩子們滿七歲時，必須與孩子們分開，並隨後嫁娶基督徒。」⁵

當然，各著名基督徒如金口聖若望、奧利金和耶柔米等的著作無疑支持這種猶太人的奴役。所有人都認為神因猶太人殺害耶穌的集體罪行而將他們永遠貶為奴隸。

公元722年 —— 利奧三世 (Leo III) 禁止了猶太教。整個歐洲的許多猶太人都在違背他們意願底下受到強制洗禮。⁶

公元1078年 —— 教宗額我略七世 (Pope Gregory VII) 下令猶太人不能任公職或作基督徒的上級。

第一次猶太人大屠殺

公元1096年 —— 此年啟動了八次十字軍東征中的第一次，並持續了兩百多年。雖然十字軍的主要目標是將耶路撒冷從穆斯林的控制中解放出來，但猶太人也不幸遭殃，成為重擊的次要目標。當士兵經過歐洲前往聖地途中，屠殺了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大量猶太人，導致一些歷史學家將這時期稱為「第一次猶太人大屠殺」。⁸ 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中，僅在萊茵河谷就有12,000名猶太人被屠殺。

公元1099年 —— 在耶路撒冷，十字軍迫使城內所有猶太人進入中央猶太會堂，並將其焚燒。那些試圖逃跑的人被迫回到燃燒中的建築物。⁹

非人的野獸

公元1120年 —— 法國一位修道院長真福彼得 (Peter the Venerable) 在他的《反對猶太人的堅持頑固》論文中，創下了一個更極端的例子。他相當冗長的序為充滿取代主義的誹謗揭幕：「猶太人，我接近你們了。我說，直到今天誰還否認神的兒子。你們這些無恥之徒還要不信真理到幾時呢？」¹⁰

真福彼得把猶太人比為非人的野獸，其唯一目的就是作為靈性墮落的反面教材，在世界面前遊街示眾：「其實，我不敢認你們為人類，以免我撒謊，因為我認知將人類與其他動物或野獸分開的理性能力……已在你們身上滅絕，或者——更確切地說——埋沒了……然後，我把那可怕的野獸從巢穴中引出來，並在各國的目光底下笑著將它推向世界的舞台上……哦，猶太人，哦，野獸……」¹¹

公元1121年——猶太人被驅逐出法蘭德斯。這地區現在是比利時的一部分。在他們悔改殺害耶穌基督之前，他們不能回來也不能被容納。¹²

公元1146年——第二次十字軍東征開始了。因著一位名叫魯道夫（Radulphe）的法國修道士講道時對猶太人的譴責，激發了萊茵蘭、科隆、美因茨、沃爾姆斯和施派爾的幾次大屠殺。他公開呼籲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並說：「應該殲滅身為基督教敵人的猶太人。」¹³ 從德國，魯道夫的「十字軍東征從家開始」的想法到達法國，導致猶太人在卡朗唐、拉默呂普、敘利和波希米亞被屠殺。¹⁴

公元1180 - 1181年——法國國王腓力·奧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奪走了所有猶太人的財產，並將猶太人從該國驅逐出境。他們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國王的財產。¹⁵ 一位名叫里戈德（Rigord）的修道士給我們留下了以下記述：

〔腓力王聽說〕居住在巴黎的猶太人每年都會在復活節那天，或者在我們耶穌受難神聖的一周，秘密地進入地下墓室並殺死一個基督徒，

作為一種蔑視基督教的犧牲品。他們受魔鬼的啟發犯下此邪惡，歷史悠久，而在腓力王父親的時代，他們中許多人被查獲並被火焚燒……同年 [1180] 2月16日的安息日，他在漢斯（Rheims）接受了法國王國的神聖統治權，在他的命令下，猶太人在他們的會堂中被佔領，他們的金銀和服裝都被洗劫……這是他們被驅逐的預兆，而且神的旨意很快實現。¹⁶

公元1182年 —— 腓力王發布了以下的驅逐法令：「然而，他沒收了不動產，如房屋、田地、葡萄園、穀倉和葡萄酒壓榨機……在七月，他們被迫離開法國，他們所有的會堂都被改建為教堂。」

公元1189年 —— 在獅心王理查一世（King Richard the Lionheart）的加冕儀式上，雖然猶太人被禁止參加儀式，但一些猶太領袖抵達時向王贈送禮物。理查的朝臣將他們脫光並鞭打。這導致了理查下令將猶太人殺無赦的傳謠，導致整個倫敦屠殺猶太人。許多猶太人被搶劫、被毆打致死、或被活活燒死。許多猶太人的房屋被燒毀，和猶太人被強行洗禮。¹⁸

被神棄絕的奴隸

公元1205年 —— 教宗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寫信給他的兩位大主教，「由於他們自己的罪，猶太人因將主釘在十字架而上永遠被貶為奴……作為被神 —— 他們邪惡地合謀所殺

的那位 —— 棄絕的奴隸，他們應承認自己是基督死亡所釋放的人（基督徒）的奴隸。」¹⁹

停一停想一想這些陳述對當時歐洲的文化的影響。教宗本人，即所謂「基督之代表」，是當時整個基督教世界中最具權威性的精神領袖，宣稱所有猶太人由於他們的罪惡，都是無可挽回的那麼邪惡，並且永遠被神貶為基督徒的奴隸。不僅保羅的警告早已被遺忘得一乾二淨，而且他們還要徹底踐踏它，因為基督教本身幾乎成了仇恨、羞辱、剝奪和征服猶太人的代名詞。教會墮落了多遠。

徽章

很少有人知道納粹德國臭名昭著的猶太徽章其實在整個基督教歐洲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習俗。根據《猶太百科全書》這樣說，「這種歧視的想法似乎源於伊斯蘭教，其中猶太人的著裝顏色早在歐麥爾契約（640年，Pact of Omar）就與真信徒區別開來。猶太人被命令在他們的上衣穿黃色接縫。這是徽章是一個特定預兆。」²⁰

根據伊斯蘭歷史學者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的說法，在伊斯蘭統治下的基督徒和猶太人都被迫在他們的衣服上穿著不同的標誌。黃色徽章似乎由巴格達的哈里發（Caliph，是伊斯蘭宗教和政治領袖的名銜）在第九世紀首次引入，並在中世紀時期傳播到西方。²¹

雖然這種做法始於伊斯蘭教，但穆斯林和基督徒都彼此交替此做法，並很快普及整個歐洲。在1269年，法國路易九世對任何在公眾場合沒有佩戴徽章的猶太人處以罰款。法國各地方議會於1234年和1260年在阿爾勒市（Arles），1246年在貝濟耶（Béziers），1254年在阿爾比（Albi），1284年和1365年在尼姆（Nîmes），1326年和1337年在阿維尼翁（Avignon），1336年在羅德茲（Rodez），以及1368年在旺夫（Vanves）重複執法。²² 英國（以兩塊法版的形狀）、法國（以布環形式）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和整個歐洲也有實施治法。各國間歇性地使用了這種恥辱的標誌六個世紀，使猶太人在歐洲到處都受到公眾蔑視。當希特勒上台後，他只不過是採用了一種源遠悠久的基督教習俗而已，將黃色橢圓形的徽章改為大衛之星。

公元1215年 —— 第四屆拉特朗公會議（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批准了要求「[猶太人]，無論男女，必須在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公共場所穿著特殊的衣服，與其他人分別出來」的教規。他們還必須佩戴徽章或特殊服裝，以供識別。²³

公元1218年 —— 教宗何諾三世（Pope Honorius III）頒布了教宗詔書，要求執行第四屆拉特朗公會議所定下猶太人穿著衣服以區別自己的教規，並支付他們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給當地教會。²⁴ 後來的教宗經常重複這兩項命令。

公元1227年 —— 納博訥會議（Synod of Narbonne）第三條教規裁定：「為著猶太人和其他人之區分，我們下令並嚴正聲明，他們應在衣服的乳房中心佩戴一個橢圓形徽章，一根手指的寬度和一半手掌的高度。」²⁵

公元1239年 —— 教宗額我略九世 (Pope Gregory IX) 命令英格蘭、法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教會領袖在四旬期的第一個星期六沒收猶太人的書籍。塔木德和所有其他涉嫌褻瀆耶穌和基督教的猶太書籍都被燒毀。從十三世紀到十六世紀，猶太書籍被多次燒毀。²⁶

公元1259年 —— 德國美因茨大主教管區的會議命令其境內的所有猶太人都要佩戴黃色徽章。²⁷

公元1285年 —— 由於血謗 (blood libel, 指控猶太人綁架基督徒兒童並用其血液進行宗教儀式的誹謗)，整個慕尼黑猶太社群約有180人被活活燒死。²⁸

公元1288—1293年 —— 那不勒斯王國 (Kingdom of Naples) —— 當時歐洲猶太文化的搖籃 —— 的大多數猶太社群被摧毀。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猶太人被驅逐或被迫改信基督。²⁹

公元1290年 —— 7月18日，愛德華一世 (King Edward I) 命令所有英國郡的治安官，在那一年的諸聖節前強行驅逐所有不願意離開英格蘭的猶太人。他們允許帶走便攜式物品，其餘的便成為國王的財產。一萬六千名猶太人被驅逐出境。許多人被當地政府搶劫，其他人則在前往法國途中溺水身亡。直到近四百年後的1655年，猶太人才正式返回英國。³⁰

公元1298年 —— 猶太人在奧地利、巴伐利亞和弗蘭肯受到迫害。在六個月內，一百四十個猶太社群被摧毀，十多萬名猶太人被殺。³¹

公元1306年——十萬名猶太人從法國流放。兩手空空，背上只有衣服。³²

公元1337年 - 比利時的猶太人在一連串屠殺中被殺盡了。根據《猶太百科全書》：

當時比利時的猶太人和他們在歐洲各地的弟兄一樣，因褻瀆主人、殺嬰和毒害水井的指控而受到迫害。席捲比利時猶太人的風暴摧毀了他們；此滅頂之災是那樣的完全，幾乎沒有剩餘他們存在過的痕跡。二十年內發生了一連串的屠殺，最終導致在1370年的布魯塞爾大屠殺。³³

公元1338年——弗賴堡的眾議員禁止該鎮表演耶穌受難的反猶太場景，以避免隨後的血腥騷動。³⁴

公元1347年——猶太人成了黑死病之代罪羔羊後被集體謀殺。在巴伐利亞，有12,000人被屠殺；在小鎮愛爾福特，3,000人被屠殺；在圖爾附近，160名猶太人被丟進一個充滿熾熱木頭的巨大壕溝，活活燒死。在施特勞斯貝格，有2,000名猶太人被燒死。在美因茨，6,000名被燒死；在沃爾姆斯，400名被燒死。³⁵

公元1366年——在西班牙爆發了極大的迫害：「當恩里克二世（Henry II）登上皇位時，卡斯蒂利亞（西班牙）展開了一個猶太人痛苦和不寬容的時代，以驅逐出境而告終。」恩里克「不允許猶太人擔任公職、住在基督徒之間、穿著昂貴的衣服、騎騾子或擁有基督徒的名字，並應佩戴徽章。」³⁶

公元1394年 —— 猶太人第二次被驅逐出法國。

公元1431年 —— 巴塞爾會議（Council of Basel）禁止猶太人入讀大學，禁止他們在涉及基督徒的合同中擔任法律代理人，並要求他們去教堂聽基督徒講道。

公元1434年 —— 奧格斯堡的猶太人要在他們的衣服上縫製上黃色鈕扣。在整個歐洲，猶太人被迫穿著一件長內衣、一件帶有黃色補丁的大衣、鈴鐺和有一個大鈕扣的高尖黃色帽子。

公元1453年 —— 方濟各會修道士卡皮斯特拉諾（Capistrano）說服波蘭國王終止所有猶太民權。

公元1478年 —— 西班牙猶太人在十四世紀受到嚴重迫害。許多猶太人已經外表改信基督教。教會設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以偵查改信的真偽。通過法律，猶太人或穆斯林的後裔禁止上大學、加入宗教團體、擔任公職、或進入任何一系列的行業。

公元1490年 —— 日內瓦城的所有猶太人都被迫在冬天離開這城及周邊地區。³⁸

公元1492年 —— 在西班牙，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貝拉（Isabella）發布了驅逐令，命令所有年齡的猶太人在七月的最後一天（聖殿被毀日前一天）離開西班牙。猶太人可以選擇接受洗禮或被驅逐出境。在此期間被流放的猶太人估計有165,000到多達800,000。³⁹

公元1497年 —— 在葡萄牙，曼努埃爾大帝 (Manuel the Great) 「發布了非人道的法令，在所有介乎四歲至二十歲的猶太兒童，不分性別，應從他們父母分離，並以國王支付在基督教信仰中長大的開出。」⁴⁰

聽到這個計劃後，大約有兩萬名猶太人寧願逃離這個國家，也不作基督徒受洗。許多人自殺或為自己的信仰殉難：

許多父母在告別的擁抱中扼殺他們的孩子，或將他們扔進水井和河流，然後自殺了。「我親眼看見了，」 高貴的科蒂尼奧 (Coutinho) 寫道，「一個父親，他的頭蓋著，如何悲痛欲絕地陪著他的兒子到領洗池，並呼叫神為他們至死不渝的摩西信仰作見證。我看到他們受了許多可怕的事情。」 亞伯拉罕·伊本·扎欽的兒子以撒·伊本·扎欽為了以猶太人身份而死自殺和殺了他的孩子們。⁴¹

猶太隔都的誕生

公元1516年 —— 威尼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Venice) 總督決定允許猶太人只能住在城市的一個地區。這是歐洲的第一個隔都 (ghetto) 。

後來，教宗保祿四世 (Pope Paul IV) 建立羅馬隔都。在1556年7月26日，猶太人被迫遷到那里居住。羅馬隔都由幾條狹窄骯髒的街道組成，很快就擠得水洩不通。城市的這部分每

年都被台伯河（Tiber River）淹沒。每年猶太人都必經一個羞辱性的儀式，其中包括公開懇求繼續在那裡生活的權利。此後，他們並支付過高的稅。這個儀式直至1850年還在。這個有辱人格的做法與伊斯蘭教的非常相似，即猶太人和基督徒以齊米（dhimmis，即被保護民，即穆斯林統治下的外族）的身份支付吉茲亞（jizya，即稅的意思）。真正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有目的的羞辱和玷污是由自稱基督徒來實行的。後來，希特勒也採用了猶太隔都。

公元1540年至1550年 —— 猶太人被驅逐出那不勒斯、熱那亞和威尼斯。⁴³

馬丁·路德

公元1543年 —— 出於這一千年廣為流傳的風氣、根深蒂固的猶太仇恨和定期迫害的文化，偉大的新教改革家馬丁·路德踏上了世界的舞台。最初的他從天主教修道士搖身一變成為新教改革者後，致力向猶太人傳福音。當見努力沒有成果時，他便老羞成怒，寫下歷史上最反猶太的仇恨文學之一。

當年，路德寫了一篇題為《論猶太人及其謊言》（Von den Juden und iren Lügen）的論文。其中除了肆言詈辱外，路德還將猶太人描述為一群「卑賤淫蕩的民，就是說不是神的子民，並且他們對血統、割禮和法律的誇耀必須被視為污穢。」他還寫道：「瞎眼的猶太人是真正愚蠢的傻瓜」、「懶惰的流氓」、「除了賊匪就甚麼都不是」、「悲慘和受詛咒的」和「被

棄絕和被定罪的人們」。他說，他們的猶太會堂是「一個純粹自我榮耀、自負、撒謊、褻瀆和誹謗神的惡魔的巢穴。」⁴⁴

路德繼續將猶太人醜化成廣泛蔓延的惡疾：「這些絕望、陰險、毒辣和魔鬼化身的猶太人，在這一千四百年來曾是——並且仍是——我們的災、瘟疫和厄運。」⁴⁵

路德允許自己陷入剝奪人性和妖魔化神心愛和揀選的民：「他們是惡毒、怨恨、懷恨在心、狡猾毒蛇、刺客和魔鬼的孩子們，若不能當著光天化日便偷偷摸摸地蜚傷和中傷……這些毒蛇和年幼的惡魔……除魔鬼以外，猶太人就是最令基督徒痛苦和惱怒的敵人。」

除了徹底將整個猶太民族貶得一文不值外，路德以自己版本的「最終解決方案」結束他的論文。當您讀到以下摘錄，請注意他評論中健全的取代主義神學。今天活著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應該在基督教會的見證中熟悉這個不能磨滅的污點：

那麼我們基督徒應如何對待這受咒詛和棄絕的猶太種族呢？既然他們生活在我們當中，我們知道他們的撒謊、褻瀆和詛咒。如果我們不想在他們的謊言、詛咒和褻瀆上有份，就不能容忍他們。我們這樣無法滿足神聖不可撲滅的怒火，也無法令猶太人改信基督。我們必須虔誠地實踐仁慈的嚴厲，也許可以拯救少數脫離[地獄的]火焰。我們不能尋求報復。他們肯定受到比我們希望的要多千倍的懲罰。讓我給你們誠實的建議。

首先，他們的猶太會堂應當用火燒毀。任何不能燃燒的都應當用泥土覆蓋，使人不能看見殘剩的煤渣或石頭。這是為了榮耀神和基督教，以便神可看見我們是基督徒，而沒有刻意容忍或准許公然撒謊、褻瀆和詛咒祂的兒子和祂的基督徒。

其次，他們的家園也應照樣被毀壞，因為他們在那裡犯下了在猶太會堂裡同樣的罪。出於這個原因，他們應被放置在一個屋簷下，或在馬廄裡，如吉普賽人（Gypsies）一般，使他們意識到他們並不是——如他們自己所吹噓的——我們土地上的主人，而只是悲慘的俘虜，並以淚洗面，向神喋喋不休地控告。

第三，要拿走他們教導拜偶像、謊言、詛咒和褻瀆的那些祈禱書和塔木德。

第四，他們的拉比必須受到死亡威脅，從而迫使他們停止教誨……

第五，絕對禁止猶太人擁有護照或通行特權。因為他們不是貴族，也不是官員，也不是商人等等，他們在郊外地區沒有事務。讓他們留在家中……如果王子和貴族陛下們沒有合法地向這些剝削者關閉道路，那麼騎兵應該追趕他們，因為他們將從這本小冊子中學習猶太人是

甚麼以及如何處置他們，並且不應該保護他們。您們不應該也不能保護他們，除非您們想在神眼中在他們所有可憎上的有份……

總言之，擁有猶太人在閣下地域的親愛的王子和貴族們，如果我的這個建議不適合您們，那就請另找一個更好的。這樣陛下們和我們就都可以擺脫這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困境和惡魔的負擔——猶太人。

路德的計劃不僅僅是威脅。有幾次，他成功地驅逐猶太人出多個地區。這是他於1537年在薩克森（Saxony）煽動下發生的，並且他的追隨者在1540年代驅趕了幾個德國城鎮的猶太人。在試圖驅逐勃蘭登堡（Brandenburg）的猶太人失敗後，他的追隨者於1572年洗劫柏林猶太會堂。次年，猶太人禁止進入薩克森國土。⁴⁷

約翰·加爾文

公元1560年——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是唯一一名影響力與路德不相伯仲的改革者，經常被描繪成對猶太人寬容，甚至友好。然而，事實上，加爾文所寫關於同輩猶太人的卻是寥寥可數，因為他很有可能不認識任何猶太人。他住在今天坐落在瑞士境內的日內瓦，靠近法國和意大利的邊界。猶太人早在七十年前已被完全驅逐出他的城市。然而，就像他許多的前輩和同輩一樣，加爾文以一種典型卑鄙、仇恨和可恥的方式寫關於猶太人的文章。在他的著作《回應某猶太人的問題和反對》

中，他寫道：「[猶太人]的腐朽和硬頸值得受到無窮無盡的壓迫，並且他們死在痛苦中也沒有任何人的憐憫。」⁴⁸

改革之後，同樣的模式在許多圈子中繼續存在。儘管新教徒想說拒絕天主教權威後，歐洲基督徒對猶太人突然間充滿愛心，這說法只是勉強正確。雖然有各肢體確實覺醒，例如摩拉維亞人、清教徒和各種路德宗敬虔主義者（Lutheran Pietist）等肢體承認猶太人在聖經中的持續呼召和揀選，但不幸的是，這些想法過了幾百年才在整個教會中佔上風，最為明顯的是在十九世紀的普利茅斯弟兄會（Plymouth Brethren）。這個肢體比之前的任何其他肢體都更回到了最早教會的末世論——復原主義、未來主義和千禧年前主義。在這場運動中，教會不僅對末後的日子有了更正確的理解，而且對猶太人民也產生了普遍的溫柔和謙卑。在第13章中，我們將討論幾個從這運動中冒起的人，以及他們的神學如何改變教會並開始體恤猶太人。

猶太問題

公元1750年——猶太人在歐洲遭受了持續一千五百年的迫害之後，爭論猶太人存在在歐洲基督教社會中的正確反應或「解決方案」每況愈下。在1750年，「猶太問題」（the Jewish Question）一詞第一次出現於英國。此後不久，法國（「la question juive」）和德國（「die Judenfrage」）都在辯論「猶太問題」。當然，此問題不是新的。如上述，路德已經為猶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

猶太問題此想法正式引入歐洲基督教社會之後，數百本小冊子、報紙文章和書籍就這個主題撰寫了見解。每人都爭先恐後提供他們的「解決方案」。這通常包括驅逐猶太人社群出境。另一方面，有數百本小冊子和文章反對這些「解決方案」，並提供了簡單的接納和融合等想法。不幸的是，人道的回應並沒有佔上風。到十九世紀中期的德國，一些學者和哲學家甚至要求將新聞界、教育界、政府、經濟和文化等所有事物「去猶太化」。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通婚的譴責也是非常普遍。

正如格哈德·福爾克（Gerhard Falk）在《基督教神學中的猶太人》一書中寫道：「當然沒有猶太問題。質疑猶太人存在的主張的解決方案，是基督徒需要在態度上的改變。」⁴⁹

俄羅斯的反猶騷亂

經過歐洲漫長的猶太仇恨史後，很多猶太人已在俄羅斯重新定居。但歷史證明，他們到哪裏，仇恨就跟到哪裏。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越來越多生活在俄羅斯的猶太人遭受歷史所謂的「反猶騷亂」（Pogroms），往往導致整個猶太社群的強遷或屠殺。1905年，在敖德薩，即現代烏克蘭，發生了最嚴重的一次反猶騷亂。據報導有多達二千五百名猶太人被殺。⁵⁰「紐約時報」描述了1903年復活節期間發生的一次反猶騷亂：

反猶騷亂的實況……比審查員允許發布的更糟糕。在東正教復活節翌日的猶太人屠殺規劃得天衣無縫。牧師帶領暴民佔領整個城市，喊叫

「殺死猶太人」的口號。猶太人像羊一樣被殺個措手不及。死亡人數為120人，受傷人數約為500人。這屠殺的場景恐怖得不堪言狀。瘋狂和嗜血的暴徒將嬰兒碎屍萬段。當地警察沒有除暴安良，日落時街道上堆滿了屍體和傷者。那些可逃脫的人都溜之大吉，這個城市現在幾乎全無猶太人了。⁵¹

年復一年的反猶騷亂在俄羅斯多個城市內沒有停止。

納粹大屠殺

在回顧了只是冰山一角的基督徒仇恨和猶太迫害史後，我們可以更理解究竟希特勒是如何達到他的目的。由於教會早期就接受了拒絕猶太人的神學，猶太仇恨和教會歷史大部分時間幾乎成了同義詞。希特勒沒有對猶太人產生了別出心裁的仇恨而闖上世界舞台。今天很少有基督徒真正理解的是，希特勒的猶太仇恨其實是個非常典型的基督徒態度。關於納粹哲學或靈感從何而出還有很多爭論。希特勒是基督徒還是異端？這兩種立場都有許多陳述來支持。但若基督徒將希特勒的所作所為視為完全陌生，就是忽略了我們集體的基督教歷史——無論是羅馬天主教，東正教還是新教——而不承認激發希特勒實行其徹頭徹尾的「基督教」思想。

雖然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是該詭計的幕後主腦，但希特勒本人卻將其稱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歐洲的基督教猶太

仇恨，在一千五百年來一直結出可怕的惡果，現將永遠揭示取代主義神學的最終結果。生米煮成熟飯，1,700年來一貫大規模的猶太仇恨結果導致了佔歐洲猶太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即六百萬猶太人——在納粹統治期間死亡。

在撰寫本書時，我們距離納粹大屠殺只有七十年。今天許多活過那些黑暗日子的人還在生。當然，此人數正在迅速下降。對於一個二、三十幾歲的千禧世代來說，七十年前可能看起來像古代歷史，但宏觀看來，這一切都恍如昨日。

1961年，歷史學家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寫了《歐洲猶太人之滅絕》，並被公認為納粹大屠殺的首個全面歷史研究。在這項浩大工程中，希爾伯格製作了一個圖表，將各種教會法令與類似的納粹法令進行了比較。從那時起，該圖表已在各種著作和互聯網上被廣泛發布。在依靠希爾伯格的原作同時，我對圖表進行了重大修改，並添加了馬丁·路德的「解決方案」在其中。我鼓勵讀者仔細比較。

納粹主義和大屠殺的基督教基礎

教會法令	納粹措施 ⁵²
禁止基督徒與猶太人結婚（306年愛爾維拉會議，第十五條教規）	禁止猶太人與德國公民或德國血統者之間的婚姻。無視這項法律的婚姻均屬無效（1935年9月15日，保護德國血統和德國榮譽法，第1部分）
禁止基督徒和猶太人一起用餐（306年愛爾維拉會議，第五十條教規）	禁止猶太人使用餐車（1939年12月30日）
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535年克萊爾蒙特會議）	全數解僱所有擔任公職的猶太人（1933年4月7日，公職回復法案）
禁止猶太人僱用或擁有基督徒僕人或奴隸（538年第三屆奧爾良議會）	禁止猶太人僱用德國或血統的女性公民作為家傭（1935年9月15日，保護德國血統和德國榮譽法）
從復活節前的星期四開始四天，猶太人不得與基督徒伴下出現（538年第三屆奧爾良議會）	法令授權地方當局在某些日子（即納粹假期）禁止猶太人走上街頭（1933年12月3日）

教會法令	納粹措施 ⁵²
<p>命令燒毀塔木德和其他猶太人的「異端」書籍（681年第十二屆托萊多教會會議）</p> <p>教宗額我略九世說服法國國王下令在巴黎燒毀所有約一萬二千份塔木德和猶太書籍（1242年）</p> <p>以下的教宗下令焚燒塔木德： 諾森四世（1243-1254） 克萊孟四世（1256-1268） 若望二十二世（1316-1334） 保祿四世（1555-1559） 庇護五世（1566-1572） 克雷芒八世（1592-1605）</p> <p>馬丁·路德寫道：「要拿走他們教導拜偶像、謊言、詛咒和褻瀆的那些祈禱書以及塔木德。」（1543）</p>	<p>納粹大規模的焚書（1933）</p> <p>「極端猶太知識分子的時代現在結束」（約瑟夫·戈培爾）</p>
<p>禁止基督徒光顧猶太醫生（692年特魯洛會議）</p>	<p>禁止猶太醫生診治非猶太人（1935年紐倫堡種族法，法令於1938年7月25日）</p>
<p>不允許基督徒與猶太人住在同一屋簷下（1050年納博訥會議）</p>	<p>赫爾曼·威廉·戈林指令將猶太人集中在他們自己的房子裡（1938年12月28日）</p>

教會法令	納粹措施 ⁵²
猶太人不得不支付收入的十分之一（和基督徒一樣多）去支持教會（1078年赫羅納會議）	「社會徵收補償」是猶太人代替捐贈於納粹黨務要付的特別所得稅（1940年12月24日）
禁止猶太人在法庭上作為基督徒的原告或證人（1179年第三屆拉特朗公會議，第26條教規）	黨總理府提議不允許猶太人提出民事訴訟（1942年9月9日）
禁止猶太人扣除基督徒後代的遺產（1179年第三屆拉特朗公會議，第26條教規）	司法部廢除任何冒犯「人民明智判斷」的遺囑（1938年7月31日）
實施猶太徽章（1215年第四屆拉特朗公會議，第68條教規）	猶太人應配戴黃色大衛之星補丁（法令於1941年9月1日）
禁止建造新的猶太會堂（1222年牛津議會）	整個納粹佔領地域的猶太會堂被毀（1938年11月10日）
禁止基督徒參加任何猶太儀式（1267年維也納會議）	禁止與猶太人存有友好關係（1941年10月24日）
「理應完全禁止猶太人在公路上的安全通行。」（ <u>馬丁·路德</u> ，1543年）	納粹禁止猶太人獲得駕駛執照，但要求他們持有猶太人身份證（Judenkarte）（1935年）
猶太人被迫住在隔都（1267年布雷斯勞會議）	猶太人被迫住在隔都（1939年9月21日）
禁止基督徒向猶太人出售或出租任何房地產（1279年布達會議）	法令規定強制出售猶太人房地產（1938年12月3日）

教會法令	納粹措施 ⁵²
<p>基督徒改信猶太教或者受過洗的猶太人返回猶太教是被定義為異端（1310年美因茨會議）</p>	<p>基督徒改信猶太教使其處於被視為猶太人的危險之中。由柯尼斯堡高等地區法院，第四民事法律科（Zivilsenat）裁決（1942年6月26日）</p>
<p>禁止猶太人在基督徒簽訂合同時擔任代理人，特別是婚姻合同（1434年巴塞爾會議）</p>	<p>清算迎合非猶太人的猶太房地產中介機構，經紀機構和婚姻機構（法令於1938年7月6日）</p>
<p>禁止猶太人獲得學術學位（1434年巴塞爾會議）</p>	<p>反對德國學校和大學過度擁擠的律法（1933年4月25日）</p>
<p>「他們的猶太會堂應用火燒……他們的家園也應照樣被毀壞。」 （<u>馬丁·路德</u>，1543年）</p>	<p>119間猶太會堂和無數的猶太商店和房屋被燒毀（「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1938年11月9至10日）</p> <p>拉脫維亞里加的猶太會堂被燒毀。許多被關在猶太會堂內的猶太人在火災中喪生（1941年）</p>
<p>「讓他們像瘋狗一樣被逐出國土」（<u>馬丁·路德</u>，1543年）</p>	<p>「一位母親把一個包在枕頭內的嬰孩丟出馬車，高喊著，『收留他，這是一些照顧他的錢。』瞬間，一名親衛隊男子（SS）跑過來，打開枕頭，抓住孩子的腳，把他的頭撞在馬車輪上。這是在母親痛苦地嚎叫的情況下發生的」⁵³</p>

「他們應被放置在一個屋簷下，或在馬廄裡，如吉普賽人一般，使他們意識到他們並不是——如他們自己所吹噓的——我們土地上的主人，而只是悲慘的俘虜……把硫磺扔到他們身上；如果可以向他們投擲地獄之火，那就更好了……這是為了榮耀神和基督教，以便神可看見我們是基督徒」（馬丁·路德，1543年）

納粹建立了三百多個集中營，其中猶太人佔被囚人數中的比例最高。當時在歐洲的900萬猶太人中有600多萬人被有系統地屠殺（1938 - 1945）

結論

這項關於基督徒仇恨和迫害猶太人的調查只是過去兩千年來所發生的部分記錄。如果要陳述每一個基督徒或教會所犯明顯的猶太仇恨和迫害的例子，那麼整本書都不能包含所有。然而，我所要做的就是表明在幾乎整個教會歷史中，猶太人比其他種族更受偏待。這是一個關鍵點。這不是同等虐待的情況。猶太人歷來是基督徒首要的仇恨目標。無可否認，有史以來，「猶太仇恨和虐待」和「基督教」實際上是同義詞。近一千八百年來，猶太仇恨，如三位一體或基督道成肉身，成了基督教義和文化的一部分。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更充分地解釋為何猶太仇恨長期可恥的歷史完全落在了取代主義或替代神學的腳下。

取代主義和猶太仇恨

雖然史上並非每位取代主義者都對猶太人深仇大恨，但絕大多數猶太仇人都是取代主義者。事實上，我挑戰你回顧教會史上所有偉大神學家的著作，看看基督徒對猶太人愛的榜樣是多麼罕見。最多只會找到要求避免暴力並人道對待猶太人。然而，這遠不是使徒保羅所表達的深愛——毫無疑問是從神內心延伸的。雖然很少接受或支持取代主義的人會承認這一點，但從一系列關於神棄絕猶太人的神學命題開始，就直接導致了他們被基督徒棄絕和虐待，這是無可爭辯的。在本章中，我想進一步發展取代主義與仇害猶太人的因果關係。

剝奪神學

雖然教會歷史充滿了對猶太人更赤裸裸的仇恨，但大多數現代的取代主義者都試圖掩蓋他們神學的真面目。因此，他們不將自己的立場稱為「替代神學」，而是經常使用如「包容神學」（inclusion theology）或「實現神學」（fulfillment theology）之類的術語。然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掩飾。對於那些沒有多年投入這一主題的普通基督徒來說，使用類似耶穌的言語，例如「神對猶太人所作的應許現已在基督裡得到屬靈的實現」，進一步混淆了這個問題。這些評論具有基督教虔

誠的外表，但掩蓋了取代主義的黑暗面。不幸的是，「包容神學」、「社會正義」，甚至耶穌名字的誤用，都將不符聖經的取代主義和反以色列神學變成了可口的糖衣毒藥。

在我與以色列學者阿凡納·博斯基 (Avner Boskey) 談到這個問題時，阿凡納開始說道：「你知道，有些人不喜歡替代神學那個詞，所以他們使用包容神學或實現神學等術語。」他接著一語中的：「但是有點像我走進你的房子，偷了你的桌子，然後說，『好了，這實現了我的夢想；這實現了我對美麗起居室的希望。』無論如何這都是盜竊。因為保羅說甚麼？這些承諾是給予猶太人的嗎？嗯，羅馬書11：28-29說神賜給猶太人的恩賜和呼召是**沒有後悔的**。」

阿凡納說得對。任何聲稱剝奪以色列持續的揀選和呼召或拒絕未來恢復以色列猶太王國的概念或信仰，確實是神學上的盜竊。無論是「替代」、「實現」還是「包容」神學，只要等式包括取消這兩個元素中的任何一個，並用不同的元素取而代之，它就是替代神學。

一個真正的「包容神學」必須看到一個未來的猶太王國，歡迎並包括任何對以色列之神說「是」的人。真正的「實現神學」是會爭辯說神會履行祂對猶太人的承諾。但煙幕之後，現今取代主義者的「包容神學」和「實現神學」只不過是替代神學的新瓶舊酒。

傳道士和作家道爾頓·托馬斯 (Dalton Thomas) 也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術語來描述取代主義或替代神學：「為了避免處理這種長期存在於語義學上的論點並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我

選擇也鼓勵其他人使用「剝奪神學」(Divestment theology) 此術語。當所有的定義都歸結為它們的本質時，我們正正在處理「剝奪」此基本論點。」

托馬斯繼續引用梅里亞姆—韋伯斯特字典 (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 對 divestment 的定義：

- 搶去財產、權力或名銜
- 脫去衣服、裝飾品或設備
- 擺脫或釋放
- 從一個人身上奪去……

他總結：

[取代主義觀點] 的核心是猶太人民歷史悠久的國家希望被廢除，並被「重新定義」，以構成「不同的實現」。甚麼樣的實現？這是個一方面包括「整個創造」而另一方面則剝奪以色列的民族命運和希望的實現。¹

托馬斯的評論是正確的。即使將「整個創造」包括在他們歡迎進入「神的子民」的等式中，若堅持神已棄絕以色列國整體，並實際上不會履行祂所承諾的大衛王國的復興，這還是繼續剝奪猶太人的希望。事實上，雖然托馬斯強調剝奪以色列的國運和希望，但實際上遠不止於此。取代主義實際上做的是剝奪猶太人的身份，以及他們作為一個民族存在的權利。讓我們仔細深思一下取代主義的危險邏輯。根據取代主義者加里·德馬爾 (Gary Demar) 和彼得·雷塔特 (Peter Leithart) 的說

法，基督第一次降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摧毀以色列：「基督為教會統治列國的一個明顯例子就是毀滅迫害早期教會的猶太國（馬太福音24；路加福音21；參見使徒行傳6：8-15）。**在摧毀以色列時**，基督將國度的祝福從以色列轉移到一群新的人民，即教會。這是福音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

德馬爾和雷塔特的種族迫害不是一個邊緣信仰，而是標準取代主義。請注意，這裏不只是說暫時的毀壞，而是永久的摧毀。正如德國學者馬田·駱（Martin Noth）所解釋，到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已經不再是家園的象徵，以色列已經不復存在，以色列的歷史也就此結束了。」²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下這個問題的牽連。如果永久毀滅以色列是神的旨意，或以色列的歷史已經結束，那麼基督徒對今天的以色列有甚麼看法呢？如果原本的以色列歷史在公元70年結束，而教會成為了新的以色列（或正如殉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聲稱的「真正的以色列種族」），那麼今天稱自己為以色列人的是甚麼人呢？這些人和他們的國家是否一個非實體呢？那麼從那時到現在，我們應該怎樣處理1,800年的猶太歷史呢？最重要的是，我們對他們的未來有甚麼看法？如果向著取代主義的邏輯方向發展，通過永久地摧毀猶太身份象徵的聖殿和國家，主實際上摧毀了猶太人，因為正正是聖殿和國家——或者至少是他們未來恢復的希望——給了猶太人他們的身份。這是取代主義者艾伯特斯·彼得斯（Albertus Pieters）的結論：

神的旨意是在奠定新約後，世界上不再有任何猶太人——但他們還在這裡！這是一個事實

—— 一個非常可悲的事實，是由他們邪惡地反抗神所帶來的；但是，正因這種邪惡，這不受歡迎的群體現在繼承了神許多極其寶貴的應許，這難道不是駭人聽聞嗎？難道我們會因這樣說猶太人而被指反猶嗎？…… 怎可能相信在神的憤怒已經「到極限」的群體中仍然存有神聖恩典的預言呢？³

雖然很少取代主義者像彼得斯那樣直言不諱，但他的評論事實上非常準確地表達了取代主義的非常自然而又致命的邏輯。事實是神學、教義和信仰會影響一個人的態度和行為。因取代主義涉及剝奪猶太人民的國家、歷史、命運、呼召、希望、身份和存在權，許多現代取代主義者不喜歡承認此信仰與行動之間的關係。然而，任何有關歷代教會的深入調查都顯示，接受取代主義經常導致肆無忌憚的種族主義態度，並且引致多次暴力和殺戮的爆發。這正是「剝奪神學」一詞如此準確的原因。他們是曾經存在並且現正被解體的鬼魂。因此，猶太人冥頑不靈的自決不僅導致他們繼續存在，而且更糟糕的是，在實際應許之地上重建自己的國家。這只能被視為不敬虔之人的意志，或像彼得斯所描繪的那樣，一種邪惡的叛逆，完全在神的旨意之外。

當然，我非常清楚，並絕不會推斷每個支持取代主義的基督徒都恨惡猶太人。毫無疑問，今天支持這些觀點的教師中，很少有人對猶太人有任何形式的情感仇恨。這些教師中絕大多數都本意良好的；他們愛耶穌，並真正相信他們在傳達真理，甚至可能對猶太人有真正的愛。然而，這種善意無助於削弱意料之外的後果。激進伊斯蘭教或納粹主義的強烈滅種仇

恨，以及取代主義的微妙但固有殺傷力的影響，確實存在於同一光譜上。他們都致力於恰恰相同的目的，即破壞、剝奪、並最終毀滅猶太國和猶太人民。

請再次考慮彼得斯之前的評論。首先，他說世界上存在「任何猶太人」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事實」。然後他認為猶太人「現在繼承了神許多極其寶貴的應許」是「駭人聽聞」的。現在深思這個事實，這是1950年所寫的，也就是納粹大屠殺後的幾年！這樣的評論是多麼盲目和無動於衷？

請聽我說，當我們在這場最古老的屬靈戰爭的背景下處理種族和身份問題時，無論有意無意，思想產生信仰，信仰產生力量。由相信神的「旨意」是永久地摧毀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然後實際上希望是如此，到最後協助神落實祂的「旨意」，誰會否認這不是一個牽強的聯想？

結論

取代主義是一個由外邦信徒創造的不符聖經的神學。他們白白地接受了神的恩典和被慷慨地歡迎進入神的子民後，不僅沒有知足，還轉過身來剝奪以色列的神對猶太人民所應許的一切。再說一遍，無論如何稱呼或包裝它，若最終結果是剝奪猶太人民未來的呼召、揀選、身份和應許，那就是神學上的種族主義。正如我們在本章開頭所說，儘管並非歷史上的每位取代主義者都對猶太人恨之入骨，但絕大多數公開仇恨或迫害猶太人的都是取代主義者，也是公平的說法。毫無疑問，連廣大大部分取代主義者都拒絕承認顯而易見的猶太仇恨和迫害的事

實，就是反對取代主義學說的響亮見證。取代主義的惡果包括納粹大屠殺。正如羅馬天主教神學家漢斯·昆（Hans Küng）曾經非常準確地說：「納粹反猶主義是無神的、反基督的罪犯的傑作。但若沒有近兩千年來『基督教』反猶主義的前史，就不可能實現。」⁴

世俗歷史學家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猶太歷史學家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今天許多基督徒也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唯一拒絕看到或承認這一點的就是那些堅決擁護它的人。讓我們祈禱，務求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向這個充斥教會太久的邪惡之泉敞開雙眼。

12.

伊斯蘭教的取代主義

當我們討論取代主義與猶太仇恨之間的明確關係時，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除基督教以外，伊斯蘭教也抱著自己形式的取代主義。與基督教一樣，伊斯蘭教中存在的取代主義，導致了過去一千四百年來對猶太人頻繁的肆虐。虐待是如此的嚴厲，以至於1172年，偉大的猶太智者摩西·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強而有力地說：「以實瑪利的國……嚴厲地迫害我們並設法傷害和貶低我們……沒有人能在貶低和羞辱我們與之匹敵。」¹

伊斯蘭教如何實行取代主義

當穆罕默德（Muhammad）在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成為一名初出茅廬的年輕「先知」時，他所遇到的所有基督徒都是取代主義者。隨著伊斯蘭教的發展，穆罕默德只不過是跟從他唯一認識的基督徒，並將他們的取代主義據為己用。通過悲劇性但不令人驚訝的轉折，阿拉伯基督徒很快發現自己成為了取代主義的受害者。然而，伊斯蘭教的取代主義是一種更強大的異形品種。它遠遠不止是神學上的替代；它是極度激進的，並試圖殲滅所有非穆斯林。伊斯蘭教不僅旨在取代基督教、猶太

教和其他宗教，穆斯林也打算取代基督徒、猶太人和其他所有人。因此，很快，基督徒要麼被征服，要麼就像阿拉伯猶太人一樣被徹底剷除。在穆罕默德的生涯中，他（在穆斯林心目中）最著名的成就之一就是在阿拉伯半島消滅了所有猶太人。基督徒也不比猶太人好很多。

隨著穆罕默德在632年去世，穆斯林的征服立即展開了。在哈里發阿布·伯克爾（Abu Bakr）和他的將軍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ed Ibn Walid）的領導下，伊斯蘭取代主義橫行無忌。短短四年間，大約300,000名基督徒在整個中東地帶被屠殺。最早的伊斯蘭記錄顯示，穆斯林圍攻一個城後，他們分發戰利品和將違抗者殺無赦，並將平均三至五萬名婦女押回麥加與穆斯林結婚或被用作性奴。僅僅十年內，就有一百多萬名基督徒被殺。在不到一代的時間內，伊斯蘭教粉碎了基督教世界古老的心臟地帶。在一百年內，全球一半的基督徒被屈服在伊斯蘭教的奴役和統治之下。² 在一個悲慘的轉變中，基督教的取代主義受到惡報。

伊斯蘭教文化的取代主義

伊斯蘭教的早期取代主義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時穆罕默德去了麥加的異教神社克爾白（Kaaba）並清除其所有的偶像，將其變為穆斯林崇拜的中心。無論伊斯蘭教蔓延到哪裡，它都成為舊有文化和宗教的溶化劑。隨著伊斯蘭教的膨脹，大量的宗教遺址被改建成象徵伊斯蘭勝利的清真寺。最初建於公元360年，位於君士坦丁堡（現代伊斯坦堡）的輝煌的聖索非亞大教堂（Hagia Sophia）曾經是世上最大的教堂，但於1453年由

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 the Conqueror）改建成清真寺。圓頂上的十字架被新月取而代之，高聳的叫拜樓環繞著建築物。在整個內部，用阿拉伯文字寫上阿拉、穆罕默德和伊斯蘭教的首四個哈里發（Caliph，是伊斯蘭宗教和政治領袖的名銜）名字的大量華麗的牌匾被隨意地掛上。今天，它是一個穆斯林聚集祈禱的博物館，但基督徒連單獨禱告都被禁止。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上也觀察到取代主義的計劃。那裡，穆斯林建立了圓頂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和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為求抹去以前猶太人存在過的痕跡。由阿富汗巴米揚的古代大佛，至遍佈中東、巴爾幹半島，以及整個歐洲的數百座教堂和修道院的破壞，都觀察到伊斯蘭的取代主義。可以引用數以千計的類似例子。伊斯蘭取代主義自認為最終正教，受於天命去取代天下所有人。正因如此，過去的一千四百年，伊斯蘭推動的帝國主義會首尾相繼，直到基督再來。

伊斯蘭取代主義的神學基礎

伊斯蘭取代主義的神學基礎始於古蘭經和穆罕默德本人，因在古蘭經中，穆罕默德宣稱自己是「先知的印記」或「最後的先知」（阿拉伯語：Khātaman-Nabiyyīn）（古蘭經 33：40）。「先知的印記」此名銜是被理解為神揀選傳遞伊斯蘭教信息的眾先知中最後一位。穆斯林一致同意穆罕默德是以古蘭經的形式接受了神的最後啟示，並且它是為全人類的，永遠不會被取代或改進。古蘭經本質上是最後的「約」的觀點，也在古蘭經 5：3 中得到推斷：「這天，我為你們完善了你們的

宗教，完成了我對你們的恩惠，並為你們選擇了伊斯蘭教為你們的宗教。」這些也應該是穆罕默德在632年去世前揭示的最後一節經文。在其他伊斯蘭「神聖」傳統中，記錄穆罕默德曾說過：「我實在的告訴你們，阿拉命我為先知印記時，亞當仍在水和粘土狀態之間」³和「我是阿拉的最後一位先知，我的會眾是最後的會眾」⁴和「在我這裡，一連串的先知就已經結束了。」⁵所有這些都被視為伊斯蘭教是所有其他宗教中的終極和至高無上的證據。穆斯林學者一致認為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為人類提供全新、終極和完善的法律（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的先知。

根據穆斯林的世界觀，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經文已經腐敗了，而伊斯蘭教是被視為一個正教的復興。最近在澳洲各地舉行的一場穆斯林運動，眾多特寫廣告牌上寫著「古蘭經：最後的約」的標語。今天，取代主義和至上主義思想滲透伊斯蘭神學和穆斯林身份的每個角落。穆斯林被灌輸他們是終極的宗教，優於和最終取代所有其他宗教，和吞滅並統治整個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們教導穆斯林將取代所有其他民族，並且全世界每個人都會說：「除了阿拉之外，沒有其他有權受到崇拜。」⁶

伊斯蘭末日學說：伊斯蘭教的勝利

我們甚至從穆斯林的末日傳統中也可見伊斯蘭取代主義。根據伊斯蘭教末世論，當耶穌以穆斯林的身份回來時，他會根據伊斯蘭教法來制裁。他們的傳統說耶穌將會特地破壞十字架，並鼓勵他人效法他，表明他不贊同基督信仰錯誤的象

徵。根據古蘭經，基督徒錯信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據說耶穌還會廢除吉茲亞（jizya，即稅的意思），這意味著在伊斯蘭教法底下生活的基督徒以選擇支付「保護稅」作為齊米（dhimmis，被保護民，即穆斯林統治的外族）生活，將不再是一種選擇。換句話說，根據伊斯蘭傳統，耶穌將回歸廢除基督信仰。

厄爾蓋德樹聖訓

然而，比有關耶穌回歸的觀點更糟糕的是臭名昭著的《厄爾蓋德樹聖訓》（Hadith of the gharqad tree）。它設想穆斯林在末後期間對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進行大屠殺：「審判日不會在穆斯林與猶太人作戰之前出現。猶太人將躲在岩石和樹木後面，但是岩石和樹木會說：哦，穆斯林！阿拉的僕民！我後面的就是猶太人，快來殺他！」但厄爾蓋德樹不會這樣，因為它是猶太人的樹。」⁷

因此，此聖訓是哈馬斯官方憲章的核心，甚至在指導其運動。這種觀點，即穆斯林摧毀猶太人民和以色列國的神聖命運，是巴勒斯坦政治家和宗教領袖一再重申的主題。2011年5月，哈馬斯國會議員和神職人員阿斯特爾（Al Astal）在阿克薩電視台上說：

猶太人成群結隊地前往巴勒斯坦，以便巴勒斯坦人以及他們背後統一的伊斯蘭國家將有幸消滅這幫邪惡之民……在短短幾年內，所有錫安主義者和定居者都將意識到他們抵達巴勒斯坦

的目的是為了大屠殺……當巴勒斯坦被解放並且其人民重回故鄉時，整個地區，在阿拉的恩典下，將變成伊斯蘭教的聯合國，巴勒斯坦的土地將成為伊斯蘭哈里發國的首都。⁸

因此，穆斯林的末日敘事不僅設想耶穌作為穆斯林先知回歸及廢除基督教，而且還設想對猶太人進行最後的種族殺戮。在此，末後標誌著伊斯蘭教的取代主義將得到最充分的實行。毋庸置疑，我們不應該輕視這一觀點，因為這正是聖經所說的敵基督及其追隨者將會尋求完成的使命。

結論

這一切都不應該令人驚訝。畢竟，當退一步看看大局時，撒旦本身其實就是首個也是終極的取代主義者，甚至希望取代神：「你心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以賽亞書14：13-14）。」

新基督徒反猶主義

在二十世紀，兩件事深刻地改變了基督教對反猶主義思想和行為的表達。當然，第一件事是納粹大屠殺——有系統地謀殺了歐洲猶太總人口的三分之二。第二件事是1948年以色列國的重生。這兩件事永遠改變了基督教取代主義的表達方式。正如我們所見，整個教會歷史中，許多基督徒領袖和神學家都自信地斷言以色列民族和猶太聖殿將永遠成為過去。正如奧利金所說：「我們可以完全相信猶太人不會回到他們早先的狀況，因為他們犯下反對人類救主陰謀的最可憎的罪行。」¹ 自從公元70年後，取代主義者的觀點認為一切都結束了；神親自永遠地瓦解了這個國家並摧毀了猶太聖殿，使猶太人陷入永久的流亡狀態。在這一切中，我們被告知，神親自傳遞的信息是基督教會是新的聖殿，而承諾的土地遠遠超過中東的一小塊土地。這是基督教取代主義神學家1,800年來的見證。

但是一夜之間，這一切都改變了。以色列國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得以恢復。這是奇蹟中的奇蹟。對於那些聲稱神已下令永遠不會這樣做的人來說是天大的尷尬和挑戰。如果取代主義是真理，那麼以色列國的重生只是在某種僥倖之中發生，本質上超出了神的主權意志。他們說，今天的以色列其實是一種反常現象，一種巧合，與聖經的預言或神的應許無關。在歷史上，當猶太人受苦，取代主義者聲稱他們因先祖的罪惡而受到

應有的懲罰。現在，隨著猶太人成功、勝利，甚至身在自己的國土，突然之間神學的聯想也被逆轉了。不再有人將今天的猶太人與耶穌時代的猶太人聯繫起來。畢竟，神怎能祝福那些殺害祂兒子的人呢？他們堅決地宣稱，今天的以色列不是聖經時代的以色列。但為甚麼突然改變腔調？坦率地說，今天在取代主義者中有一種深層的神學需要，甚至心理需要來對抗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在湯姆·賴特（Tom N.T. Wright）的評論中可以聽到取代主義者的心理恐懼，這種恐懼源於現在的以色列國確實實現了神的主權計劃：「因此，建議我們作為基督徒應支持以色列因它是預言的實現，是以一種相當激進的方式切斷了我們所處的樹枝。」² 全對。對賴特來說，支持以色列等於承認取代主義作為神學體系是錯誤的。支持以色列就是肯定神建立她，並削弱賴特所說支持他的取代主義的樹枝。然而，問題在於樹枝本身充滿了白蟻和腐爛，並且很快就會自行脫落。這正是最好跳離此樹枝，同時仍有時間穩妥地降落在神不變的承諾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納粹大屠殺後的現代基督徒也面臨著一個明顯的現實，即一千八百年來的取代主義及由此產生的猶太仇恨，最終導致六百萬猶太人死亡的無法形容的恐怖。因此，今天取代主義者在表達他們的神學往往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很少有人效法他們眾多的神學先輩那樣公然地利用種族主義和仇恨方式來表達它，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是活躍健在。英國社會和政治評論家梅蘭妮·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非常準確地捕捉到了這一現實：「在奧斯威辛之後，這邪惡的神學不出所料地消失了。但事實證明它只是隱藏在地面底下。」³ 因為以色列國是如此成功，所以一方面它需要一股更大的內在動力去推動棄絕猶太人的神學，但另一方面它必須以較政治正確和

非種族化的方式進行。那麼，了解到取代主義者現在面臨的緊張局勢，我們就能理解為何反錫安主義（anti-Zionism）成為了一個方便的術語。今天，取代主義活動幾乎總是在「反錫安主義」的旗下耀武揚威。取代主義真正潛在的動機是向世界（甚至可能向取代主義者本身）證明神與猶太人已經恩斷義絕，並且他們對土地絕對沒有聖約權利。他們發動這場戰爭的主要方式是通過辯說猶太人對土地沒有律法上、道德上、或政治上的權利。因此，今天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煽動「巴勒斯坦敘事」的宣傳，或支持各種旨在通過暴力和非暴力手段破壞以色列國的運動並不罕見。在一個基督徒對猶太人民公開偏見是不可接受的世代中，激進穆斯林便成為了某些基督徒的完美代理人。在一個信息自由流動及無所不在的時代，大肆宣揚神已剝奪猶太人的繼承權，或以色列國違背神的旨意，無可否認為那些仇恨或希望殺害猶太人之徒壯膽。毫無疑問，取代主義與現代反以色列主義政治的結合，絕對有助於日益增強激進伊斯蘭教和新納粹團體積極和暴力的猶太仇恨。

向取代主義低頭

今天，一個令人心寒的事實是在一些較大型的傳統福音派中，反以色列的行動主義，甚至對以色列的直接仇恨，正在站穩腳步，連年輕福音派也對其倒屣相迎。曾是左翼活動家的特權，現在在許多保守福音派中也變得相當流行。在「中東季刊」的一篇文章中，基督徒合一支援以色列（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的執行董事大衛·布羅格（David Brog）寫有關於在千禧世代福音派中迅速蔓延的反以色列主義：「將福音派對以色列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隨著越來越多福音

派的反以色列敘事，反猶太國的基督徒正在不斷增加……對基督徒支持猶太國的質疑正迅速成為千禧一代展示基督徒同情和善意的關鍵方式。」⁴

令人傷心的是，今天許多年輕福音派人士拒絕錫安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研究過這個問題的雙方，並感受到他們的良心迫使他們反對以色列，亦不是因為他們查考聖經並得出亞伯拉罕之約在這個問題上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的結論，但往往只因他們對錫安主義有關的陳規定型觀念。取代主義者花了很多功夫，投射復原主義者為教育程度低、粗魯、沒同情心、超文字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來說他們是無法理解聖經中更微妙的含義或中東沖突複雜性的人。

雖然在教會內，我們希望各種學說的興衰完全取決於它們與經文的吻合，但不幸的是，看法的時髦與否總會令年輕人左搖右擺。結果，今天在福音派文化的某些圈子中，支持巴勒斯坦敘事是時髦的。這種敘事將以色列置於最怪誕的諷刺畫中。她基本上是一個非法、種族隔離和銳不可擋的國家，只存在於壓迫貧窮的巴勒斯坦受害者。當然，在吞噬這種敘事的勾線和墜子時，他們不知不覺地讓自己成為了伊斯蘭仇恨團體資助的政治宣傳戰中的棋子。更令人悲傷的是，許多基督徒在相信自己要為同情和正義的原因站起來時，無意地將自己的獨木舟駛入一條仇恨之河。聖經說這河最終會淹沒以色列國，並導致另一場無與倫比的災難。

所羅門王曾有一句名言，「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1：9）。儘管歷史上大部分的基督教會成為了撒旦的猶太仇恨工具，但這悲劇性的

諷刺似乎將會歷史重演。當然我們祈禱並非如此，但是現在某些福音派人士對以色列採取如此嚴厲態度的趨勢並不是一個好的預兆。讓我們簡要討論日益增長的反以色列運動中的主要角色。

大英帝國的聯合循道會

大英帝國的聯合循道會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在 2010年會上，非常明確地表明他們是以色列國的敵人。首先，會議投票通過了抵制在猶地亞和撒瑪利亞製造的猶太商品和提供的服務。其次，就是贊同一份肆無忌憚的反猶主義文件，稱為《**巴勒斯坦呼籲文**》 (Kairos Palestine document) 。

大英帝國的聯合循道會所通過的抵制，是第一次對任何國家的抵制。以色列只身孤影。這場抵制激起了人們對1933年希特勒開始對猶太企業的抵制，以及從1922年到現在的阿拉伯穆斯林對所有以色列產品的抵制的回憶。在最初抵制六年之後，希特勒宣布其最終目的：「今天我將再次成為先知：若果歐洲內外的國際猶太金融家成功地再次使列國陷入世界大戰，那麼結果將會是…… 歐洲猶太人的滅絕！」⁵

《巴勒斯坦呼籲文》指出：「在這份歷史性文件中，我們巴勒斯坦基督徒宣稱，對我們土地的軍事佔領是反神和反人道罪，以及任何使佔領合法化的神學是非基督教導。」⁶

我想問：當基督徒認可一份指猶太人存在於猶地亞和撒瑪利亞為「反神和反人道罪」的文件，結果是會鼓吹或勸阻巴

勒斯坦激進分子的暴力呢？不出所料，該文件沒有對任何恐怖主義的譴責或要求結束，而是讚同和稱頌肆無忌憚的恐怖主義行為。根據《巴勒斯坦呼籲文》，巴勒斯坦人民只不過是「參與和平鬥爭，特別是在第一次起義期間。」該文件確實是對真相的嘲辱，狡辯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國的抵抗是必要的自衛。

當然，這與阿道夫·希特勒的邏輯不謀而合。他在他的書《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寫道：「因此今天我相信我的行為符合全能造物主的意願：通過自衛而對抗猶太人，我正為耶和華作工。」⁷

更諷刺的是，《巴勒斯坦呼籲文》譴責循道會的精神之父約翰和查理·衛斯理的信仰。他們期待猶太人恢復到他們古老的土地上。不幸的是，大英帝國的聯合循道會並不是唯一一個放棄聖經見證並接受拒絕主義神學的教派。

美國長老教會

在過去十年中，美國長老教會（PCUSA，不要與PCA混淆）也每況愈下地採取嚴厲的反以色列立場。在其2012年會上，投票勉強擊敗抵制、撤資和制裁以色列的運動。正如我們稍後將討論，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對以色列國進行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抗爭。雖然被投票擊落，但美國長老教會暴露了其中日益增加的少數極端分子。

在2013年，另一事件揭露了該教派內對猶太社群日益增長的敵意。這是長老會阿爾伯特·巴澤爾牧師（Reverend Albert Butzer）的故事。他在該教派的年度大會上被迫辭去中東問題委員會主持人的職務。他的重大冒犯就是兩次前往由猶太團體贊助的以色列訪問，而非由巴勒斯坦團體贊助。雖然巴澤爾也曾與親巴團體一起巡遊這片土地，甚至對他們表示同情，但因他接觸過猶太人的另類敘述這一簡單事實便使他成為了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但在2014年2月，美國長老教會下屬的以巴使命網絡（IPMN）發布了一份配有DVD的長達74頁的圖文並茂小冊子，題為《錫安主義未定論：公理學習指南》，並對以色列發動了最明顯的攻擊。根據《評論》雜誌（Commentary）的高級在線編輯喬納森·托賓（Jonathan S. Tobin）的說法，該小冊子是：

對錫安主義概念的全面攻擊，並試圖將錫安主義與導致納粹大屠殺和其他歷史暴行的基督教反猶主義相提並論。其目的是將以色列影射為非法實體，並將其美國的猶太支持視為偏離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它不遜於對以色列和美國猶太人的戰爭宣言……在《錫安主義未定論》中，猶太人沒有權自我保衛和進入以色列。另一方面，它狡辯向以色列施行暴力行為為合理的。⁸

最後，在2014年6月，美國長老教會通過了一項抵制與以色列有業務往來的幾家機構的決議。鑑於近年來這教派在墮

胎和同性戀婚姻方面採取左派的自由主義立場，這一切都不詫異。但毫無疑問，這些政策將對此教派的240萬信眾產生深遠的影響。

聯合基督教會

在2014年6月，另一個主流基督教教派——聯合基督教會——發表了一份呼籲抵制以色列產物的報告，題為《以巴政策工作組報告》。聯合基督教會是加拿大最大的教派，總統奧巴馬崇拜二十多年的芝加哥三一聯合基督教會也是其屬下的教會。他和他的孩子們都是在那裡受洗。諷刺的是，這報告發佈時，蘇丹等國家的人權侵犯行為是如此猖獗，包括將一名因改信基督而被判處死刑的懷孕基督徒用鎖鏈鎖在牢房中，並讓她在地板上分娩。但沒有人呼籲抵制蘇丹，只有抵制以色列。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僅以色列被排擠出來抵制。該報告將復原主義標籤為「一種錯誤的教義」，並將基督徒對以色列的支持描述為一種現代叛教和拒絕神的形式。

蘇格蘭教會

蘇格蘭教會是另一曾是真理之光但現已成為反猶宣傳天堂的教會。在2013年5月，教會發布了《亞伯拉罕的產業？關於「應許之地」的報告》。這份報告結合了典型的取代主義和對以色列國的嚴厲起訴。

在神學方面，該報告譏諷所謂的「應許之地」，這就是「應許之地」在報告標題中加了引號的原因。毫無疑問，令亞伯拉罕震驚的是該報告提出了一個荒謬的說法，即「關於以色列土地的應許從來不是從字面上理解的，或應用於特定的地理區域……聖經中的『應許之地』不是一個地方，而是隱喻神的子民應該如何行事。這個『應許之地』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或建成。」⁹

請細想這裡的內容。神親自發死誓要賜祂指定的土地給亞伯拉罕的後裔。祂以許多非常字面的方式重複了祂的承諾數百次。然而蘇格蘭教會告訴我們，這些承諾僅僅是任何一塊土地的隱喻。我真好奇，要等多久神才會告知我們這僅僅是一個隱喻，而不應用字面去理解。這份報告確實是一種神學破壞的行為——完全嘲弄聖經的連貫性。

關於這樣的說法，猶太裔美國專欄作家丹尼斯·普拉格提出了這個非常準確的觀察：「好像一個主要的後基督教團體宣稱『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和『復活』從沒意味著基督徒和新約聖經一直所理解的意思。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主要的穆斯林團體宣稱耶穌意味著穆罕默德；基督意味著古蘭經；被釘十字架意味著仇視伊斯蘭教；和復活意味著朝覲。」¹⁰

然後，報告繼續將以色列影射為一個不公正、壓迫、種族主義的軍事國家，並不應受基督徒支持。雖然對以色列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指控，亦模糊地譴責各方所有暴力行為，但它從沒提到巴勒斯坦的軍國主義、侵略、種族主義或仇恨。連一次都沒有。這份報告是份最一塌糊塗的反以色列誹謗。

經過國際輿論大量的批評後，蘇格蘭教會修改了該文件，並提及以色列有存在權的事實。停下來想想：我們現在活在一個基督團體需要受壓才承認一個國家有存在權的世界中。世上還有哪個國家被質疑它的存在權？只有以色列。我發現自己完全贊同丹尼斯·普拉格的結論：

蘇格蘭教會的報告不是對以色列的批評；它是主張使猶太人無效，並使他們在歷史上對土地無可爭議的擁有權無效……自中世紀以來，蘇格蘭教會就對猶太人進行最醜陋的描寫……該報告結合了中世紀基督教反猶主義和當代左翼的反錫安主義。對於猶太人和以色列來說，這是一個致命的組合。¹¹

抵制、撤資和制裁 (BDS)

在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黨正式抵制猶太企業。這只是世界史上最邪惡的猶太仇恨的開始。今天，一場所謂抵制、撤資和制裁 (Boycotts,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或BDS的抵制以色列新運動正在進行中。BDS是一項全球運動，利用經濟和政治壓力從根本上破壞以色列的安全、合法性和未來。該組織雖然由巴勒斯坦人建立，但在全球的大學校園中非常活躍。在這運動中，我們又發現了左翼組織、暴力激進伊斯蘭組織和主流基督教之間的直接聯繫。

阿薩德·阿布哈利勒 (As'ad AbuKhalil) 是加州州立大學斯坦尼斯拉斯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tanislaus)

的黎巴嫩裔美國政治學教授。他也是BDS直言不諱的支持者。據哈利勒說：「BDS的真正目的是打倒以色列國……這應被視為一個明確的目標。對此問題不應存有任何模稜兩可的說法。為巴勒斯坦人伸張正義和自由與以色列國的存在是水火不容的。」¹²

另一位BDS在美支持者和活躍分子艾哈邁德·摩爾（Ahmed Moor）為《衛報》、《赫芬頓郵報》、《每日野獸》、《Mondoweiss》，《電子起義》和半島電視台等撰稿。根據摩爾的說法：「BDS不是邁向最終攤牌的一步；BDS就是最終的攤牌……若結束佔領並不是意味著顛覆以色列本身，那麼BDS並沒有意義。」¹³

雖然很少有來自美國長老教會、聯合基督教會、大英帝國的聯合循道會的會眾會認同激進伊斯蘭組織哈馬斯的所有卑鄙觀點，但這些所有反以色列立場都會導致教會與恐怖組織之間的距離迅速縮小。許多人認為BDS只是一個草根運動，其目的是向以色列施壓，使其應允一個巴勒斯坦國。然而，這完全是對此運動真實存在的誤解。雖然許多加入BDS運動的基督徒只是認為他們支持一個代表平權、正義和一般基督徒價值觀的大學基層運動，但實際上他們是在支持一個激進和暴力運動，以尋求消滅猶太種族而告終。歐洲和美國絕大多數的BDS運動都是由與哈馬斯等恐怖組織有關的組織所驅動的。哈馬斯和穆斯林兄弟會主要通過穆斯林學生協會，為國際BDS和反以色列政治活動在多所美國和歐洲大學校園提供主要的活躍分子、特務和指揮。聯邦調查局（FBI）已經直接將穆斯林學生協會與穆斯林兄弟會聯繫起來。其他與BDS運動有關的親巴團體，如美國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協會（American Muslims for

Palestine) 或巴勒斯坦學生正義組織 (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已為向哈馬斯輸送了數十萬美元而被列入了黑名單。¹⁴

在2014年以色列種族隔離週期間，美國校園的BDS團體被拍攝到反覆吟唱：「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將是自由的。」 BDS運動的其中一位領導人物是阿扎姆·塔米米 (Azzam Tamimi) 。他是一位政治思想教授，也是倫敦巴勒斯坦團結運動 (Palestine Solidarity Campaign) 的領導者。在以色列駐倫敦大使館前的抗議活動中，塔米米談到以色列國和猶太人民時說：「世界上任何有信仰與否的人都必須聚集在一起，以便從全人類中消除這個癌。」在BBC的一次採訪中，塔米米明確及毫無保留地聲稱，如果他有能力，他會在以色列進行自殺式炸彈襲擊。「你看，為巴勒斯坦犧牲自己是一個崇高的抱負。這是直接取悅我的神的方式。如果有機會，我會這樣做。」¹⁶

請注意，這是自認基督徒現今支持的理念。因此，我們看到在美國長老教會和大英帝國的聯合循道會的文獻中對以色列的譴責，與哈馬斯的煽動言語實際上是完全相同，並不感到驚訝。在許多大學校園中，BDS的反以色列活動經常造成了如此強烈的欺壓和恐嚇氣氛，現在令許多猶太學生開始表示感到不安。在2014年3月和4月，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和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的猶太學生在他們宿舍的門下收到假冒的驅逐通知書。親以色列組織 StandWithUs 的國家校園項目主任布雷特·科恩 (Brett Cohen) 表示：「對於以色列學生來說，這些不折不扣的騷擾和恐嚇，在BDS冒頭的地方是司空見慣的。」科恩列出親BDS

學生令人討厭的行為，包括「以喊聲蓋過對手，發佈新納粹反猶宣傳圖片到他們的社交媒體賬戶，以及吶喊種族綽號並惡意搗亂學生政府議程。」¹⁷

本·懷特

本·懷特 (Ben White) 是最活躍、最直言不諱的反以色列活躍分子之一。懷特是位牛津大學畢業生、長期反以色列博主以及反以色列圈內備受歡迎的演講者。在一篇在線政治期刊《反擊》(CounterPunch) 的文章中，懷特說：「我不認為自己是反猶太人，但我也能理解為甚麼有些人會是。其實是有很多原因的。」¹⁸ 請注意，反猶太人就只是憎恨猶太人的人。他並沒有特別捍衛反錫安主義，而是反猶主義。懷特對那些憎恨猶太人的人表示理解。換句話說，他所理解的，並不是反對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的仇恨，而是反對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的仇恨。懷特接著列舉了許多他認為使這種仇恨合理化的理由。當我說現代基督教猶太人仇恨是在激進穆斯林或新納粹團體火山爆發般的仇恨上火上加油時，這就是我意思的一個典型例子。這種言語類似神的心嗎？我個人尚未看過這些現代反以色列活躍分子對猶太人表達過愛。

斯蒂芬·西澤爾

另一位極具煽動性的反以色列活躍分子，當數聖公會牧師斯蒂芬·西澤爾 (Stephen Sizer)。西澤爾是新反猶太人的完

美典範。他在2005年出版了《基督教錫安主義：世界末日的路線圖？》（Christian Zionism：Roadmap to Armageddon？）和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前書的簡化版，名為《錫安的基督徒士兵？聖經、以色列和教會》（Zion's Christian Soldiers？The Bible, Israel and the Church）。在這兩本書中，西澤爾認為，那些不是取代主義者的基督徒，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時煽動仇恨、不公和種族主義，並要為營造一個成熟的戰爭氣氛——甚至可能是一個世界末日的氣氛——而負上責任。西澤爾不僅受那些接受反以敘事的教會歡迎，也受到世俗和穆斯林的反以圈子歡迎。雖然西澤爾通常都是陰聲細語，但是西澤爾是一個意識形態炸彈投擲者，經常失控地用煽動性言論談論以色列以及其在教會的支持者。雖然西澤爾遠沒那麼談諧，但基本上他已成為反以運動的安·庫爾特（Ann Coulter）。例如，在2013年8月，他坐在一個擁擠的教堂前，發表了以下聲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教會，肯定有一方支持占領和錫安主義的。我的一個負擔就是在神學上挑戰他們，並表明他們已經否定了耶穌，否定了聖經，和他們是可憎的。」¹⁹

在這個評論中，西澤爾將以色列整個彌賽亞猶太人社群，以及將福音派阿拉伯以色列人，都投進了「可憎的」「否定了耶穌」之輩其中。所有這一切都在他自我滿足地嬉皮笑臉說出來，吸引了許多台下的笑聲。奇怪的是，西澤爾後來為他的話道歉，但再後來，又收回道歉，並表示對自己的言論完全合意。在另一個場合，西澤爾又提到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或彌賽亞信徒為「異端」。²⁰ 又在另一個場合，西澤爾的推文再次試圖譴責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並發表「基督教錫安主義糟蹋聖經，連這個詞本身都是一個矛盾。」²¹ 讓辨別諸靈

的教會問，是甚麼靈驅使西澤爾對他的基督同胞進行如此過分的指責，並訴諸於這種煽動性、分裂性和仇恨的言語？

儘管如此，西澤爾的取代主義，不僅使他使用煽動性的言辭，也使他加入了強烈的反以活動中。在2012年，西澤爾前往巴格達參加「聲援在以色列佔領的獄中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囚犯和被拘留者的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Solidarity with Palestinian and Arab Prisoners and Detainees in the Prisons of the Israeli Occupation）。作為基督的代表，西澤爾有否尋求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和解？恰恰相反。他站在一個阿拉伯人佔多數的會眾面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兒童的酷刑進行了特長和生動的描述。這不是誇張。儘管西澤爾確實沒有指責猶太人用他們的血來製成瑪索（Matzo，即無烤餅），但從中可見似曾相識的、過去歇斯底里的猶太仇恨者所用來激起群眾反猶情緒並經常導致大屠殺的血謗傳說。讓我們撫心自問，穆斯林世界需要更多的鼓勵來憎恨猶太人民和以色列國嗎？為甚麼像西澤爾這樣的反錫安主義者認為有必要刻意為已經肆虐的穆斯林仇恨火上加油？當我們觀察到這種事情時，我們必須問，真正的目標和最後的結局是甚麼？是甚麼靈驅使他們和他們想要創造的運動？難道他們意識不到自己在很多方面都是現代打種族牌的反猶神學家嗎？最重要的是，真正有良知的基督徒會想與這些人和運動有任何關係嗎？

誰在短接啟動世界末日？

當我觀察到斯蒂芬·西澤爾在世界各地煽動穆斯林對以色列的仇恨時，或當我聽到取代主義者聲稱拒絕取代主義是造

成流血的罪魁禍首時，我只能搖頭嘆息。作為一名教導伊斯蘭教在末後日子飾演著重要角色而聞名的老師，我多次被指唯恐天下不亂。事實上，根據許多取代主義者，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不只希望，還在推動真正哈米吉多頓大戰發生的可能性。反錫安主義運動的著名支持者布萊恩·麥拉倫（Brian McLaren）表示，任何嚴肅對待以色列末後預言的人都會「利用虛假的世界末日情景來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創造一種尋死願望。除非我們強烈地正視它，否則很容易創造出一個自證預言。」²² 如西澤爾的《錫安的基督徒士兵？聖經、以色列和教會》，漢克·漢尼葛夫（Hank Hanegraaf）的《世界末日的導火線》（Fuse of Armageddon）和維多利亞·克拉克（Victoria Clark）的《世界末日聯盟：基督教錫安主義的興起》（Allies for Armageddon: The Rise of Christian Zionism）等書籍完全致力於爭論錫安主義為一個危險的想法，並進一步推動大規模地區甚至末日戰爭的可能性。但是考慮一下在這裡諷刺和虛偽的層面。首先，那些認為錫安主義推動哈米吉多頓大戰的人，最常反對從字面上理解關於此戰的聖經預言。然而，他們指責任何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將會使其發生。噫？但更奇怪的是，這些批評錫安主義的人，實際上是在鼓吹、支持甚至培育聖經所說的那種特別點燃世界末日之戰的種族和宗教仇恨——「永懷仇恨」（以西結書 35：5）。

在諾克斯神學院（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致福音派和其他有關方面的公開信》中，取代主義作者竟然把十字軍所流的血完全歸咎於那些認為以色列土地是實際應許之地的人。該公開信感嘆道：「有關『聖地』的錯誤神學，對中世紀慘無人道的十字軍東征貢獻不少。」²³ 然而，這一陳述的明顯問題，是導致十字軍東征的神學是取於取代主義的觀點，即

應許之地特別屬於基督教會。這封公開信從未承認過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不僅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而是在整個歐洲。此責任也完全落在取代主義的猶太仇恨上。十字軍只是帶劍的取代主義者。這就是失明的本質和內疚的轉移，並一直困擾著取代主義者。其虛偽簡直就是舉世無雙。

結論

拉比阿米爾·赫希 (Rabbi Ammiel Hirsch) 完美捕捉基督教會內日益增長的反以色列運動：「這個世界充滿了那些傳講愛但充滿仇恨的人。他們表現謙遜，但充滿傲慢。他們對於錯誤的事情充滿激情。他們貶低言語和歪曲價值觀。他們說是為了和平，但行動卻促進了戰爭。」²⁴

日益嚴重的反錫安主義運動並非真正關心和平、正義和同情的價值觀。在政治或社會正義運動的假面具背後，是致力打擊以色列的真正目的。撒母耳·克拉夫 (Samuel Clough) 是我一位辯口利舌的聖經教師和朋友。他完美地總結了教會內新興的反以運動的巨大危險：「這些反以論點最終不僅僅是知識分子或政治論點。我們正在應付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這套思想體系的邏輯結論是死亡。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教導我們任何東西，至少它告訴我們一個剝奪猶太人權利的神學，最終會以集中營而告終。」²⁵

我簡單的禱告，是新一代的基督徒會甦醒，看到反以運動的表現形式是仇恨神賦予聖約的人。它是基督教棄絕猶太人的延伸，並致力將猶太人貶為流亡者和奴隸。儘管支持者試圖

聚焦在其運動的社會正義，但潛在的種族主義正變得越來越厚顏無恥。在醒悟到這個可證的現實之後，我祈禱年輕一代通達時務的信徒會看穿其背後錯誤的神學和種族主義議程，而拒絕這運動。我祈禱新一代的基督徒會重新獲得耶穌和使徒們所宣揚的希冀和復興的願景 —— 猶太王耶穌統治猶太人和外邦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一樣，都將聚集在一起，成為一個多元化但完全統一的神的子民，去事奉他們的創造者。

第三部分

末日和列國的審判

猶太人回歸土地的預言

布萊恩·普特爾 (Bryan Purtle) 是一位近年成為我好友的牧師。他一家都是消防員，自己也是。布萊恩是與我何其相似乃爾；他有學者頭腦，也有胼手胝足。最近，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地下室，將皮革製作成精美的防火頭盔皮牌。與此期間，他與妻子養育五個孩子，並共同牧養一個團契。布萊恩也是我所認識中最好讀的弟兄之一，並擁有我見過最令人羨慕的個人神學圖書館。他專注的典籍，往往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圖書館的牆上掛滿了他的英雄的一些畫像——德高望重的牧師、神學家和傳道士——如查爾斯·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羅伯特·克利弗·查普曼 (R.C. Chapman)、阿道夫·薩菲爾 (Adolph Saphir)、波納 (Horatius Bonar)、陶恕 (A.W. Tozer) 以及較現代的倫納德·拉文希爾 (Leonard Ravenhill)。

值得一提的是普特爾家也到過伊斯蘭國家作傳道士。在海外期間，我有幸訪問布萊恩。我們坐在起居室內，討論了一個我們最喜愛的話題：以色列在神計劃中的持續中心地位。「根據先知以及聖經的見證，以色列在末後期間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不是新穎的見解。這不僅是對聖經本身的簡單解讀，而且早在19世紀中後期就有人宣稱大批猶太人將回到巴勒斯坦，甚至建國。許多偉大的歷史傳道士和神學家，如查爾斯·司布

真、阿道夫·薩菲爾、大衛·巴隆、萊爾 [和] 波納，都預料到這一點。」

在事實發生數百年甚至一千多年前，許多偉大的聖經老師預料猶太人在末後期間將重建以色列國。這一點是對聖經的字面主義和未來主義解讀極為有力的支持。當調查那些取代主義者所寫的書時，會看到那些人拒絕甚至譏諷聖經預言是為現代的看法，或以色列民族在神的計劃中佔一席之地之見解。他們擅於突顯教會歷史中各種失敗的預言和誤導的日期制定者。他們喜歡指出假先知，比如埃德加·維森納特 (Edgar C. Whisenant, 《1988 年被提的 88 個理由》的作者) 或哈羅德·康平 (Harold Camping, 說審判日於2011年5月12日發生)，但他們絕不提及許多老師曾經確乎不拔的預測，即宣稱猶太人將重回自己的土地並重新建國的一天。讓我們回顧其中一些經常被遺忘的寶藏。

大衛·巴隆 (1855-1926)

大衛·巴隆 (David Baron) 是一位彌賽亞猶太信徒，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事奉主。在信主之後，他撰寫了幾本優秀的書籍，並共同創立了位於倫敦的希伯來基督徒向以色列見證 (Hebrew Christian Testimony to Israel) 的傳道組織。他最著名的經典著作是1918年的《撒迦利亞的異象和預言》 (The Visions and Prophecies of Zechariah)，至今仍在廣泛發表和使用。在解釋撒迦利亞第十四章時，巴隆寫道：

首先，我們必須假設猶太人在不信的情況下復興——不是完全復興整個國家（直至他們改信前，這不會發生），而是復興代表性和有影響力的餘民……從聖經中可以看出，在我們的主回歸前，以色列和土地的關係中將有種恢復，與祂第一次降臨時存在的事物非常相同。當時神與他們全國的交易終止，「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再重新啟動。¹

在實現之前三十年，巴隆預測猶太人會在不信的狀態底下回歸土地。但這不是巴隆預測的第一次。早於二十七年前，在1891年，巴隆出版了一本書名為《猶太人問題：過去、現在和未來》（The Jewish Problem: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我有一份原件，現在已有120多年歷史。這本相當小的書是關於猶太人即將回歸土地的說明性論點。關於耶利米書30：3，巴隆寫道：

這裡的復興是完整的：「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擄的人歸回」，歸回的將是「大幫」，大到即使是整個應許之地，對他們來說還是不夠大。同樣，出現在以賽亞書[第十一章]中的顯著預言中……無可否認，它將應用於「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和「分散的猶大」聚集在一起的前景……可引用更多談及徹底復興整個國家毫不含糊的仔細段落。此經文當然不可能應用於從巴比倫回來寥若晨星的人數。²

巴隆接著說：「在這裏和其他經文所預言的復興之後，以色列縱使不是列國之首，但至少享有國家獨立。」當然，以色列國在巴隆的預測後五十七年正式成立。

納撒尼爾·韋斯特 (1826-1906)

納撒尼爾·韋斯特 (Nathaniel West) 於1826年出生於英國桑德蘭 (Sunderland)。後來，他移居美國入讀神學院。他之後在辛辛那提 (Cincinnati)、匹茲堡 (Pittsburgh) 和布魯克林 (Brooklyn) 牧養了幾間教會。後來，他擔任丹維爾神學院 (Danville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授一職。他也是個作者，其中的經典作包括1890年的《末世論研究：兩約中的千禧年》。韋斯特不只認為主耶穌會在千年統治期間完全復興整個創造，他還清楚地預測了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的未來復興：

以色列未來的龐大問題源於大衛王國的破壞，而千禧年國是其解決方案。千禧年國與此同時將會帶來以色列未來接受大衛之子為他們的救主，堵住大衛王國的古代破口，以及永遠統一以色列和猶大在祖國的山上；簡而言之，以色列將會成為一個悔改之民和國，在列國鼓舞之下受到基督親自承認。⁴

以色列國在韋斯特的預測五十八年後正式成立。

萊爾 (1816-1900)

再倒數二十三年，我們來看萊爾 (J.C. Ryle) 的著作。萊爾是一位改革傳道士，他堅持以文字主義、未來主義和千禧年前的方式來解讀聖經。關於猶太人未來重回他們的土地，萊爾的評論是一字一板的。「我相信猶太人最終將再次聚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恢復到他們自己的土地，並在經歷大災難之後悔改信基督 (耶 30：10-11；31：10；羅馬書11：25-26；但12：1；撒迦利亞書13：8-9)。」⁵ 在另一處，萊爾直接主張：

如果我試圖引用聖經所有揭示以色列未來的經文，哪怕我的餘生都不夠時間。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何西阿、約珥、阿摩司、俄巴底亞、彌迦、西番雅、撒迦利亞都在宣告同樣的事情。他們以或多或少的明確性，預言在這時代的最後，猶太人將重回自己的土地上和神的恩惠中。在這件事上，我沒有聲稱這樣對聖經的解讀是絕無錯誤的，亦清楚許多優秀基督徒不能像我這樣看這問題。我只能說，據我所知，以色列作為一個民族的未來救贖、回歸巴勒斯坦、以及集體改信的聖經預言，與神的其他預言一樣都是清晰明確的。⁶

再次，以色列國在萊爾的預測八十一年後正式成立。

塞普蒂默斯·塞爾斯 (1819-1877)

塞普蒂默斯·塞爾斯 (Septimus Sears) 是最傑出的牧師和改革傳道士之一，並在英國享負盛名。他在二十歲時開始事工，後來成為克利夫頓嚴格浸信會 (Clifton Strict Baptist Church) 的牧師，直到他於1877年去世。在他所著的《以後的事情或神在聖經對未來的見證》 (The Things Which Shall Be Hereafter or God's Testimony about the Future, Gathered from Holy Scriptures) 一書中，塞爾斯清楚地預言未來以色列國的重建。在「猶太人的復興」一章中，塞爾斯寫道：

未改信基督的猶太人將回到耶路撒冷。因為要在他們歸回自己的土地之後，以下經文才將會實現：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結書36：24-27) ⁷

塞爾斯繼續引用其他幾個表明猶太人將返回自己土地的預言。根據塞爾斯的說法，之後將是「雅各遭難的時候」——一場可怕的國家災難，隨後是猶太人的國家改信，最後是他們最終永久地歸回到這片土地。請注意，塞爾斯的預言，如萊爾的預言，都是發表於1867年，即以色列正式成立前八十一年。

查爾斯·司布真 (1834-1892)

查爾斯·司布真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是英國浸信會信徒，有時被稱為「傳道士王子」。如今，他仍是眾多基督徒心中德高望重的人物。司布真在很多方面都是多產的。雖然他沒有對關於末日的問題經常作評論，但從他討論這些問題的那些場合來看，顯然他是一位經典的千禧年前主義者。他熱衷於聖經的簡單閱讀，並相信猶太人將會按照神的應許歸回以色列的土地。深思一下名聲顯赫的司布真以下對以西結預言非常直接的評論：

現在以色列已從世界地圖上被抹去；她的兒子們分散各地；她的女兒們在各地的河旁哀悼。她的神聖歌聲寂靜；耶路撒冷沒有君王統治；她在支派中沒有任何統治者。但她要復活；她將「從死裡復活」。當她的兒女已經放棄了對她的所有希望，那時神就為她挺身而出。她將被重組；她散落的骨頭要聚在一起。將再次有一個本地政府；將再次有一個政治機構的形式；國家將成立，國王將統治。以色列現已遠離自己的土地。雖然她的兒女永不忘記巴勒斯坦的神聖塵土，但他們卻要死在與她神聖海岸無望的距離。但不會永遠如此，因為她的兒女將再次在她裏面歡喜。⁸

請注意，司布真看到未來當一個「國家成立」時，將有一個「本地政府」和「政治機構」。在其他地方，司布真合情合理地勸告我們：

我認為我們沒有充分重視猶太人的復興。我們對此沒有足夠的想念。但肯定的是，若果聖經中有任何承諾，那必定是這個。我很難想像任何人在閱讀聖經時，無法清楚地看到以色列將實際復興……當猶太人復興時，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他們一返回，耶穌就會與祂的聖徒榮耀地來到錫安山，而千禧年的日子將會曙光；然後我們就知道每人都是弟兄和朋友；基督將統治世界。⁹

今天，太多的基督徒不僅「沒有充分重視猶太人的復興」，而且切實地否認這樣的復興會發生。然而，根據司布真所說，若我們只要正確地閱讀聖經，就會完全理解：

猶太人與世界歷史有很大關連。他們將聚集在一起；曾經來過的同一個彌賽亞將會再來。他們所尋找的那位彌賽亞，會以他們期待的形式出現。從前，他們認為祂會來作王統治他們，那麼祂回歸時就將成為猶太人的王，並以最榮耀的方式統治祂的百姓。因為當祂來到時，猶太人和外邦人將擁有平等地位。儘管耶穌來自的那個王室還有一些區別，因為祂將坐在祂父親大衛的寶座上，並將聚集列國。¹⁰

司布真的預言發表於1864年，即在以色列正式成立前八十四年。

阿道夫·薩菲爾 (1831-1891)

阿道夫·薩菲爾 (Adolph Saphir) 是一位匈牙利猶太人。後來當蘇格蘭自由教會 (Scotland Free Church) 派遣傳道士到匈牙利時，他改信耶穌為彌賽亞。薩菲爾在愛爾蘭長老會任命，並成為一名以講道感人肺腑見稱的傳道士。在他的大作《基督和以色列》中，薩菲爾花了大量筆墨，以確定聖經記載關於以色列重新聚集的定位。薩菲爾認為，以色列的重新崛起是一個尚未實現的未來。在評論以賽亞書 66：19，20 時，薩菲爾說：

這裡宣稱，以色列人將再次從各國更廣泛地聚集出來。此後以色列的光來臨，主的榮耀在她身上，並對不敬虔之人作大審判。因此，將有兩個修復——一個在大災難之前，另一個在大災難之後；一個局部的，另一個完整的；一個引起各國敵意的，另一個引起各國鼓舞甚至合作的。¹¹

薩菲爾非常具體地指出，猶太人將歸回一個很大程度上處於不信的國家，並沒有轉向他們真正的彌賽亞。以下是他關於以西結書 22：17-22 的評論：

猶太人以未悔改的狀態回歸。他們要被帶到耶路撒冷，以便受審判。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
「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為渣滓。他們都是爐中的銅、錫、鐵、鉛，都是銀渣滓。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因你們都成為渣滓，我必聚集

你們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樣將銀、銅、鐵、鉛、錫聚在爐中，吹火鎔化；照樣，我也要發怒氣和忿怒，將你們聚集放在城中，鎔化你們。我必聚集你們，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在其中鎔化。銀子怎樣鎔化在爐中，你們也必照樣鎔化在城中，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是將忿怒倒在你們身上了。」如果他們在悔改的狀態下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神就不可能將忿怒倒在他們身上了。¹²

薩菲爾與司布真在以色列立國前八十四年得出了此結論。¹³

波納 (1808-1889)

波納 (Horatius Bonar) 是來自蘇格蘭自由教會的另一位偉大改革派傳道士。他也是一位忠實的復興主義者、作者和讚美詩人。在下面廣泛引用他的作品《預言里程碑，包括幫助確定基督千禧年前降臨問題的數據》(Prophetic Landmarks, Containing Data for Helping to Determine the Question of Christ's Pre-millennial Advent) 時，可見波納堅信未來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土地的前景。我鼓勵你深思波納發表於1847年不朽的話語，即重建以色列國前101年：

我是那些相信以色列必定會悔改和復興的人之一。整個以色列都將被聚集並得救。正如我相信以色列目前的落魄，我也相信以色列即將來臨的榮耀和卓越。我相信只有通過理解神對以

以色列的目的，才能理解神對我們世界的目的。我認為，如果人類對地球未來的所有計算，不是建基於神對以色列的末後立場的偉大目的，無論是政治的、科學的、哲學的還是宗教的計算，都必定失敗。我相信，若人類不能利用那古代民族——那快要崛起的國家——作為我們的指導或鑰匙，我們便無法進入神的思想尋找人類的命運。如果有人高傲地問：「猶太人可以對世界歷史有甚麼影響呢？難道我們不能根據哲學思考，並且考慮到世界的進程來準確地預測未來，而完全不用考慮以色列嗎？」我們回答說：「不，但是，你是誰？竟敢向神駁嘴？世上過去未來的奇怪歷史是你構成的嗎？你是這些世代事件的創造者，還是那些事件的潛伏春潮或種子的製成者？祂只向未來所屬的人揭示它。祂只能宣布未來發展的原則。如果祂把以色列定為未來的大國，將耶路撒冷定為地球的大都市，我們憑甚麼用人類的科學哲學和理論來代替神聖的安排？人類對未來的猜測是所有不確定中最不確定的；建立在這些猜測上的人類希望，若不是成為最令人失望的，就必會成為最災難性的失敗。我相信，亞伯拉罕的子孫要重新繼承巴勒斯坦，並且喪失的生殖力將重回那片土地；曠野和孤處為他們感到歡欣鼓舞，沙漠將像玫瑰一樣盛情綻放。與此同時，我相信以色列是流浪者，而每個地方的一小部分餘民應得救。我們的傳道士們正為這些餘民的聚集而前進。我相信，我們這個時代

（以及但以理書第二章內的四個國）是外邦時代，並且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我相信，隨著外邦人卓越時期的充實，以及使徒論及的外邦人數目的添滿，這將成為審判的信號，並引領地球的歷史性危機，以色列的拯救，以及期待已久的王國。¹⁴

撒母耳·普裡多·特裡格利斯 (1813-1875)

撒母耳·普裡多·特裡格利斯 (Samuel Prideaux Tregelles) 是來自普利茅斯弟兄會的傑出釋經者、學者和神學家。特裡格利斯在當鐵匠工作期間學習希臘語、希伯來語、阿拉姆語和威爾士語。就像我的牧師朋友布萊恩·普特爾 (Bryan Purtle) 一樣，確實是一位胼手胝足的學者。他也是我這個時期最喜歡的釋經者之一。

早在可料之前，特裡格利斯就像他的前輩一樣自信地宣稱，終有一天猶太人會歸回以色列土地。在談到但以理的預言時，特裡格利斯預言：「從提到『常獻的燔祭』和『聖所』可見……很明顯，在那個時候，這些事物將會存在——部分猶太人將會在不信底下返回他們自己的土地。」¹⁵

特裡格利斯是首位19世紀釋經者預言以色列的重建。那年是1846年。

喬納森·愛德華茲 (1703-1758)

很少有人知道，在十九世紀之前，許多改革派神學家、虔誠派新教教徒和清教徒也相信未來以色列的復興。然而，在這些不同群體中，存在了許多不同意見。有些人認為猶太人只有在主耶穌回歸時才會回到這片土地。其他人相信，在主耶穌回來之前很久，他們就已經回歸並相信祂是彌賽亞。這些人都是千禧年後主義者 (Postmillennialists)，支持一個無千禧年主義的樂觀版本。

喬納森·愛德華茲 (Jonathan Edwards) 是最著名的復原主義者 (Restorationist) 之一，可以說是美國最重要的哲學神學家始祖，也是最偉大的知識分子和最重要的復興主義者 (Revivalist) 之一。他是一位具有清教徒特色的改革派神學家。愛德華茲在第一次大覺醒 (First Great Awakening) 中奮發有為。就像他那個時代的許多神學家一樣，他對千禧年後主義的未來觀點極為樂觀，並且認為猶太人不僅會歸回他們的土地，還會在主耶穌歸來前擁戴祂作為他們的彌賽亞。在他的《救贖工作的歷史》 (History of the Works of Redemption)，愛德華茲詳述了未來猶太人歸回他們的土地上以及對耶穌的信仰：

猶太人的不貞將被推翻。自從耶路撒冷被摧毀一千七百多年來，無論他們是如何拒絕基督，悔改是如此罕見，他們是如此反對先知的簡單教誨而贊同殘忍的祖先將耶穌釘十字架；然而，當這一天到來時，遮住他們眼睛的厚厚的帕子將被除去 (哥林多後書3：16)。神聖的恩

典將融化並更新他們堅硬的心，「他們必仰望祂，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撒迦利亞書12：10等等）。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羅馬書11：26）。猶太人在他們所有的分散中都要拋棄他們過去的不忠，並且要奇妙地改變他們的心，並因以往的不信和頑固而厭惡自己；他們悔改、謙卑和喜樂地擁戴祂作為榮耀的君王和唯一的救主，並且同心竭力向列國宣告祂的讚美（以賽亞書66：20；耶50：4）。沒有其他段落比羅馬書第十一章更為明確地預言猶太國的悔改。還有許多像這些的舊約經節，都無法在意義上有任何其他解釋。¹⁶

愛德華茲接著承認，雖然他不知道這些事情的確切時間，但他相信聖經談到他們未來的復興，將導致外邦人的「死而復生」。愛德華茲的預測是在1739年，也就是以色列復國前209年。他願景的一半已經實現，但透過信主悔改以至全國的完全復興，尚有待拭目。

艾薩克·牛頓爵士 (1642-1727)

艾薩克·牛頓爵士 (Sir Issac Newton) 幾乎不需要介紹。牛頓是一位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也是虔誠的聖經學生。雖然他堅持以歷史主義去釋經，但他確實努力過從字面上釋經。在他對啟示錄的評論中，牛頓論到即將來臨的時代，我們會看到「邪國的毀滅，哭泣和所有苦難的結束，被囚禁的猶太人回

歸，和他們建立一個繁榮而永恆的王國……當時還預言北方王的結束、大叛教的垮台、猶太人的囚禁和大災難。」¹⁷

雖然牛頓錯誤地認為以色列返回他們的土地將與耶穌的回歸同時發生，但他堅持猶太人回復到自己土地上的未來，在聖經中是有預言的。無論猶太人是在耶穌回歸之前還是之後悔改，眾多基督徒領袖和評論家在牛頓前一百年左右都廣泛討論過。牛頓的預測發表於以色列國重建前約二百五十年。

威萊姆斯·布雷克 (1635-1711)

威萊姆斯·布雷克 (Wilhemus à Brakel) 是荷蘭第二次宗教改革 (De Nadere Reformatie) 的領軍人物。在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他在荷蘭鹿特丹事工。這是一場受英國清教主義影響很大的虔誠運動。在1700年撰寫了影響深遠的多卷巨著《基督徒理所當然的侍奉》，其中布雷克寫道以下有關猶太人未來重聚在他們祖國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來自世界各地的分散的猶太民族會否重聚呢？他們會住在迦南和所有應許亞伯拉罕的土地上嗎？耶路撒冷會被重建嗎？

……我們相信這些事情將會發生。然而，我們否認聖殿的重建，或者遵守基督降臨前古時的敬拜方式……他們將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

由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善良的和傑出的政府統治。

此外，迦南將是碩果累累，居民將是非常敬虔，並且他們將構成在啟示錄20：18中預言的教會榮耀狀態的一部分。¹⁸

雖然布雷克是一個樂觀的千禧年後主義者，但我們絕不能忽視他的預測。雖然他明確表示並不期待猶太聖殿的重建，並且相信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彌賽亞耶穌的信徒，但他對未來返回土地的普遍信念是準確的。布雷克在1700年作了這個預測，距離其實現還有近250年。

托馬斯·布萊曼 (1562-1607)

清教徒堅信猶太人的復興。托馬斯·布萊曼 (Thomas Brightman) 是一位英國牧師。他在《啟示錄的啟示》(A Revelation of the Revelation, 寫於1611年)，和《他們會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嗎？》(Shall They Return to Jerusalem Again?, 寫於1615年) 兩本書中寫了很多關於這個主題的內容。在思考猶太人會否返回他們的土地的問題時，布萊曼寫道：「沒有比這更確定的了；先知們在到處確認它至口乾舌燥。」¹⁹

布萊曼的著作在他的清教徒同胞中極具影響力。這時期的許多其他人都讚同他的復原主義觀點。在以色列國重建前，他在1611年發表了自信的斷言。

梅爾夫的愛索大德（活躍於公元850年）

如果所有以前的預測都不能令人滿意地證明這些人不受當時流行的自然趨勢或想法所影響，那麼請考慮這個可追溯到第九世紀的預測。梅爾夫的愛索大德（Ishodad of Merv）是現代提比里亞附近的哈大他市（Hadatha）的主教。他對彌迦書 5：3的評論中寫道：「『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敵人，直等那生產的婦人生下子來。』這就是先知所說的耶路撒冷。這意味著祂將把他們放棄到被囚禁的苦難直到回歸的時候。這意味著這些預言在他們從被囚禁中回歸之前不會實現。」²⁰

愛索大德的預言發表於公元850年，即現代猶太國誕生前足足1100年！

早有預料

許多其他未提及的人也做出了類似的自信預測。這些不是基於猶太人返回土地的國際趨勢的預測。這是一個重要的觀點，因為那些支持替代神學中較執拗的譏諷者認為這些人只反映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早期錫安主義運動的願望。但是這個論點銳挫望絕，因為這些預測與日期根本就不一致！被公認為現代錫安主義運動之父的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1860年才出生。赫茨爾的世界錫安主義組織是成立於1897年的瑞士巴塞爾的第一次錫安主義大會。最早任何可識辨的錫安主義運動的跡像都非錫安熱愛者（Hovevei Zion）莫屬了。他們在1870年到1897年間在那片土地上開闢了大約20個猶

太定居點。但如上述，許多預測都在1870年前有記錄，比那時少數猶太人開始回到以色列還要早。這裡引用的每一個預測都是在第一次錫安主義大會之前制定的，此後錫安主義才真正開始影響流行的神學思想。簡而言之，**這些釋經者比起錫安主義者更早於明白錫安主義！**事實上，基督信仰（或聖經）的錫安主義遠遠早於世俗或猶太錫安主義。取代主義者似乎決心要否定這一事實。本書中曾多次提過的梅德里斯，談到基督教錫安主義時闡述了一個常見的取代主義主張：「這是近代過去100年左右才出現的最新異端。」雖然顯然遠非真相，但是這種主張被取代主義者廣泛重複，包括許多來自非時代論的改革派傳統，尋求破壞基督徒之間豐富的復原主義傳統。人們常常聽到復原主義和基督徒對以色列的支持是一種相對較新的現象，並且稱這種現象始於約翰·納爾遜·達秘（John Nelson Darby）和時代主義運動。相反，正如我們所見，在許多新教信徒勤奮研究聖經後不久，教會中無數的偉人開始認識到以色列人持續的呼召和揀選。以色列國的預期並非來自轟動主義、政治趨勢或遠見。他們只不過是簡單直接地閱讀先知們的見證。

結論

在本章結束前，我回想到彌賽亞猶太學者大衛·巴隆的一些評論。他是本章引用的第一位19世紀神學家。在評論我們應該如何釋經時，無論是以千禧年前主義的面值方式（本書所採用的觀點）還是以替代神學的寓言方式，巴隆說：

像成千上萬的人一樣，作者在神無限的恩典中被拉脫猶太教的黑暗，並被帶進基督榮耀的福

音的奇妙光明和自由之中。他接受拿撒勒人耶穌為以色列的彌賽亞和世界的救主，理由是對有關他的預言的字面解釋。如果他不貫徹始終——以一套原則解釋已經實現的預言，以另一套原則解釋尚未實現的預言——那就是對他堅信的暴行。相反，他真誠地相信，現在歷史上那些預言的實現方式，為以色列和尚未實現的王國提供了唯一合理的解釋基礎。²¹

讓我們也引用沃爾特·凱澤（Walter C. Kaiser Jr.）博士非常相似的話：「看，這個爭論已經太晚了，因為這片土地上已經有六百萬猶太人了。因此，如果你要爭辯的話，那必須要除掉這六百萬人。這是你無法做到的。因此，現在是時候根據現實，調整神學。」²²

聖經對此早有預言，許多只使用經文作為他們的嚮導對此早有預測，現在神蹟就擺在全世界的眼前。對於有能力辨別諸靈的教會應如何與這現實聯繫起來，普特爾牧師妙語如珠地總結：「我們必須注意這一點。這是主如雷貫耳地向各國預言：『我沒有棄絕或忘記與這些人民或這片土地的約，所以要洗耳恭聽。』」

以色列國站在我們面前，堅定不移地建立在世界之中。當那些支持替代神學的人在這一切中否認了主的手，和堅決否認事先預言並在我們面前實現的事時，他們正在故意硬心並充耳不聞。如果簡單地研究聖經使這些人知道未來，那麼對先知們的直接研究還有甚麼可以揭示呢？如果教會回到先知的簡單閱讀中，她將獲得甚麼樣的未來知識呢？那些蔑視聖經預言研

究的部分教會忽視了甚麼樣的信息呢？事實上，從天上吹響的號主要不是提醒我們發生了甚麼事，而是提醒我們即將發生的事。哦，願教會聽到聖靈在這個時刻對祂子民所說的話！當我們完成這一章時，您會和我一起祈禱嗎？

主啊，讓我們不要在那些對祢在列國中所做的事充耳不聞的人中找到。願教會不僅醒覺知道祢現在在地上所做的事，也要喚醒聖經所說祢即將要做的事。向我們展示祢的盟約人民、以色列和列國的未來。主啊，喚醒我們！喚醒祢的人民。在提前看清所有這些事情的同時，願我們也為即將發生的一切做好準備。讓我們真正成為一群準備好的人民。阿門。

撒旦對猶太人成就的憤怒

對於任何想了解基督徒仇害猶太人的歷史的人來說，有數十本關於這個主題的書籍可供參考。我真心相信所有基督徒都應該將教會令人心碎和可恥的歷史作為借鏡。然而據我所知，這些書籍沒有同時探討以色列的未來。這些書中的廣大部分是僅從歷史、神學或社會學角度去探討問題的學術著作。了解未來可能比了解過去更重要。畢竟，我們在故事中的部分，是未來所寫的。

為了完全掌握正在展開的救贖故事，我們要認識到撒旦對猶太人民的憤怒及其即將實現的高潮。在整個歷史中，撒旦不僅向猶太人肆虐，而且聖經也清楚地表明，在耶穌回來之前的最後年日，撒旦將利用牠對各國的影響來集結所有可用的軍力，並洩憤於主的盟約人民。在啟示錄中，我們讀到：「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裡去了。」（啟示錄12：12）。這將是魔鬼的絕唱。原因很簡單，因為主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的基本計劃是以以色列為中心，所以撒旦最後抵抗的主要目標將集於耶路撒冷和整個以色列。關鍵是，我們要熟悉聖經對以色列土地壓倒性的重視，和其作為撒旦與神的計劃之間最後衝突的地面零點，以實現祂對全地救贖的目的。

彌迦書記載以色列末後的侵略

先知們不斷重複耶路撒冷將成為末後主要事件的地理中心。例如，先知彌迦非常清楚地談到了敵基督入侵以色列之地的那一天。在關於彌賽亞出生地的預言中，彌迦寫道：「伯利恆、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祂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彌5：2）。」當希律王在福音書中向祭司長和文士詢問彌賽亞將要出生的地方時，他們就是提到這節經文。他們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他將出生在猶太的伯利恆（馬太福音2：4-5）。

即將來臨的彌賽亞是向以色列人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並從那時起，他們將安全地活在祂的領導之下：「祂必起來，倚靠耶和華的大能，並耶和華祂神之名的威嚴，牧養祂的羊群。他們要安然居住；因為祂必日見尊大，直到地極（彌5：4）。」以色列不再需要害怕她的敵人，這個彌賽亞的大權柄將伸展至全世界。

但在下一節，我們被告知這個彌賽亞將因入侵的「亞述人」而特意拯救以色列：「這位必作我們的平安。當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踐踏宮殿的時候……亞述人進入我們的地境踐踏的時候，祂必拯救我們（彌5：5-6）。」顯然，耶穌在歷史上從未將以色列從任何亞述人的侵略中拯救出來。這段經文指的古代帝國亞述，是敵基督軍閥的代表。那麼，據彌迦說，敵基督是「進入我們的地境踐踏」的那位。毫無疑問，撒旦將會對抗以色列國，並發動末日的侵略。

以西結書記載以色列末後的侵略

先知以西結在舊約聖經中寫下最具戲劇性的末世經文之一，完美反映現今以色列復國的語言，預言了關於末後列國對抗「以色列山」：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面向瑪各地的歌革……過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後之年，你必來到脫離刀劍從列國收回之地，到以色列常久荒涼的山上；但那從列國中招聚出來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軍隊，並同著你許多國的民，必如暴風上來，如密雲遮蓋地面。」（以西結書38：1-2，8-9；重點補充）

歌革及其所有軍隊將侵略以色列，並如密雲遮蓋地面。在我之前的一本書《中東獸：伊斯蘭敵基督的聖經論據》（Mideast Beast：The Scriptural Case for an Islamic Antichrist）中，我證明了歌革就是敵基督。以西結書38：17強烈推斷歌革就是敵基督，因為在那裡，主宣稱歌革是先前先知所說的同一位侵略者：「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在古時藉我的僕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說的，就是你嗎？當日他們多年預言我必帶你來攻擊以色列人（以西結書38：17）。」¹ 在以西結之前來過的各先知曾經多年宣稱，在這個時代結束前，主會帶來一位外邦侵略者和他的軍隊來對抗以色列。毋庸置疑，在以西結之前明確指出末後侵略以色列的先知是耶利米、西番雅、哈巴谷、以賽亞、彌迦和阿摩司。雖然這些先知經常談論他們近期或不久將來的威

脅，但他們通過講述這些事件，發表了敵基督對以色列的最後入侵以及其敗於彌賽亞耶穌的最終主題。

瑪各地的歌革的入侵是成功還是失敗？

許多預言學生普遍認為，瑪各地的歌革的入侵是完全失敗。各預言老師經常告知我們，他們一進入就完全被消滅。多年來，我也相信這一點，因為聖經對摧毀軍隊的描述，驟眼看來似乎反映了這觀點。但是，當考慮到侵略開始時關於以色列國的描述，與侵略結束後的描述進行比較，很明顯侵略其實是完全成功的。

隨著神諭的開始，主直接向敵基督歌革講話，並將以色列人描述為毫無戒心，生活在相對舒適的狀態。他們從各國聚集在一起，重新安置於前廢墟，現在生活美滿，擁有牲畜和豐富的商品。從本質上，這是對今天以色列完美的描述：

主耶和華如此說：「到那時，你心必起意念，圖謀惡計，說：『我要上那無城牆的鄉村，我要到那安靜的民那裡，他們都沒有城牆，無門、無門，安然居住。我去要搶財為擄物，奪貨為掠物，反手攻擊那從前荒涼、現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擊那住世界中間、從列國招聚、得了牲畜財貨的民。』」（以西結書38：10-12）

這就是當敵基督歌革開始計劃他的攻擊時以色列的狀況。後來，歌革的軍隊被毀之後，以西結將以色列的許多人描述為「仇敵之地」俘虜的囚犯。主將釋放這些囚犯，並將每一個安全送返以色列。主耶和華明確地對比了他們未來在各國中被奴役的狀況，以及他們未被俘虜前安逸和對主不忠的狀況：

「我要使雅各被擄的人歸回，要憐憫以色列全家，又為我的聖名發熱心。他們在本地安然居住，無人驚嚇，是我將他們從萬民中領回，從仇敵之地召來。我在許多國的民眼前，在他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他們要擔當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人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本地，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外邦。」（以西結書39：25-28）

顯然，瑪各地的歌革的入侵是成功的，並俘虜了眾多的以色列人。然而，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時刻，神之手將進行干預，而瑪各地的歌革的軍隊將被徹底摧毀。這將在主耶穌回來時發生。某些人發現以西結談論這些事而表示震驚。

以西結書 38-39：舊約聖經中的顯現

以西結揭示在歌革的肆虐結束時，彌賽亞耶穌的身體將在地上：「我發憤恨和烈怒如火說：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動，甚至海中的魚、天空的鳥、田野的獸，並地上的一切昆蟲，和其上的眾人，因見我的面就都震動；山嶺必崩裂，陡巖

必塌陷，牆垣都必坍塌」（以西結書 38：19-20）。用於「面」的詞是希伯來語 panim，是對人的實際面孔的引用。當神說地上的人將震動時，祂是說他們會因和祂面對面而感到害怕。關於panim這個詞，《新昂格爾聖經字典》（The New Unger's Bible Dictionary）說：「耶和華的面孔是耶和華的親身同在。」² 《新國際聖經詞彙百科全書》（The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ible Words）說：「在舊約聖經中，存在於神或另一個人面前是由前置介詞（1）前綴希伯來詞 panim（face）。意思是指在人『面前』。」³

以西結對人從神的面隱藏的描述，表明瑪各地的歌革的戰役結束時，彌賽亞耶穌，神的化身，將親身出現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在以西結書39：7，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耶穌在這場戰役結束時親身存在的證據：「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顯出我的聖名，也不容我的聖名再被褻瀆，列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以色列中的聖者。」這是唯一一次聖經引用「以色列中的聖者」這一短語。這是希伯來語的 qadowsh qadowsh baYisra'el。另一個類似的短語，「以色列的聖者」（qadowsh qadowsh Yisra'el），在聖經中使用了三十一次（以賽亞書12：6；43：3；55：5；60：9）。但在這裡，主並不僅僅被設想為以色列的聖者，祂還被描繪成在地面上親身出現！雖然許多人過去曾稱這段經文在耶穌回歸前幾年結束，但這節經文使這說法絕對不可能。

總而言之，這段預言除了說明末後撒旦對以色列國和猶太人的攻擊之外，再沒有其他解釋了。

撒迦利亞書記載耶路撒冷末後的侵略

先知撒迦利亞也清楚談到在末日聚集的列國，為的是侵略耶路撒冷：

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圍困的時候，向四圍列國的民成為令人昏醉的杯；這默示也論到猶大（或作：猶大也是如此）。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擊她的萬民當作一塊重石頭；凡舉起的必受重傷。（撒迦利亞書12：2-3）。

又在第14章中說：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你的財物必被搶掠，在你中間分散。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搶奪，婦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擄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至剪除。那時，耶和華必出去與那些國爭戰，好像從前爭戰一樣。**那日，祂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第1-4節；重點補充）

必須注意到主自己說祂會親自與這些入侵以色列並來到耶路撒冷的萬國爭戰。那日，祂的腳必站在橄欖山上。這可是聖子耶穌基督，在祂回來地上時親身顯現。以西結所描述的也是撒迦利亞所描述的。事實上，許多先知都提到了這個特定的時期。他們都在強調那個不可否認的現實：耶穌將要回到耶路撒冷。

約珥書記載耶路撒冷末後的侵略

就像他的先輩一樣，先知約珥也預言了周圍國家對以色列的末世入侵：

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裡施行審判；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又分取我的地土……萬民都當興起，上到約沙法谷；因為我必坐在那裡，審判四圍的列國。（約珥書3：1-2，12）

雖然入侵國家的動機是為了奪取以色列，但主將他們吸引到那裡的目的就是要對他們執行審判。這個末日預言的背景是「猶大和耶路撒冷」。但具體而言，「約沙法谷」是指耶路撒冷東緣的汲淪谷。Joshoshat 這個名字是約沙法的變體，意為「耶和華審判」。在馬太福音中，當耶穌坐在橄欖山上俯視這個山谷時，祂回到約珥的預言中，並談到審判列國的時候：「當人子在祂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祂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馬太福音25：31-32）。」

正如我們在討論大衛的聖約時已看到，主耶穌將坐上的「榮耀的寶座」將是大衛的寶座。這是神親自一再承諾的。

末世預言實現論的問題

在這個時代結束時，就在主耶穌回歸和死人復活之前，撒旦的憤怒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國、耶路撒冷和猶太人身上。這是一個絕對不可逾越的問題。請記住，末世預言實現論認為廣大部分預言已在公元70年發生的事件中得到實現。然而，如果以色列國的解體、聖殿的毀滅以及猶太居民的分散，所有都是神非常公開地宣布祂與以色列永久離婚的方式，那麼撒旦在兩千年後繼續將牠所有的憤怒朝向那個特定人民和那個特定土地是毫無意義的。或者重新措詞，末世預言實現論的明顯問題是如果以色列現在和其他國家一樣，或如果猶太人與其他人沒有不同，那麼撒旦顯然沒有收到備忘錄。如果主已棄絕以色列，那麼撒旦就沒有理由在時代結束時花費如此多的精力去攻擊耶路撒冷和猶太人。這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末世預言實現論有三個反對其論據的見證。首先，在過去的兩千年內，撒旦一直在向猶太人發洩憤怒。完全可以公平地說，積年累月，沒有其他人在如此廣泛的地方受到如此貫徹始終的強烈種族迫害。其次，撒旦在我們這個時代通過在整個地球上蔓延的反猶主義潮流繼續洩憤。這些例子太多了。在撰寫本書時，美國堪薩斯州的歐弗蘭帕克，一名男子在一個猶太社區中心殺死了三個人，並在他被捕時高呼「Heil Hitler」（希特勒萬歲）。在法國，數百人遊行並高喊要求所有猶太人離開這個國家的口號。在巴黎，一位瑞士伊瑪目（Imam，阿拉伯語中的「領袖」）參加了一個主流的伊斯蘭會議，並宣稱：「世界上所有邪惡都是來自猶太人。」⁴毫無疑問，明天將有新新聞取而代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聖經徹底見證，當這個時代達到高潮時，撒旦的憤怒將特別集中在以色列的土地

和人民身上。當我為紀錄片「末日時代目擊者」採訪喬納·森卡恩 (Jonathan Cahn) 拉比時，他用這樣的方式解釋：「兩千年來，仇敵一直是瘋狂地和超自然地試圖徹底消滅猶太人。就像希特勒 — 除了超自然之外，其立場和地位是無法解釋的。但這只能證明神，因為如果仇敵試圖消滅這個特殊的人民，為這片土地而作戰，那麼這告訴你的是神為這個特殊的人民和土地有所作為。神標誌著現場，並說，『喂，小子們，將有大事在這裡發生。』 因此，撒旦在默認的情況下，為神和神的旨意作了見證。」

教會內更多人應該運用一點常識，尤其是取代主義和末世預言實現論的支持者。在撒旦對以色列和猶太人民的憤怒中，我們都應該看到主深深持久的呼召和愛的證據。當然，我們也看到替代神學和末世預言實現論是站不住腳的，並應該將這些釋經方法投入到錯誤神學思想的垃圾堆中。

因為末世預言實現論試圖將聖經預言的壓倒性重點轉移到圍繞公元70年的事件上，所以需要許多段落來辯護以色列的和亞伯拉罕、大衛和神的聖約的實現，並應用其在以色列曾經歷過的最大災難之一。這是復原主義和替代神學之間的天淵之別。

復原主義 — 未來主義完全以顯現 (parousia) 為中心—— 其壓倒性的重點是耶穌的回歸，以及回歸前後所發生的事。它主要是關於主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時刻的拯救，她的仇敵受審判，以及隨後的復興。另一方面，末世預言實現論完全集中在神所謂與以色列的離婚，土地的毀滅，以及隨後約150萬猶太人的喪生之中。它主要的關注點是以色列仇敵的辯護和勝

利。正因如此，我說末世預言實現論作為一套釋經系統，不僅與聖經不協調，而且也是徹底的反猶主義。任何有良知和健全辨識能力的基督徒都必須拒絕末世預言實現論。

結論

聖經徹底證明，以色列的土地，尤其是耶路撒冷，是撒旦憤怒和抵抗神正在展開的計劃的地理核心。一切都將發生在這片土地上，就證明主沒有與祂的子民以色列恩斷義絕，並仍然忠於祂的聖約應許。地上列國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通過這個國度，神將辯護並榮耀自己的名，並祝福整個地球，所以撒旦致力於抵制神復興榮耀猶太國度的計劃。撒旦希望消滅神在各國中榮耀自己的名的人民。撒旦知道，在主的宏偉救贖計劃中，猶太人的救贖就是錦上添花。因此，牠要向主所揀選的人以及全球的首都發洩牠全部的憤怒。

撒旦將為挫敗神的光榮計劃作最後衝刺。大多數基督徒對這個末後時期稱之為「大災難」，聖經別處稱這個短暫時期為「雅各遭難的時候」。這時刻將是全人類的最後和最嚴峻的考驗。這是下一章的主題。

16.

雅各遭難

在上一章中，我們回顧了舊約聖經四位先知的見證。他們都預言，以色列和耶路撒冷是耶穌回歸前撒旦抵抗神的計劃的主要焦點。在本章中，我們將研究耶穌的「橄欖山講論」，以深入了解耶穌所教導關於「雅各遭難」這一極其困難的主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耶穌告訴了我們，有一場翻天覆地的悲劇尚未發生。

為了準確理解雅各的苦難，我們必須首先轉向耶利米書第三十章。正是在這段經文中，我們首先發現了「雅各遭難」這個用語。神的話臨到耶利米，預言會在他們的祖國重新建立猶太人：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擄的人歸回；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他們就得這地為業。」
(第3節)

然而，這個預言立即急轉直下。以色列發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以至於人們掐腰像產難中一樣：

耶和華如此說：「我們聽見聲音，是戰抖懼怕而不平安的聲音。你們且訪問看看，男人有產難嗎？我怎麼看見人人用手掐腰，像產難的婦人，臉面都變青了呢？」（第5-6節）

然後是關鍵：我們被告知以色列存在著無比苦難的日子：「哀哉！那日為大，無日可比；這是雅各遭難的時候」（第7a節）。然而，儘管在這段猶太人無比痛苦的時期，預言保證以色列「必被救出來」（第7b節）。在那一天，主將摧毀所有給以色列帶來壓迫的列國：「我必從你頸項上折斷仇敵的軛，扭開他的繩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作他們的奴僕」（第8節）。第9節清楚地表明他正在講述耶穌回歸並復興猶太王國的時候：「你們卻要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和我為你們所要興起的王大衛。」

「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

在但以理書12：1中，以耶利米的預言為背景，我們讀到天使告知但以理有關同一時期。據天使說，「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原文作大君）米迦勒必站起來」。正如我們在耶利米書所看到的那樣，將會「有大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然而，就像在耶利米書，天使繼續說以色列的義人將從這個災難時期得救出來：「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因為這個無與倫比的災難時期與死人復活有著密切相關，所以再次顯明這個大災難將在耶穌復臨之前發生。

主耶穌的橄欖山講論

在我們確立了關於「雅各遭難」的舊約聖經背景之後，我們現在轉向主耶穌的話。在被逮捕前不久，祂與門徒坐在橄欖山上，發表了對末日最詳盡的佈道。在馬太福音24-25章，馬可福音13章和路加福音21章中，這佈道重複了三次。眾所周知，這些段落提供了學者們大量爭論的主題。許多人試圖將佈道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應用於公元70年的事件上。

然而，仔細閱讀以及正確理解耶穌在佈道中對先知們的各種暗示，就可以證明祂不是在談及公元70年的事件。相反，祂是完全在談論末日的事。主耶穌的佈道中散佈著可以證明這一點的幾句短語，例如「生產之難的起頭」，「那行毀壞可憎的」，「大災難」和「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毋庸置疑，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了。現在首先讓我們解讀前三句短語。

生產之難的起頭

當主耶穌對門徒說聖殿將被毀滅時，我們很難理解其重要性。這就像導遊對一位遊覽白宮的美國人說：「我確實告訴

你，所有這些都將被徹底摧毀，成為廢墟。」任何美國人聽到都會驚愕失色。對於任何猶太人來說，聖殿是以色列的中心。因此，當耶穌向門徒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聲明後，他們緊張地問他：「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祢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呢？」（馬太福音24：3）。主耶穌就坐下來，開始帶領他們度過這個時代結束和祂回歸前的各種跡象。

祂從一連串籠統的事說起：「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飢荒、地震」（第5-7節）。然後，耶穌完成了祂的陳述，說：「這都是災難（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的起頭」（第8節）。

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所見，生產之難顯然是對以賽亞書26章的暗示，而且門徒們會立刻把它認出來。在以賽亞預言的這一部分中，以色列感嘆，儘管他們作為一個國家遭受了有如分娩的巨大痛苦，他們卻沒有拯救世界：「我們也曾懷孕疼痛，所產的竟像風一樣。我們在地上未曾行甚麼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敗落」（第18節）。但是主向以色列保證，他們的巨大痛苦實際上會帶來死人復活的一天：「你的死人要復活，我的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來」（第19節）。因為分娩的類比是用來指向復活，很明顯以賽亞是在講述這個時代的結束。這也清楚地表明耶穌說的「這都是生產之難的起頭」（第8節；重點補充）是甚麼意思。祂指出剛剛提到的事很快就會發生，但末期還沒有到。在現代婦產科術語中，「生產之難的起頭」就是我們所說的假性收縮，或布雷希氏收縮（Braxton

Hicks contractions) 。這些收縮可在實際生產前幾週發生。然而，假性收縮並不是在分娩期間最後幾小時內真正成熟的收縮。耶穌使用人類經驗中非常自然的類比，來描述祂回歸和死人復活之前的事情。

描述了那些初步的假性收縮後，耶穌轉移並開始談論導致祂回歸的真正的收縮。從初步收縮到最後產難的轉捩點，就是耶穌所說的「患難」：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馬太福音24：9-14）

那行毀壞可憎的

此後，耶穌明確地呼應舊約聖經預言，尤其是「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馬太福音24：15；參見但以理9：27；11：31；12：11），並將其放在未來。諷刺的是，許多評論家試圖將耶穌的話應用於提多王（或作提圖斯皇帝，Emperor Titus）和公元70年的事件。但這是不可能的。仔細查看但以理書第12章中天使的解釋，就可以清楚看到，那行毀壞可憎的和祭祀與供獻止息將會在基督復臨之前最後三年半內發

生。當猶太人將經歷一段無與倫比的患難之後，死人將會復活。除此之外，聖經還五次特別提醒，這些是與末後相關的異象（但 8：17，19，26；12：9，13）。一旦確定了耶穌所提到的「那行毀壞可憎的」是在末後發生，而不是在公元70年發生，那麼我們就明白橄欖山講論的其餘部分也是關於末後的日子。然而，令人不安的含意變得明若觀火。當我們看到猶太聖殿中那行毀壞可憎的時，猶太人必須亡命逃跑：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馬太福音24：15-20）

雅各遭難：大災難

如果耶穌提到的那行毀壞可憎的，都不足以建立祂講道的背景為末後的日子，那麼祂使用的下一句短語將讓反對者無可置辯。耶穌再一次回到但以理書中，擴展了天使的話，說：「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馬太福音24：21-22；重點補充；參見但12：1）。

首先，先知耶利米描述了以色列（雅各）駭世的痛苦時期。然後，天使擴展了耶利米的話語，再次重申即將來臨無與倫比的痛苦。最後，耶穌意譯了天使的話，強調雅各的苦難不僅在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甚至在未來也是後無來者。這將是世界史上最嚴峻的災難。考慮進展：

1. 耶利米：哀哉！那日為大，無日可比；這是雅各遭難的時候。（耶利米書30：7）
2. 天使：並且有大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但12：1）
3. 耶穌：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馬太福音24：21）

「大災難」，其原始語境是以以色列為中心。這並不是說在耶穌回歸前的最後三年半，整個地上的基督徒不會大受苦難，因為耶穌也談到所有會因祂名受災難。祂說，他們會被萬民恨惡（馬24：9-10；參見啟13：15）。但事實上，許多基督徒剝奪了耶穌以以色列為中心對大災難的陳述背景。耶穌是特別向耶路撒冷和猶大居民發出往山上逃離侵略者的警告（路21：21），並不是向全人類發出要跑到最近山脈的指令。

爭論的產生

當耶穌在橄欖山上結束這一部分的講道時，祂開始描述回歸的實際時間：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祂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祂的選民，從四方（方：原文作風），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馬太福音24：29-31）

看過耶穌講道中提及的各段經文，我們應該清楚講道的主要重點是祂回歸之前的最後一段時間，而不是公元70年的事件。雖然許多釋經者都同意這一陳述，但認為橄欖山講論是講述公元70年的那些人，在路加福音的一部分中找到站腳之處。讓我們來看看這段經文，以了解為何它仍然如此具爭議性。

橄欖山講論 —— 路加的版本

路加福音21章中對橄欖山講論的敘述，與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不同之處，是在於主耶穌談及耶路撒冷在被外邦的軍隊圍困：「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第20節）。雖然在馬太福音或馬可福音的記載中沒有提到這個細節，但正如我們在上一章中看到，這正是先知撒迦利亞、約珥、以西結和彌迦在主耶穌回歸前所看到的。然而，下旬陳述正和其他福音書中的內容吻合。主警告說：「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裡的應當出來；在鄉下的不要進城；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第21-22節）。

路加福音不同於其他概要的記載，是在於主特別談到在入侵時以色列的許多居民要麼死在刀下，要麼作為戰俘被押到周圍的國家：「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23-24節）。這就是爭議所在。首先，沒有人願意接受以後在以色列再會發生這種慘劇的想法。當然，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次，這段經文讓人想像到一幕強烈的意象，似乎與公元70年在提多王領導下的羅馬軍團對耶路撒冷的歷史圍困相似。許多釋經者決意爭辯說路加指的是那遠古的災難，但是這觀點面對至少四個難以克服的問題。

他們要看見人子

將路加福音這一部分的記載置於歷史上的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問題，就是這段經文的無縫流動中繼續描述宇宙徵兆，而這些徵兆是反覆用於指代主日迫近的其他經文中（例如，以賽亞書13：10；約珥書2：10，31；馬太福音24：29；馬可福音13：24；啟示錄6：12）。例如，我們立即找到了一個非常直接的參考，其中並提到了耶穌在天上雲彩中的回歸：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定。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雲降臨。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

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21：25-28）

報應的日子

路加福音所記載的是與末日相關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這句話：「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第22節）。先知以賽亞使用的這句特定短語，總是指末世時，以色列會從仇敵手中得到終極拯救。任何不是舊約文盲的猶太人都會認出這句短語。請看以賽亞的預言中，他反復使用這句短語來指代末日、耶和華的日子、以色列的辯護以及她仇敵的毀滅：

因耶和華有報仇之日，為錫安的爭辯有報應之年。（以賽亞書34：8）

對膽怯的人說：你們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必來報仇，必來施行極大的報應；祂必來拯救你們。（以賽亞書35：4）

祂以公義為鎧甲（或作：護心鏡），以拯救為頭盔，以報仇為衣服，以熱心為外袍。（以賽亞書59：17）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以賽亞書61：2）

我獨自踴酒醉；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發怒將他們踴下，發烈怒將他們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為，報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以賽亞書63：3-4）

雖然聖經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人會在「報仇之日」前經歷一場大規模的血洗，但聖經特別指明「報仇之日」是「為錫安的爭辯」的（以賽亞書34：8）。我們必須知道，「報仇之日」不是對末後日子的籠統稱呼，而是描述**主在最黑暗的時刻殲滅仇敵和以色列得勝**的一句非常特定的短語。絕對沒有人能說這描述了公元70年的事件。那年是以色列的歷史性災難，但隨後並沒有任何形式的拯救：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國家大部分遭到破壞，大約150萬猶太人被殺。那年絕不是報復以色列仇敵的時候，以色列也沒有受到任何辯護或拯救。恰恰相反，**對以色列的仇敵來說，那是一次偉大的勝利**。公元70年的事件根本不符合聖經，也不能說是主耶穌的話的實現。主耶穌肯定是根據以賽亞書，談到了末後的日子。末日還在我們的未來。

概要失火？

第三，我們必須承認，這一佈道與馬太福音24章和馬可福音13章中記載的佈道相同，也稱為橄欖山講論。聲稱耶穌在兩篇講論中主要講關於末後日子，而第三篇卻主要講到公元70年，這簡直是不一致的。請考慮平行經文合參圖表：

馬太福音24章	馬可福音13章	路加福音21章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	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不當站的地方（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	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因為在那些日子必有大災難，自從神創造萬物直到如今，並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若不是主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主的選民，他將那日子減少了。	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雖然路加交換了「那行毀壞可憎的」和「耶路撒冷被兵圍困」，但很明顯，馬太、馬可和路加都在表達同一篇佈道。雖然路加給了我們一些馬太和馬可省略了的元素，但它們仍然是同一篇關於末日的佈道。

公元70年的圍攻是如何發生

第四，簡要回顧提多王對耶路撒冷展開的圍攻方式，將否定那是耶穌所說的「雅各遭難」。歷史記錄顯示，首先由羅馬將軍維斯帕先（Vespasian）領導，然後由他兒子提多接替的羅馬軍團和輔助隊伍，用了幾年的時間，逐漸逼近耶路撒冷。耶穌卻把耶路撒冷的攻陷描述為一件突發事件，居民甚至沒有時間收集基本個人物品。

其實，維斯帕先的屬下們早於公元66年向他提意攻陷這座城。但因這座城已經處於激烈的內戰中，維斯帕先決定讓猶太人自相殘殺，因為他們真的是成事有餘。維斯帕先也不希望因入侵而導致一座四分五裂的城，因有了共同敵人而團結一致。所以，維斯帕先足足用了近三年的時間佔領加利利北部各城，但避免直接進攻耶路撒冷。在此期間，人們很容易辨別出風起雲湧的入侵前夕。公元67年和68年，兩次在凱撒利亞發起的大規模羅馬軍事行動導致了幾座城市的淪陷。68年6月，尼祿皇帝（Emperor Nero）去世，維斯帕先回到羅馬，他的兒子提多接管了軍事行動。

直至70年5月，耶路撒冷的攻擊終於展開了。提多在斯科普斯山上建立了一個營地，就在城的東北部。最初，為了測試猶太人的決心，他帶領一支僅有六百人的小部隊進城。但是防禦者衝出城牆，分散了提多的部隊，還幾乎俘獲了提多。此後，提多利用了他所有軍力，在城市周圍豎立了三個營地，並建立了攻城線。耶路撒冷被軍隊重重包圍。那時，逃離城市尋找山脈根本不是一種選擇。事實上，許多試圖逃離的人在此過程中被捕獲或屠殺。這情況下只有兩個選擇：投降或勝利。

如果耶穌在橄欖山講論中警告的是有關公元70年的圍困，那麼祂給的建議真是一塌糊塗。請注意，耶穌沒有說當軍隊開始進軍耶路撒冷時是逃跑的時候。祂沒有說羅馬人進行第一次初步攻擊時是逃跑的時候。祂沒有說當軍隊進軍以色列的土地時是逃跑的時候。不，耶穌特別警告說「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時是逃跑的時候。祂甚至對那些懷孕的和正哺乳的嬰兒表示同情！「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路加福音21：23）。換句話說，一旦看到軍隊，那時已是十萬火急的時候了。

另外一些人認為，耶穌警告要離開耶路撒冷，其實在公元66年實現了。當時加盧斯（Cestius Gallus）在撤退軍隊前，將城市包圍了一小段時間。然而，祂是心急如焚地警告城裡的人要逃跑。警告是如此迫切，祂吩咐那些聽從祂的話的人不要轉身抓住任何東西，只要逃跑。然而，在加盧斯短暫圍困耶路撒冷後整整四年，那城才真正淪陷。這不能說是耶穌警告的實現。耶穌的警告是幾分鐘逃離的時機，而不是幾個月或幾年。

其他人指出，該城的許多基督徒在當年看到加盧斯的部隊後，選擇逃往佩拉市（Pella）。根據聖經百科《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公元66年，羅馬軍隊因鎮壓猶太革命，導致當時的佩拉市成為了基督徒逃離耶路撒冷的避難所，令這座城在教會歷史中名留青史。」¹ 這個說法有兩個問題。首先，正如剛剛提到，這是耶路撒冷實際淪陷前四年，因此根本不能與耶穌警告的緊急性相提並論。第二，根據歷史記載，基督徒並不是因為看到羅馬軍隊而逃離，而是因為神的啟示。根據優西比烏斯（Eusebius）的說法，基督徒在戰爭開始前已經逃離了：

然而，耶路撒冷的整個教會都受到神聖啟示的指揮，在戰爭前給予那些獲悅納的虔誠之人，離開了城，並住在約旦以外的某城，叫作佩拉。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從耶路撒冷搬到那裡，好像聖人完全拋棄了聖城以及整個猶太地；因為他們對基督和使徒的罪行惡滿貫盈，神聖的正義從地上完全摧毀了整代行惡的人。²

最後，我們不能夠確實地聲稱耶路撒冷淪陷的事件，就是耶穌警告的那些事件，因為歷史與祂所警告的根本不符。相反，如果耶穌的警告是與敵基督在末日對耶路撒冷的攻擊有關，那麼在耶路撒冷周圍突然動員大量軍隊的可能性就更為現實了。

也許這將發生在耶路撒冷城分裂後的時期（見約珥書 3：2），耶路撒冷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分別統治，甚至可能由某種形式的國際「維和」部隊監管。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會異軍突起，像主耶穌所描述的那樣，以一種突如其來和意想不到的方式聚集在耶路撒冷。雖然很難準確地預測這些事的展開，但在主耶穌回來之前最後七年的中心，敵基督將會揭開他寬容的面具，並使用他已遍佈全地的軍隊，要求完全控制耶路撒冷城和聖殿。這就是前面提到的「那行毀壞可憎的」；敵基督將坐在其中並使神的聖殿荒涼（參見帖撒羅尼迦後書 2：4）。當然，所有這一切都伴隨著以色列民的恐懼，其中許多人「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路加福音 21：24）。耶穌所描述的這個災難時期，是史無前例的。

大災難與大屠殺

我們面臨著一個毛骨悚然的現實：如果耶利米、天使、主耶穌自己都談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災難時期，這表明在以色列將要發生甚至比納粹大屠殺還更血腥的殺戮。雖然情況確實如此，但我建議我們不要試圖量化即將來臨的痛苦或計算將要失去的生命。我認為參與這些的成果是微乎其微。如果我說實話，我自己根本無法真正探索如此大規模的腥風血雨。這是一個太可怕的深坑。關鍵是椎心泣血的事情即將發生，我們需要做好準備。

我還想特別向那些對聖經預言主題興趣盎然的人發出警誡，有時候我們會以一種分離和冷漠的方式來看待世界末日的事物。雖然在我們討論這些時可能沒完全感受其嚴重性，但我們必須如履薄冰，永遠毋忘談及的是真實的家庭、真實的人和真實的生命，而不是在紙上談兵。如果討論這些事情沒有使我們血淚盈襟，跪下禱告，我們明顯沒有聖父或聖子的心。

簡而言之，我們這些跟隨主的人，在承認即將來臨的事的重要性，必須開始準備我們的心靈，並真正地完全擁抱十字架。在主耶穌選擇忍受祂的身體和靈魂的折磨之前幾個小時，祂非常刻意地傳達了聖經中這清晰和莊嚴的警告。我們作為彌賽亞的身體，無論是個人還是整體如何回應這些警告，很可能是我們將面臨的最大考驗。這不是誇大其辭。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探討在過去的日子裡，順服主的話語行事的教會應採取怎樣的正確反應。

潘霍華、布姆，以及列國之審判

上一章中，我們研究了主耶穌的橄欖山講論的部分內容。然而，我們並沒有真正完成查考整個佈道。雖然馬太福音24章詳述了主耶穌回歸前的事件，但其實佈道伸延至第25章。主耶穌的佈道結束時，祂接著描述回歸後會聚集列國進行審判。這段經文是所有福音書中最重要但卻最被廣泛誤解的段落之一。讓我們首先仔細閱讀主的話：

「當人子在祂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祂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裡，你們不來看顧我。』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裡，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馬太福音25：31-46）。

誰是主耶穌的弟兄？

預言中最關鍵且最常被誤解的部分，是主耶穌在40和45節中使用過兩次的「我的弟兄」。根據主耶穌，列國在審判日的命運，無論是被拋棄還是被歡迎進入神的國，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怎樣待遇祂的弟兄們。主耶穌甚至說，各國如何對待祂的弟兄，就如他們如何對待祂。祂對這群人身同感受，把他們的虐待當作祂的虐待。確定主耶穌所指的人的身份絕對至關重要。

不同的釋經者提出了三種方法來理解這個詞語。有些人認為主耶穌說的是猶太人，祂實際的血緣「弟兄」。其他人則認為主耶穌是在談論祂的門徒或任何願意跟隨主的人。還有人說這詞指的是窮人、受苦難者和受壓迫者的統稱。雖然基督徒對窮人和被壓迫者的關懷當然是基督信仰的一個核心特徵，但這段經文說的並不是他們。撒母耳·克拉夫 (Samuel Clough) 是一位廣泛撰寫關於這段經文的聖經老師。他說：「這些人不是因為他們正在受苦而成為了主耶穌的弟兄；相反，正因為他們是主耶穌的弟兄，所以他們正在受苦。」¹ 當我們在其實際的完整語境中閱讀馬太福音第25章時，很明顯祂指的「弟兄」是耶路撒冷和猶太居民。他們將在第24章中所描述的「雅各遭難」時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請細想以下主耶穌講道的大背景：

馬太福音第23章：主耶穌被情感和淚水蓋過，喊道：「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第37節）

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穌警告耶路撒冷和猶太在末日的無比痛苦和生命損失。

馬太福音第25章：主耶穌教導，按照他們在大災難時期如何對待祂的弟兄們，他們將受到審判。

如果我們不承認主耶穌話語更全面的背景，我們就會錯過一個非常清晰和合乎邏輯的流程。

約沙法谷

一旦我們明白主耶穌其實是在擴展約珥書第3章的預言時，關於主的「弟兄」的問題就迎刃而解：

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裡施行審判；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為我的百姓拈鬮……萬民都當興起，上到約沙法谷；因為我必坐在那裡，審判四圍的列國。**（約珥書 3：1-3，12；重點補充）

約沙法谷從北到南延伸聖殿山和橄欖山之間，正是主耶穌在祂提供橄欖山話語時所俯視的山谷。要知道，當約珥的預言說是耶和華神作為審判者時，主耶穌說自己是審判者，因此直接宣稱祂自己為耶和華神。當然，門徒們會認出其戲劇性的一點，特別是因為主耶穌正坐在約珥所說的列國審判將要發生的確切位置。因此，當主耶穌坐在橄欖山上俯望約沙法谷時，祂說祂會把山羊聚集到祂的左邊，指的就是欣嫩子谷（valley of Gehenna）。而這同一個希臘詞，一直被主耶穌在其他地方用來指永恆懲罰的地方（馬太福音5：22，29，30；10：28；23：15，33；馬可福音9：43，45，47；路加福音12：5；雅各書3：6）。更重要的是，主耶穌和約珥都表明各國因虐待主稱之為「產業」和「百姓」的猶太人而將受到審判，（約珥書3：2）。因此，當主耶穌使用「我的弟兄」這句短語時，祂顯然直接指向了這節經文。

耶和華為以色列人作審判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當主耶穌教導各國將根據他們對以色列的虐待而受到審判時，祂決不是提出新的觀點。在審判日，神對以色列仇敵的忿怒是一個在先知書中多次重複的主題。讓我們查看幾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以賽亞書34章中，先知談到耶和華的日子，就是耶和華向以色列仇敵的忿怒和復仇的日子：「因為耶和華向萬國發忿恨，向他們的全軍發烈怒，將他們滅盡，交出他們受殺戮……因耶和華有報仇之日，為錫安的爭辯有報應之年」。（第2節，第8節）。當今世上，錫安的確存在爭議。即使在教會內，錫安主義者和反錫安主義者之間存著深刻的分歧。根據以賽亞的說法，在主耶穌回來之後，祂將在審判日上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爭議，對「錫安的爭辯」自有定奪。

此後，以賽亞書63章描繪主耶穌從以色列以南的沙漠以東，凱旋回歸耶路撒冷。祂的長袍浸透了祂仇敵的血，就像踐踏腳下的葡萄。這是聖經描述主耶穌回歸最具戲劇性的段落之一：

這從以東的波斯拉來，穿紅衣服，裝扮華美，能力廣大，大步行走的是誰呢？就是我，是憑公義說話，以大能施行拯救。祢的裝扮為何有紅色？祢的衣服為何像踹酒醉的呢？我獨自踹酒醉；眾民中無一人與我同在。我發怒將他們踹下，發烈怒將他們踐踏。他們的血濺在我衣服上，並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為，報仇

之日在我心中；救贖我民之年已經來到……我發怒，踹下眾民；發烈怒，使他們沉醉，又將他們的血倒在地上。（以賽亞書63：1-4，6）

無可置疑，這段經文肯定與溫柔的牧羊人抱著小羊羔的陳規定型畫大有徑庭。這是主的審判和復仇。但是，我們必須明白，祂憤怒的原因是因為主對祂的子民以色列有著浩大的愛：

我要照耶和華一切所賜給我們的，提起祂的慈愛和美德，並祂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這恩是照祂的憐恤和豐盛的慈愛賜給他們的。祂說：他們誠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虛假的子民；這樣，祂就作了他們的救主。他們在一切苦難中，祂也同受苦難；並且祂面前的使者拯救他們；祂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在古時的日子常保抱他們，懷護他們。（以賽亞書63：7-9）

以西結書35章是另一段描述神對列國復仇最耳熟能詳的經文。事實上，主耶穌也在橄欖山講論中提到了這章經文。在這一章中，主再次通過以西結譴責以東，也稱為西珥山（以東最著名的山）。因為以東對以色列人「永懷仇恨」，並且當以色列在末日經歷耶和華的管教時會幸災樂禍，所以祂應許會審判以東並使她永遠荒涼。

主耶和華如此說：「西珥山哪，我與你為敵，必向你伸手攻擊你，使你荒涼，令人驚駭。我必使你的城邑變為荒場，成為淒涼。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華。因為你永懷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災、罪孽到了盡頭的時候，將他們交與刀劍，所以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報應，罪（原文作血；本節同）必追趕你；你既不恨惡殺人流血，所以這罪必追趕你。我必使西珥山荒涼，令人驚駭，來往經過的人我必剪除。我必使西珥山滿有被殺的人。被刀殺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並一切的溪水中。我必使你永遠荒涼，使你的城邑無人居住，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以西結書35：3-9；重點補充）

這段經文與以賽亞書中的不同之處，在於這裏特別提到了在以色列人經歷末後的懲罰和痛苦時，以東還雪上加霜。因此，這段經文提到了以色列的末世懲罰（主在馬太福音24章中所描述的）和各國對以色列的待遇而受到審判的警告（馬太福音25章）。同樣引人入勝的是，以西結書34章，是一個將以色列人描繪為主的羊，和彌賽亞為忠心牧人的預言：「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們，牧養他們，就是我的僕人大衛。他必牧養他們，作他們的牧人」（第23節）。毫無疑問，牧羊人將正義的綿羊與不義的山羊分開的圖像，是對以西結書34章的暗示。因此，主耶穌呼應約珥書第3章和以西結書第34-35章，並將它們融入了祂的佈道。

在整本聖經中，還有多處經文談到主回來對以色列的敵人進行復仇（見民數記24：14-20；詩篇102：13-20；以賽亞書25：8-11；以西結書25章：12-17；30：1-5；36：2-7；俄巴底亞書1：8-20；彌迦書4：10-12；西番雅書2：2-11；撒迦利亞書

1：14-17；14：2-14）。雖然這個教導在舊約聖經中是一個基礎真理，並且被主耶穌明確地重申，但這是一個在今天廣大部分教會中幾乎完全沒有的概念。毫無疑問，有辨別能力的信徒，必須分辨時代的徵兆和這一天即將來臨的現實。

我們的兩個模範

當我們考慮到以色列的未來仍然存在著血流成河的災難時期時，有兩位基督徒的見證已為我們保存完好，作為這一代奉為楷模的例子。大多數人至少聽說過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和科裡·坦恩·布姆（Corrie Ten Boom）。雖然有很多書講述了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生活在納粹壓迫下作為主急流勇進的見證人，但如果您不認識他們的話，那麼我至少推薦以下兩本書：艾瑞克·梅塔薩斯（Eric Metaxas）的《潘霍華傳》（Bonhoeffer：Pastor，Martyr，Prophet，Spy）和布姆的《藏身處》（The Hiding Place）。雖然在二戰期間，許多其他效死輸忠的見證人寂寂無名下去世，但我相信，潘霍華和布姆的故事是特地為我們保留的。他們的故事是我們的教訓，尤其是那些將目擊末日的人。

迪特里希·潘霍華

潘霍華是一位德國詩人、音樂家、作家、牧師、神學家、哲學家和反納粹政見者，殉道於1945年。除了神學著作，潘霍華以直言不諱地反對德國教會對納粹猶太迫害的妥協而聞名。

1933年，即使納粹在德國奪權的初期，潘霍華已經聲嘶力竭地反抗。希特勒擔任總理兩天後，潘霍華在電台上發表了一個攻擊希特勒的講話。他警告德國人不要崇拜他，並說Führer（元首）其實很可能是Verführer（誤導者或誘惑者）。他在句子中段被打斷了。潘霍華還公開呼籲基督徒要積極抵抗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宣稱教會不能只「為車輪下的受害者包紮傷口，而是將輪輻堵進車輪本身」。²

同年，德國新教教會舉行了一次選舉，其中納粹支持者囊括了絕大多數的關鍵職位。這是當時的德國基督徒運動（Deutsche Christen）。此後不久，潘霍華代理教會中的反對派領袖草擬所謂的「伯特利信條」（Bethel Confession）。這是一份信仰聲明，既反對了德國基督徒運動，也肯定了猶太人民持續的呼召和揀選。雖然該文件確實肯定了取代主義部分的觀點，並說：「舊約人民的地位並沒有被另一個國家所佔據，而是被各國的基督教會所取代」，但是它對猶太人作為選民做出了非常強烈和罕見的讓步：

神已證明了對以色列滿滿的忠誠，儘管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如此不忠，甚至十字架之後也是如此，但是基督的肉身還是生於以色列。神仍然希望與猶太人一起完成從以色列呼召開始的贖世計劃（羅馬書9-11）。這就是神按照肉體保存了以色列神聖餘民的原因…… 這個神聖的餘民具有不可磨滅的特徵。³

後來，信條的修改如此淡化了原意，以至潘霍華本人拒絕簽署。作為對納粹同情者在教會奪權的回應，潘霍華和他的

同工馬丁·尼莫拉 (Martin Niemöller) 很快成立了另一個基督教運動，稱為「牧師緊急聯盟」 (Pfarrernotbund)，並後來演變為宣信會 (Bekennende Kirche)。宣信會是一個脫離的教會運動，從而反對大德國新教的納粹化。宣信會通過堅持基督而不是元首為德國教會的領袖的《巴門宣言》 (Die Barm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譴責德國基督徒使教會落在納粹政權的淫威底下，妥協福音，以致教會管治的腐敗。

1935年，潘霍華開始領導了一所地下神學院，以培訓宣信會牧師。1937年7月，隨著納粹對宣信會的鎮壓愈演愈烈，潘霍華的好友尼莫拉被捕。1937年，秘密國家警察 (或作蓋世太保，Gestapo) 關閉了神學院，並逮捕了27名牧師和學生。就在這個時候，潘霍華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追隨基督》 (Nachfolge)。在這本書中，他不僅攻擊「廉價恩典」作為道德鬆懈的掩護，而且還鼓吹「昂貴的恩典」。

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潘霍華秘密地從一個村莊到下一個村莊，在所謂的「趕路神學院」中訓練牧師。潘霍華大多數的學生都是在小教區中非法服事。

1943年4月，經過十年的積極事工和抵抗納粹，潘霍華被捕了。這一年半內，他被關押在特格爾軍事監獄，等待審判。1945年2月，他被暗中轉送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最後到了弗洛森比爾格集中營 (Flossenbürg concentration camp)。潘霍華於1945年4月9日黎明時受絞刑。他在美國士兵解放營地前兩週處決，在希特勒自殺前三週，以及納粹德國最終投降前一個月。據目睹潘霍華處決的醫生的說法：

我看到潘霍華牧師……跪在地上熱切地向神祈禱。這個可愛的人祈禱的方式深深打動了我：如此虔誠，如此肯定神聽到了他的祈禱。在行刑地點，他再次說了一個簡短的祈禱，然後勇敢而沉著地爬上了幾步階級到絞刑架。幾秒鐘後，他的死亡隨之而來。在我作為醫生工作近五十年的時間內，幾乎沒有見過一個如此完全順從神旨意的人。⁴

科裡·坦恩·布姆

在納粹佔領的荷蘭，另一位基督見證人——科裡·坦恩·布姆——和她的家人正竭盡全力協助猶太人逃離納粹大屠殺。1940年，納粹入侵荷蘭，並很快開始押送猶太人往集中營。對於任何有需要的人，布姆家的大門一直是敞開的。因此，1942年5月，當一名猶太婦女的丈夫被捕並且其兒子躲藏起來時，她恐懼地來到布姆家中，尋找住處。家父卡斯帕立即同意了。卡斯帕是舊約先知的熱心學生，並徹底拒絕了所有形式的取代主義。卡斯帕宣稱：「在這個家中，神的人民總是受歡迎的。」

隨著納粹的佔領扼襟控煙，布姆家很快成為了猶太人和荷蘭地下抵抗運動的避難所。在1943年和1944年期間，通常有六至七人非法居留在他們的家中。額外的難民有時會在布姆家停留數小時到數天，直到可以找到另一個安全屋。科裡和她的妹妹貝齊成為了哈勒姆（Haarlem）地下抵抗運動的活躍領導，負責找尋其他願意接納難民的勇敢荷蘭家庭。這些年來，

科裡和貝齊花了很多時間來解決難民躲藏後的需求。為了順應他們的猶太客人，布姆家提供符合猶太教規的食物，並尊重安息日。他們建造了一個秘密房間，有三十英寸深，但有幾英尺寬。如果警察對房子進行突擊檢查，有幾個人可以安靜地站在那裏。他們稱這個小空間為「藏身處」。

1944年2月，一位荷蘭線人向納粹分子揭露了布姆家的作為，導致整家被捕。當納粹突襲布姆家時，藏身處有六個人。他們呆在那里近兩天。當被問及他知否自己可以為幫助猶太人而死時，卡斯帕回答說：「為神的古代人民獻身是榮幸。」卡斯帕在被捕時是八十四歲，在斯赫弗寧恩監獄（Scheveningen Prison）僅僅十天後就去世了。科裡和貝齊在三個不同的監獄中度過了十個月，其中最後一個監獄是位於柏林附近臭名昭著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即使在集中營，科裡和貝齊仍繼續花時間見證主耶穌，並分享福音，在監禁期間帶領許多婦女到基督面前。貝齊於1944年12月16日在拉文斯布呂克去世。在她去世前，她告訴科裡：「沒有深坑比祂（神）更深。」科裡於1944年12月28日被釋放。她是她家唯一倖存去講述他們的故事。布姆家被捕時躲藏的猶太人除了一個老年婦女外，其他人都倖免於難。據估計，布姆家和他們建立的網絡，總共挽救了超過八百人的性命。

末代教會的模範

潘霍華和布姆都是今天教會 —— 很可能是末代教會 —— 的預言榜樣。毫無疑問，我們今天看到的基督教會只是真

正呼召的微弱陰影，與使徒時代的教會大徑相庭。從我國最大和最受歡迎的教會講壇上發出的許多佈道，與新約聖經所描述的信仰幾乎是南轅北轍。少有人佈道有關背起十字架，更少人佈道需要從罪中悔改。很少有人堅持主耶穌作為獲得救恩的唯一道路，甚至更少的人鼓吹為主耶穌放下生命，以使我們在未來的世代中與祂同在。當數世上有多少人教導關於即將復興的猶太王國時，根本幾乎是沒有的。即使在那些自認為保守和正統的教會和事工中，我仍看到與這個時代的靈有著巨大的妥協。

正因如此，潘霍華和布姆的生命脫穎而出，成為閃爍的榜樣。潘霍華和布姆都摒棄了當時教會的流行趨勢。儘管人們普遍接受取代主義，但布姆家是毫無歉意的復原主義者，他們的信念是如此堅定，以至於願意違背任何法律，以遵守神的話語。潘霍華也是一個預言性的聲音，不僅堅定地反對他那個時代教會的趨勢，還能高瞻遠矚，領導一場堅定地響應福音的抗爭。讓我們考慮一下怎樣可以將潘霍華的榜樣古為今用。

潘霍華的榜樣

即使在教會內部，預言的聲音總是被嘲弄和邊緣化，並通常在他們去世後才被承認和尊重。潘霍華的生命如此傳奇，是因為他先知先覺，一開始就強烈反對納粹主義，早於許多同代人真正看到滲入德國的邪惡。今天，許多基督徒無法分辨出這個時代的靈滲入教會的多種方式。一個最重要的跡像是教會越來越容忍甚至歌頌那些妖魔化以色列的人。撒旦在與神盟約之人的戰爭中，利用基督徒領袖作為牠的喉舌。但即使說謊的

在教會中有自己的聲音，主也呼召像潘霍華這樣的門徒無懼反抗侵蝕教會的欺騙浪潮。因此，我們應該效仿潘霍華的榜樣，在神的教會中堅持真理和純潔，並在地平線上隱約可見危險時發出警報。毫無疑問，潘霍華在1930年代初被指控危言聳聽，但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他的警告徹底實現了。今天他被視為先知。令人不安的是，今天比起1930年時更加風譎雲詭。一場強大的風暴即將來臨。現在是準備發出警報的時候了。

潘霍華的另一個重要榜樣是形成地下教會，包括一個地下神學院。當與納粹主義的妥協達到幾乎接管了教派的程度時，潘霍華潛入地下，開始訓練和培育真正的餘民教會和年輕領袖。同樣在我們這個時代，隨著反基督信仰的立法和教會腐敗的蔓延，它將越來越需要一群成熟的教師、牧師和屬靈的長老帶領餘民教會。在和平時期，教會繁榮昌盛，但在混亂時期，真正的教會總是地下教會。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經出現這種情況，但在未來的日子裡相信它將成為常態。現在是真正的使徒領袖出現的時候了。

布姆的榜樣

雖然不是每個基督徒都有潘霍華的領導才能，但幾乎任何普通基督徒都可在布姆家的生命中找到仿效的榜樣。今天很少有人會考慮準備他們的家園和他們的心來隱藏或照顧難民，但當我們將世界趨勢與聖經的明確警告合併時，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需要。

今天，基督教會內外的許多人都加入了所謂「準備」(prepping)的運動。這個想法很簡單；鑑於全球的經濟崩潰，恐怖主義的日益擴散，以及自然災害的崛起，做足準備是明智之舉。毫無疑問，準備必要的資源以防亡羊補牢是一種大智。然而，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看，如果一個人的主要關注是自我保護，並沒有以身作則，在危機時刻以事奉他人來實踐福音，那麼更好的準備都是徒然的。我相信主將呼召全世界的人民，在未來的大風暴中打開他們的家園作為避難所。但是，這樣做的意願需要現在我們的心的準備。主耶穌的許多弟兄——即猶太人——將再次處於飢渴。您準備給他們分享食物和水嗎？許多人將無處容身。您會邀請他們進您的家嗎？主說您這樣行的話，就等於向祂施恩了。

啟示錄12：6講到以色列在末日逃到「曠野」，並告知我們她會被餵養。這是很有意思的。我們不得不問，是誰餵養她？有些人可能會試圖過度靈性化這一點，並散漫地說神會親自餵養她。當然，從終極意義上說，這是事實，但主幾乎總是利用祂的子民來實現祂的旨意。我相信主現正喚醒全世界的人民，呼籲在未來的日子裏為猶太人提供他們的需要。

對於大多數基督徒來說，自己與這些實際現實似乎沒有關連。然而，當我們考慮到仇恨猶太人民和以色列國的全球趨勢，和大部分伊斯蘭世界的激進化，以及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遜退時，對所有有辨別力的人來說，顯然是燃眉之急。

在研究這個主題時，我採訪了撒母耳·克拉夫(Samuel Clough)。正如我前面提到，克拉夫是一位非常平衡、冷靜和能言善辯的聖經老師，對這問題給予了很多思考。

克拉夫談到了今天教會內部許多人的雙重標準，他們一方面論斷德國教會未能及早拆穿希特勒和納粹黨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嘲諷我們正處於暴風雨前夕的觀點：「我們回顧說：『哇，德國人在30年代末是如此的盲目。他們沒有先見之明嗎？』但是現在全球，特別是在中東地區，公開表達的比在納粹德國公開表達的更加惡毒，更具侵略性。」我認為，對這一代人的一個重大譴責，是我們高舉和讚揚像潘霍華的人，賞識他們的預言性見解，但自己卻生活在一個在言語、修辭，甚至規模上遠超於潘霍華所見聞的邪惡世代中。我們不是在應對歐洲內部的某一國家，而是在應對有種族滅絕威脅的全球激進主義的白熱化趨勢。

我們歌頌潘霍華。然而，這一代沒有想到實際地為猶太人作準備的想法，甚至完全漠視它。它被視為一個不重要的次要問題。事實上，我們沒有給予這個問題任何關注，這本身就是教會的危機。德國教會根本沒有對他們那個時代的危機作出適當的反應，而我們對德國教會進行了公正嚴厲的批判。因為在面對邪惡，被動與應允是一樣的。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再次面對狂熱的反猶主義，激進伊斯蘭再次威脅要消滅猶太人。克拉夫問道：「我們怎能期望逃脫神對我們的被動的正義審判呢？」

克拉夫在很多方面都是對的。今天，我們活在見證了幾個人類歷史末代路標的第一代，例如福音傳到各族、各方、各民、各國，猶太政權重建在聖經中的以色列土地，以及各方面對她的威脅越來越大——不僅是極端伊斯蘭，而是全球反猶主義的崛起。末世時代有蹟可尋，但許多人似乎堅決否認這個時代的結束即將來臨。

「德國教會將如何判決我們？」克拉夫問我。「我們嚴評他們，但我們有絲毫進取嗎？我們比他們有更多的證據，更多的修辭，更多的公開，更猶新的記憶，最重要是我們有前車可鑑。大屠殺主要是私密地進行。親衛隊的最高層制定了最終滅絕等等的計劃。然而，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反猶主義的上升潮流並不是閉門造訪少數精英。它正在社交媒體以及互聯網上公開展示，從清真寺和其他地方公開宣揚。然而，大多數人都視而不見。」

當這一代教會在審判日站在主耶穌面前時，能否誠實地說我們沒有任何警告標誌？

結論

本書開始時，引用了使徒保羅關於外邦人對以色列的傲慢態度的警告。這個警告不像其他警告。保羅沒有說，如果外邦人對猶太人傲慢，他們冒著錯過重要真理或祝福的風險。保羅很清楚，外邦信徒對包括不信的猶太人的錯誤態度，會導致外邦信徒被「砍下來」。這個詞暗示永遠被定罪並與神分離。保羅的聲明發出了最強烈的警告。當我們調查基督徒野蠻對待猶太人的悠長歷史時，發現保羅的警告不僅沒有得到注意，而且完全被踐踏。教會不是迴避對猶太人傲慢，而是為他們的糟蹋予以支持和讚揚。基督教反猶主義的悠久歷史是基督信仰的恥辱。然而，雖然時移世異，但我們今天可以聽從保羅的警告，變古易俗，懺悔並拒絕一切形式的取代主義。我們可以通過主所期望的方式與猶太人聯繫：通過品德、憐憫和愛。雖然過去無法改變，但未來仍有希望。

我們還研究了許多段落，表明在這個時代結束時，撒旦的主要能量、抵抗和憤怒將專門針對以色列人民和土地。雖然全世界現在和將來的基督徒會繼續成為撒旦憤怒的目標（啟示錄12：17），但當我們考慮聖經壓倒性的強調時，目標幾乎是全部放在以色列身上。今天，那些有洞察力的人從中可見，古代希伯來先知所描述的末日正在接近，甚至可能臨到我們身上。

然而，基督徒現在最關心的問題應該是：在這個時代結束時的審判日，會發現自己站在哪個位置？會否看到許多外邦基督徒肢體因反抗以色列，而和為毀滅猶太人而努力的人站在一起？雖然很難想像一場更大的悲劇，但如果教會的歷史以及教會內部的一些現有趨勢是任何指標，那麼遺憾的是，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像其他幾個問題一樣，撒旦將處心積慮，在屬靈之戰俘虜教會的心。無論撒旦在哪裡發現任何一個破口，都會利用它來實現自己的陰謀詭計。這反對亞伯拉罕之約——事實上，反對神救贖的計劃——的惡魔般憤怒正是主要的屬靈催化劑，驅動了當今全地的衝突。

道爾頓·托馬斯（Dalton Thomas）是《錫安爭議和雅各遭難的時候》（Controversy of Zion and the Time of Jacob's Trouble）的作者，他雄辯地總結，今天在全地甚至教會內部發生的事情只會繼續增長：

「今天，爭議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發展。我們可以從地緣政治或歷史角度解釋它，但仍然錯過了根本原因。今天關於耶路撒冷城存在如此多爭議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神在約定的時間，

就祂的兒子在一塊特定土地上掌權統治而立約。當我們接近那個約定的時間，空中掌權者將在他們的憤怒、抵抗和煽動中愈演愈烈。他們將操縱木偶般來擺佈人，以求達到目的。」⁶

有洞察力的基督徒必須盡其所能，確保教會將來不會重蹈覆轍。我們必須確保仇敵沒有可侵的破口。而做到這一點，只有首先完全拒絕猶太仇恨的具體思想和理論。它們佔據廣大部分的教會太久了。如果教會要避免與仇敵合作，那麼她必須擺脫取代主義、末世預言實現論和無千禧年主義的虛假和破壞性學說，並重獲聖經的教義：復原主義、未來主義和千禧年前主義。

在未來的日子裡，外邦基督徒的最高呼召就是為十字架向以色列作最後光輝的見證——父神對祂子民的愛的體現。這只能通過認同他們並為他們捨命來實現。如果彌賽亞耶穌來為我們捨命，為我們留下一個榜樣（彼得前書2：21），那麼我們不還應該為祂稱為弟兄的人做同樣的犧牲嗎？末代的審判將主要基於我們拒絕或接受十字架，為保護猶太人民而犧牲與否。今天許多基督徒都希望被嫁接到以色列的榮耀和繼承中，但卻希望與她的苦難無關。主耶穌自己完全對猶太人的苦難感同身受：「他們在一切苦難中，祂也同受苦難」（以賽亞書63：9）。為何今天有這麼多基督徒相信他們高於主人呢（見約翰福音15：20）？今天希望在未來日子裡跟隨主耶穌的基督徒必須對猶太人的迫害、邊緣化和痛苦感同身受。最後，所有真正加入猶太王的人，必須接受將與猶太人一起受苦的這個事實。

我知道痛苦不是任何人所期待的。我們生活的大部分都致力於避免痛苦。今天，在西方教會內傳授的許多流行觀念傳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作為基督徒，我們甚至沒有被召喚去受苦。但是我提醒凡有耳的，就應當聽，「你們蒙召原是為了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彼得前書2：21）。我們都被要求模仿主耶穌。但當我們深思榮耀和美麗的未來時代時，就可以忍受現在所經歷的瞬間的苦難。正如保羅提醒我們，「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哥林多後書4：17）。身為祂的子民，我們在這個時代所忍受的痛苦將是非常值得的。當我們踏入千禧年時，這個時代的痛苦會多快被遺忘。

在那一天，將不再有疑慮，不再有恐懼，不再有疾病，不再有墮胎，不再有人口販運，也不再有戰爭。我們中間誰不渴望結束使我們嘆息的所有事物？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是的，這一天即將來臨，也許比大多數人想像的要早得多。當主耶穌親自從熾熱的火焰中與所有天使一起回歸，祂會在地上建立榮耀的國度。哦，我多麼渴望那一天！當我們終於面對面看到主耶穌時，我是如斯渴望耶和華的知識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我是多麼渴望當一位猶太人統治世界的那一天！

註釋

1. 警告無知與傲慢

1. Bruce Delmont, ed., *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 by Martin Luther (1483 – 1546) (lulu.com), 165 – 66.

2. 復原主義與取代主義

1. Many would use the title “Covenantalists” here to refer to those who believe that God will yet fulfill His promises as made in the Abrahamic and Davidic covenants. In this book, however, I have chosen to use the title “restorationist” and the term “restorationism” to avoid any confusion with Reformed (Covenant) theology, which ironically denies the future literal fulfillment of the Abrahamic and Davidic covenants.
2.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 “An Open Letter to Evangelicals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The People of God, the Land of Israel, and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Gospel,” *If Americans Knew* (blog), http://www.ifamericansknew.org/cur_sit/wdoor.html; accessed July 10, 2014. The document was originally posted at the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 website in 2002. It has since been removed.
3. Alberus Pieters, *The Ten Tribes in History and Prophec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4), 109.
4. N. T. Wright, *Jesus and the Victory of God* (London: SPCK: 1996), 446, 471; emphasis added.
5. Dalton Thomas, *The Divestment Theology of N.T. Wright*. Unpublished paper. Used with permission.
6.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s.v. “subvert,”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ubvert>; accessed July 11, 2014.
7. J. C. Ryle, *Are You Ready for the End of Time?* (Fearn,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2001) 107 – 8; reprint of *Coming Events and Present Duties*.
8. *Ibid.*, 157 – 59.

3. 亞伯拉罕之約

1. Gary M. Burge, *Jesus and the Land*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0), 98.
2. Sam Storms, *Kingdom Come: The Amillennial Alternative* (Ross-shire,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2013), 208. Sam is a former teacher of mine and is loved by everyone who knows him, myself included, though I disagree with him profoundly on this issue.
3. G. K. Beale, *The Temple and the Church’s Mission* (Chicago: IVP, 2004), 352 – 53.
4. Carl Medearis, “Question #4: What is your position on Israel?” *Making Jesus Accessible* (blog), July 23, 2010, <http://carlmedearis.com/2010/07/question-4-what-is-your-position-on-israel-what-youve-gotten-more-involved-there-im-often-concerned-that-you-may-be-anti-semitic/>.
5. Carl Medearis, “My Take: Jesus would support Palestinian statehood bid,” *Belief* (blog), September 21, 2011, <http://religion.blogs.cnn.com/2011/09/21/my-take-jesus-would-supportpalestinian-statehood-bid/>; emphasis added.

4. 摩西之約與大衛之約

1. Robert W. Nicholson, “Evangelicals and Israel: What American Jews Don’t Want to Know

(but Need to),” Mosaic, October 2013,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3/10/evangelicals-and-israel/>.

2. Gary Burge, *Whose Land? Whose Promise? What Christians Are Not Being Told about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Cleveland: Pilgrim, 2004), 167.

3. Carl Medearis, “Question #4: What is your position on Israel?” *Making Jesus Accessible* (blog), July 23, 2010, <http://carlmedearis.com/2010/07/question-4-what-is-your-position-on-israel-as-youve-gotten-more-involved-there-im-often-concerned-that-you-may-be-anti-semitic/>.

5. 新約

1. Sam Storms, *Kingdom Come: The Amillennial Alternative* (Ross-shire, Scotland: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2013), 333 – 34.

2. *Ibid.*, 334.

3. N. T. Wright, *Justification: God’s Plan and Paul’s Vision*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9), 120.

4. Storms, *Kingdom Come*, 333 – 34.

6. 外邦信徒應該如何與不信的猶太人聯繫起來？

1. Jack Zavada, “What Is Messianic Judaism?” *About.com*, accessed July 15, 2014, <http://christianity.about.com/od/messianicjewishmovement/a/What-Is-Messianic-Judaism.htm>.

2. Statistics, “Current Estimates of the number of Messianics [sic] (Jews proclaiming belief in Jesus) in Israel,” *Jewish Israel*, 2014, <http://jewishisrael.ning.com/page/statistics-1>.

3. “Messianic Jews Are Not Jews,” by Rabbi Jonathan Waxman, at <http://israeljudaism.blogspot.com/2011/04/messianic-jews-are-not-jews.html> an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essianic Jew,’” at <http://5ptsalt.com/2013/01/02/there-is-no-such-thing-as-a-messianic-jew/>.

7. 神的國的來臨

1. “Abortions in the world—sources and methods,” *Worldometers*, accessed July 15, 2014, <http://www.worldometers.info/abortions/>.

2. Randy Alcorn, “Heaven: Dreading It or Anticipating It?” *Eternal Perspective Ministries*, March 1, 2004, <http://www.epm.org/resources/2004/Mar/1/heaven-dreading-it-or-anticipating-it/>.

8. 猶太王國的復興

1. Tom Wright, “Jerusalem in the New Testamen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erusalem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Purposes of God*, P. W. L. Walker, ed., 2nd ed. [Carlisle: Paternoster; Grand Rapids: Baker], 53 – 77), http://ntwrightpage.com/Wright_Jerusalem_New_Testament.pdf, 11.

2. David Baron, *The Jewish Problem: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891; public domai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preceptaustin.org/the_jewish_problem-david_baron.htm.

3. Narrated by al-Tirmidhi, 877; al-Nasaa’i, 2935.

4. *Ibid.*; Ahmad, 2792.

5. al-Tirmidhi, 959.

6. al-Tirmidhi, 961; Ibn Maajah, 2944.

7. THAYER’S GREEK LEXICON, Electronic Database. Copyright © 2002, 2003, 2006, 2011 by BibleSof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sed by permission. BibleSoft.com, at <http://biblehub.com/greek/605.htm>.

8. Gary Burge, Christ at the Checkpoint Conference, February 2014.
9. Commentaries, Acts of the Apostles, vol. 18, repr.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43 – 44. The quotation is a translation and paraphrase by Dr. William Mallard, Candler School of Theology, of Calvin's commentary.

9. 基督徒的猶太仇恨：由開始到第四世紀

1. Ignatius of Antioch, Letter to the Magnesians, 8:1, 10:3, transl. J. B. Lightfoot, available online from the Early Christian Writings website, at <http://www.earlychristianwritings.com/text/ignatius-magnesians-lightfoot.html>.
2. Ibid.
3. Epistle of Barnabas, 4:6 – 8, trans. J. B. Lightfoot, <http://www.earlychristianwritings.com/text/barnabas-lightfoot.html>; emphasis added
4. Justin Martyr, Dialogue with Trypho the Jew, chap. 135.
5. Ibid.
6. Ibid., chap. 16.
7. R. Kendall Soulen, The God of Israel and Christian The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6), 29.
8. Hippolytus, "Expository Treatise against the Jews," pars. 1, 5, <http://www.newadvent.org/fathers/0503.htm>.
9. Ibid.
10. Leon Poliakov, The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Schocken, 1965), 23.
11. Ibid.
12. Origen, Against Celsus, bk. 2, chap. 8; emphasis added.
13. "The Council of Elvira, ca. 306," <http://faculty.cua.edu/pennington/Canon%20Law/ElviraCanons.htm>; accessed July 16, 2014.
14. Jewish History Sourcebook: Jews and the Later Roman Law 315 – 531 CE, "Laws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October 18, 315: Concerning Jews, Heaven-Worshippers, and Samaritans," Fordham University,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jewish/jews-romanlaw.asp>.
15. "Two millennia of Jewish persecution: Anti-Judaism: 70 TO 1200 CE," Religious Tolerance websit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jud_pers1.htm; accessed July 16, 2014.
16. Cyprian, Three Books of Testimonies against the Jews,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 5,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Down to AD 325 (Grand Rapids: Eerdmans).
17. "Anti-Judaism and the Council of Nicea," <http://www.petahtikvah.com/Articles/ANTIJUDAISM.htm>; accessed July 17, 2014.
18. Jewish History Sourcebook.
19. "A Brief History of 'Christian' Anti-Semitism," JewishRoots.Net, accessed July 17, 2014, <http://jewishroots.net/library/anti-semitism/a-brief-history-of-anti-semitism-2.html>.
20. Ronald Diprose, Israel and the Church: The Origins and Effects of Replacement Theology (Waynesboro, GA: Authentic Media, 2004), 22.
21. John Chrysostom, Against the Jews, Homily 1.2.7, 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chrysostom_adversus_judacos_01_homily1.htm.
22. Ibid., Homily 1.4.1.
23. Ibid., Homily 1.1.5.
24. Ibid., Homily 1.2.1.
25. Ibid., Homily 8.3.10, 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chrysostom_adversus_judacos_08_homily8.htm.
26. Ibid., Homily 1.3.1, http://www.tertullian.org/fathers/chrysostom_adversus_judacos_01_homily1.htm.
27. Ibid., Homily 1.4.2.

28. Steven Katz, "Ideology, State Power, and Mass Murder/Genocide," in Peter Hayes, ed., *Lessons and Legacies: The Meaning of the Holocaust in a Changing World*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 Press, 1991), 52.
29. Ambrose of Milan, "Letters about a Synagogue Burning," August 388, Council on Centers on Jewish Relations, <http://www.ccsr.us/dialogika-resources/primary-texts-from-the-history-of-the-relationship/248-ambrose-of-milan-letters-about-a-synagogue-burning-aug-388>.
3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4, chap. 47, <http://www.sacred-texts.com/cla/gibbon/04/daf04038.htm>.
31. Jewish History Sourcebook, "III. A Law of Theodosius 11, January 31, 439: Novella III: Concerning Jews, Samaritans, Heretics, and Pagans."
32. Philip Schaff, ed.,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 series 1, vol. 8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2009), Augustine's exposition on Psalm 114.
33. *Ibid.*, Augustine's exposition on Psalm 109.
34. Augustine, "On the Holy Trinity" in Philip Schaff, ed., *Nicene and Post Nicene Fathers*, series 1, vol. 3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2009).
35. "Two millennia of Jewish persecution: Anti-Judaism: 70 TO 1200 CE."
36. "Jerome, Ep. LXXXIV, 3;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cited in James Everett Seaver, *The Persecution of Jews in the Roman Empire*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52), 51.
37. "Two millennia of Jewish persecution: Anti-Judaism: 70 TO 1200 CE."
38. Jewish History Sourcebook, "IV. A Law of Justinian, July 28, 531: Concerning Heretics and Manichaeans And Samaritans."
39. Fritz B. Voll, "A Short Review of a Troubled History," Jewish Christian Relations website, accessed July 17, 2014, http://www.jcrelations.net/A_Short_Review_of_a_Troubled_History.2267.0.html?id=720&L=3&searchText=a+short+review+of+a+troubled+history&searchFilter=%2A&page=0.40. *Ibid.*

10. 基督徒的猶太仇恨：由第四世紀到納粹大屠殺

1. The Jewish Encyclopedia, s.v. "France," accessed July 17, 2014,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6262-france>.
2. "Two millennia of Jewish persecution: Anti-Judaism: 70 TO 1200 CE," Religious Tolerance websit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jud_pers1.htm; accessed July 16, 2014.
3. Philip Schaff, Henry Wace, eds., *A Select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14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0), 370.
4. Charles Herbermann, ed.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4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1908), 294.
5. Charles Joseph Hefele, *A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the Church from the Original Documents*, vol. 5, trans. William R. Clark (Edinburgh: T & T Clark, 1896), 248.
6. Warren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of Stanford Press, 1997), 350, 352 – 53.
7. Fritz B. Voll, "A Short Review of a Troubled History," Jewish Christian Relations website, accessed July 17, 2014, http://www.jcrelations.net/A_Short_Review_of_a_Troubled_History.2267.0.html?id=720&L=3&searchText=a+short+review+of+a+troubled+history&searchFilter=%2A&page=0.
8.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Crusades: A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0.
9. "Two millennia of Jewish persecution: Anti-Judaism: 70 TO 1200 CE."
10. Peter the Venerable, *Against the Inveterate Obduracy of Jews*, trans. Irvn M. Resnick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3), 49.
11. *Ibid.*, 211 – 12.

12. "Two millennia of Jewish persecution."
13. Richard Gottheil and Joseph Jacobs et al., eds., *Jewish Encyclopedia*, s.v. "The Crusades."
14. Will Durant,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 4: *The Age of Fait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391.
15. *Jewish History Sourcebook*,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France, 1182 CE," Fordham University,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jewish/1182-jewsfrance1.asp>.
16. *Ibid.*
17. *Ibid.*
18. Jean Flori, *Richard the Lionheart: Knight and King*, trans. Jean Birrel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95.
19. "A Brief History of 'Christian' Anti-Semitism," *JewishRoots.Net*, accessed July 17, 2014, <http://jewishroots.net/library/anti-semitism/a-brief-history-of-anti-semitism-2.html>.
20. *Jewish Encyclopedia*, s.v. "Badge,"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2317-badge>; accessed July 17, 2014.
21. Bernard Lewis, *The Jews of Isla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7), 25 – 26.
22. *Jewish Encyclopedia*, s.v. "Badge."
23. Wikisource, s.v.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13), Fourth Lateran Council," accessed July 17, 2014, [http://en.wikisource.org/wiki/Catholic_Encyclopedia_\(1913\)/Fourth_Lateran_Council_\(1215\)](http://en.wikisource.org/wiki/Catholic_Encyclopedia_(1913)/Fourth_Lateran_Council_(1215)).
24. Mortiz Stern, *Urkundliche Beitr.ge über die Stellung der P.pste zu den Juden* (Kiel, Germany: H. Fiencke, 1893), 13.
25. *Medieval Sourcebook*, "Twelfth Ecumenical Council: Lateran IV 1215," Fordham University,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basis/lateran4.asp>.
26. *Jewish Encyclopedia*, s.v. "Bulls, Papal"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judaica/cjud_0002_0004_0_03728.html; accessed July 17, 2014.
27.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7, 2nd ed. (Farmington, MI: Keter, 2007), 522.
28. *Ibid.*
29. According to the timeline compiled by Elizabeth D. Malissa on the page titled "The Jewish Virtual World: Italy" on the website of the Jewish Virtual Library, accessed July 17, 2014,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History/italytime.html>.
30. *Jewish Encyclopedia*, s.v. England,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5764-england>.
31. "An overview of 2,000 years of Jewish persecution: Anti-Judaism: 1201 to 1800 CE," *Religious Tolerance websit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jud_pers3.htm; accessed July 17, 2014.
32. *Ibid.*
33. *Jewish Encyclopedia*, s.v. "Belgium,"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2803-belgium>.
34. A. James Rudin, "A Jewish View of Gibson's 'Passion.' The film may transmit negative attitudes, stereotypes and caricatures about Jews," *Beliefnet*, 2004, <http://www.beliefnet.com/News/2004/02/A-Jewish-View-Of-Gibsons-Passion.aspx>.
35. *Jewish Encyclopedia*, s.v. "Bavaria,"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2677-bavaria>.
36. *Ibid.*, s.v. "Spain,"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13940-spain>.
37. *Ibid.*, s.v. "Basel,"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2609-basel>.
38. Gerhard Falk, *The Jews in Christian Theolog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2), 83.
39. *Jewish Encyclopedia*, s.v. "Spain."
40. *Ibid.*, s.v. "Portugal,"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12299-portugal>.
41. *Ibid.*
42. *Ibid.*, s.v. "Ghetto,"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6653-ghetto>.
43. "An overview of 2,000 years of Jewish persecution."
44. Quoted in Robert Michael, *Holy Hatred: Christianity, Antisemitism,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11.

45. Martin Luther, *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 in *Luther's Works*, vol. 47, trans. Martin H. Bertram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1).
46. *Ibid.*; emphasis added.
47. Paul Johns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7), 242.
48. John Calvin, "Ad Quaestiones et Objecta Juaei Cuiusdam Responso," in Gerhard Falk, *The Jew in Christian Theology* (Jefferson, NC; and London: McFarland, 1931).
49. Falk, *The Jew in Christian Theology* (Jefferson, NC; and London: McFarland, 1992), 96.
50. Robert Weinberg, *The Revolution of 1905 in Odessa: Blood on the Steps* (Indiana Univ. Press, 1993), 164.
51. "Jewish Massacre Denounced," *New York Times*, April 2, 1903.
52. A version of this chart originally appeared in Raul Hilberg,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5).
53. Martin Gilbert,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enry Holt, 1985), 399.

11. 取代主義和猶太仇恨

1. Dalton Thomas, "The Divestment Theology of N. T. Wright," unpublished paper, used with permission.
2. Eva Fleischner, *Judaism in German Christian Theology*, repr. (1975), 31.
3. Albertus Pieters, *The Seed of Abraha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0), 123 – 124
4. Hans Küng, *On Being a Christi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6), 169.

12. 伊斯蘭教的取代主義

1. Moses Maimonides, *Letter to Yemen*, in Andrew G. Bostom, *The Legacy of Islamic Antisemitism: From Sacred Texts to Solemn History* (Amherst, NY: Prometheus, 2008), 11.
2. For a detailed and scholarly reference work on these matters, see Bat Ye'or, *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 Seventh – Twentieth Century* (Cranberry, NJ: Associated Univ. Presses, 1996).
3. Ahmad in the "Musnad," by Bayhaqi, in *Dala' il an-Nubuwwa*; and Ibn Kathir in his book *Mawlid Rasul Allah*.
4. The Hadith collection of *Sahih Abu-Muslim, Kitab-ul-Hajj; Bab: Fadl-us-Salat bi Masjidi Mecca wal Medina*.
5. The Hadith collection of *Sahih Abu-Muslim, Kitab-ul-Fada'il, Bab-ul-Khatimin-Nabiyyin*.
6. The Hadith collection of *Sahih al-Bukhari* 8:387.
7. *Sahih Muslim*, bk. 41, no. 6985.
8. Yunis Al Astal on Al-Aqsa TV, May 11, 2011.

13. 新的基督徒反猶主義

1. Origen, as quoted in Leon Poliakov, *The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New York: Schocken, 1965), 23.
2. Tom Wright, "Epilogue: The Holy Land Toda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Way of the Lord: Christian Pilgrimage in the Holy Land and Beyo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London: SPCK, 1999], 119-30), http://ntwrightpage.com/Wright_Holy_Land_Today.htm.
3. Melanie Phillips, "Jesus Was a Palestinian': The Return of Christian Anti-Semitism," *Commentary magazine*, June, 1, 2014, <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jesus-wasa-palestinian-the-return-of-christian-anti-semitism/>.

- 4 David Brog, "The End of Evangelical Support for Israel?" Middle East Quarterly, Spring 2014, <http://www.meforum.org/3769/israel-evangelical-support>; emphasis added.
5. "Protocol of Conference on the final solution (Endlösung) of the Jewish question." House of the Wannsee Conference. http://www.ghwk.de/fileadmin/user_upload/pdf-wannsee/texte/protocol.pdf.
6. A moment of truth: A word of faith, hope, and love from the heart of Palestinian suffering (2009), <http://www.kairospalestine.ps/sites/default/Documents/English.pdf>, 3.
7. "Adolf Hitler: Excerpts from Mein Kampf, Jewish Virtual Library, accessed July 18, 2014,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Holocaust/kampf.html>.
8. Jonathan S. Tobin, "Presbyterians Declare War on the Jews," Commentary magazine, February, 11, 2014, <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2014/02/11/presbyterian-church-usadeclare-war-on-the-jews-israel/>.
9. The Church of Scotland, Church and Society Council, "The inheritance of Abraham? A report on the 'promised land,'" May 2013, http://www.israelpalestinemissionnetwork.org/main/ipmndocuments/Inheritance_of_Abraham_.pdf, 8.
10. Dennis Prager, "The Church of Scotland's scandal," Jerusalem Connection Report, May 14, 2013, <http://www.thejerusalemconnection.us/blog/2013/05/14/the-church-of-scotlandscandal.html>.
11. Ibid.
12. As'ad AbuKhalil, "A Critique of Norman Finkelstein on BDS," Al-Akhbar English (blog), February 17, 2012, <http://english.al-akhbar.com/blogs/angry-corner/critique-normanfinkelstein-bds>.
13. Ahmed Moor, "BDS is a long term project with radically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Mondoweiss (blog), April 22, 2010, <http://mondoweiss.net/2010/04/bds-is-a-long-term-projectwith-radically-transformative-potential.html>.
14. Dan Diker, "The world from here: Hamas and BDS," Jerusalem Post, March 4, 2014.
15. The Investigative Project on Terrorism, "Hamas Supporter Speaking on London Campus," For the Record (blog), February 24, 2012, <http://www.investigativeproject.org/3462/hamassupporter-speaking-on-london-campus>.
16. Ibid.
17. Paul Miller, "Jewish Depaul Student: 'I no longer felt safe on this campus,'" Breitbart, May 23, 2014, <http://www.breitbart.com/Big-Peace/2014/05/23/Jewish-DePaul-Student-I-No-Longer-Felt-Safe-on-This-Campus>.
18. Ben White, "Is I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e Rise in Anti-Semitism?" CounterPunch, June 18, 2002,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02/06/18/is-it-possible-to-understand-the-rise-in-anti-semitism/>.
19. Stephen Sizer,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Rivercourt Methodist Church, King Street, London, October 6, 2011, quoted in Ron Cantor, "Sizer Reaffirms: Messianic Jews in Israel an Abomination," Charisma News, March 13, 2014, <http://www.charismanews.com/opinion/43110-sizer-reaffirms-messianic-jews-in-israel-an-abomination>.
20. Stephen Sizer, "Christian Zionism: The New Heresy that Undermines Middle East Peace," Middle East Monitor, August 1, 2013,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articles/guestwriters/6743-christian-zionism-the-new-heresy-that-undermines-middle-east-peace>.
21. March 9, 2014, <https://twitter.com/stephensizer/status/442722828044210176>.
22. Brian McLaren, "Four Points Toward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Sojourners magazine, April 16, 2009.
23. An Open Letter to Evangelicals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The People of God, the Land of Israel, and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Gospel, initiated by Knox Theological Seminar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famericansknew.org/cur_sit/wdoor.html.
24. Amiel Hirsch, "SodaStream and Scarlett Johansson: Three Comments," HuffPost's The Blog, February 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rabbi-amiel-hirsch/sodastream-and-scarlettj_b_4759810.html.
- 25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author. Used with permission.

14. 猶太人的回歸他們的土地的預言

1. David Baron, *Zechariah: A Commentary on His Visions and Prophecies* (Grand Rapids: Kregel, 2001), 492.
2. David Baron, *The Jewish Problem: Its Solution or Israel's Present and Future*, 4th ed.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891), 18.
3. *Ibid.*
4. Nathaniel West, *Studies in Eschatology: The Thousand Years in Both Testaments* (Fincastle, CA: Scripture Truth, 1890), 9.
5. J. C. Ryle, *Prophecy* (Reading, UK: Cox and Wyman Ltd. 1991), 8; reprint of *Coming Events and Present Dutie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76.
6. *Ibid.*, 213 – 14.
7. Septimus Sears, *The Things Which Shall Be Hereafter, or God's Testimony about the Future, Gathered from the Holy Scriptures*, 4th ed. (London: Sovereign Grace Advent Testimony, 1963), 17.
8. Charles Spurgeon, "The Restoration and Conversion of the Jews," a sermon preached June 16, 186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purgeongems.org/vols10-12/chs582.pdf>; emphasis added.
9. Spurgeon, "The Church of Christ," *The New Park Street Pulpit*, 6 vols. (London: Passmore and Alabaster, 1856 – 61; repr., Grand Rapids: Baker, 1990).
10. Spurgeon, "The Leafless Tree," *The New Park Street Pulpit*, 3:114.
11. Adolph Saphir, *Christ and Israel*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1911; repr., Jerusalem: Keren Ahvah Meshihit, 2001), 170.
12. *Ibid.*, 168 – 69.
13. Cf. David Baron's comment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Saphir, *Christ and Israel*, xii.
14. Horatius Bonar, "The Jew," *Quarterly Journal of Prophecy* (July 1870): 209 – 11, quoted in Barry E. Horner, *Future Israel: Why Christian Anti-Judaism Must Be Challenged*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07), 10; emphasis added. For a much fuller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s addressed in this chapter, Horner's book is absolutely the best work available on the subject and is highly recommended as an indispensable resource.
15. Samuel Prideaux Tregelles, *Tregelles on Daniel: Remarks on the Prophetic Visions in the Book of Daniel* (London: Sovereign Grace Advent Testimony, 1852; repr., Eugene, OR: Wipf & Stock, 2007), 87. Citations are to the Wipf & Stock edition.
16. Jonathan Edwards, *Works. A History the Work Redemption*. vol. 9. ed. John E Wil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69.
17. "Sir Isaac Newton predicted world would end in 2060 AD," *OpenTheWord.org*, October 16, 2010, <http://opentheword.org/2013/10/16/sir-isaac-newton-predicted-world-would-end-in-2060-ad/>.
18. Wilhelmus à Brakel, *The Christian's Reasonable Service*, vol. 4, tran. Bartel Elshout, ed. Joel R. Beeke, (Grand Rapids,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1992), 530, 531.
19. Baron, *The Jewish Problem*, 16.
20.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Volume XIV, *The Twelve Prophets*, General Editor Thomas Oden, (Intervarsity Press, Downers Grove, 2003), 166.
21. David Baron, *The Jewish Problem, Its Solution*, 4th edition, (Morgan and Scott, London, 1891), 15 – 16.
22. Dr. Walter C. Kaiser Jr. (President Emeritus; Colman M. Mockle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tus of Old Testament and Old Testament Ethics at Gordon Conwell),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ly 2013.

15. 撒旦對猶太人成就的憤怒

1. For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Ezekiel 38 – 39, see my book *Mideast Beast: The Scriptural Case for an Islamic Antichrist*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2).
2. *The New Unger's Bible Dictionary* (Chicago: Moody, 1988), 1028.
3.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Bible Word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9), 502.
4. JTA, "Major Islam conference said mired by anti-Semitism," *Times of Israel*, April 25,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major-islam-conference-said-mired-by-anti-semitism/>.

16. 雅各遭難

1. Merrill C. Tenney,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Volume Four*,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4), 672.
2.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usebius Pamphilus, Bishop of Caesarea*,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4), 75.

17. 潘霍華、布姆，以及列國之審判

1. Samuel Clough, "Who are the 'Least of These My Brethren?'" <http://samuelclough.com/1109/who-are-the-least-of-these-my-brethren/>; accessed July 21, 2014.
2. Geoffrey B. Kelly and F. Burton Nelson, eds., *A Testament to Freedom: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Dietrich Bonhoeffer*, rev. sub. ed. (New York: HarperOne, 2009), 132.
3. *The Bethel Confession of 1933*, in *Dietrich Bonhoeffer Works*, vol. 12, Berlin 1932 – 1933, ed. Carsten Nicolaisen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9), 418.
4. 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A Biography*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0), 927.
5. Samuel Clough,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author.
6. Personal interview. Used with permission.

